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819578

240
K8

內詳陳國教之弊害

大光破暗集

香港大光報印行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登記號碼	6973
類碼	2404 / R8
	34年 11月 32日
去	羅斯文庫
借	金

大光破暗集序一

破甕之下。蟲豸族居。偶揭視。蠕蠕奔避。負甲者努目據穴口。如臨大敵。噫。是暗居者。胡恨光耶。讀聖約翰作不善者惡光。不欲就光。恐所行見責之言。吾得而喻處暗之人類矣。顧暗中目無所司。久之勢且變。瑞士古洞之瞽魚。視官用失。遇事盲從。又安在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善惡易位。榮辱不分哉。夫瞽者之辨象。撫耳則謂扇。捫尾則稱鞭。摩腿則呼柱。復各附會以神其說。豈象體果如瞽者所定之扇。之鞭。之柱歟。明眼人早嗤其妄矣。聞嘗竊嘆吾國人之嫉視福音。蔑棄真理。舉凡教會事業。靡不肆志譏彈掎擊。興教育。嘗祇爲用夏變夷矣。倡慈善。嘗毀爲沽名釣譽矣。謗傳道爲滅亡家國。誹奉教爲擯絕祖先。究之事事失真。毫無價值。豈斯人喪盡天良。絕無公道。如此其極耶。非也。慣處暗中。乍覩旭日。刺目不能自安。因惡而恨。而怒。而叫囂耳。吾國何不幸多此人。滋可痛也。大光報出世之五年春初。香港某機關報。嘗逞其甲蟲努目之狀。瞽者辨象之詞。力斥吾教。時家亦鏡君司大光週刊筆政。未出版。因先陸續登載衛

大光破暗集序

一一

道之明辨文章於日刊。雖莊諧并舉。皆所以闡揚眞理。糾正愚蒙。初無意氣存其間。稿脫。遐邇傳誦。而是非眞僞立判。因同志屬付梓。亦鏡謂僕嘗廁該報董事。命序弁書首。俾閱者知此書。純發基督教之輝光。洞照暗黑。令處暗者知所適從。意至善也。僕雖不文。而義無可諉。因率書應之。

民國六年冬至日張祝齡序于道濟會堂

大光破暗序二

玄黃初剖。淵面晦冥。主曰有光。暗霾斯闢。生真光普照之世。相與馳思於氤氳互綜浮沈交錯以前。巨光不造。漫漫長夜耳。臥盱起于之倫。雖才擅旋乾。哲推贊化。不至如邃洞之魚。與物穆以終古者幾希。雖然。主曰有光。黑暗以破。而凝旒以墮明。監腦以絀智者。即植闔陽吐麗。天衢澄氛。竟爲之谷入陰幽。逞摸壁之冥思。排重輪之朝景。此則九陽自絕。咫尺見自封。悵悵者所以動人憐也。丁巳歲。鄙人與亦鏡張先生。同主香港大光日報筆政。而某報出世。適值其時。該報書發宣言。志同仇教。拾排外之餘屑。倚罵座爲招徠。蟲效應聲。心傳謬託。解不求甚。耳食徒矜。雖仰唾穹蒼。無傷皎日。而妄蜚謠詠。實害人心。倘使任肆瞽談。莫爲迷指。於吾主普救世人之訓。固非善體。而置妄人於何難。律以輕世肆志。似亦難辭。張先生本愛人以德之誠。奮引暗就光之力。闢邪繩謬。語糾無稽。牖闇覺蒙。教施不靳。出邵子本原之學。顯吳澄淵海之觀。燦五經之紛綸。正羣言之淆亂。折五鹿之角。朱博士學海何慚。攻三闕之疵。鄭康成

大光破暗集序

四

經神共仰。偉論所發。纖翳畢消。既摧撒但之鋒。遂偃靈台之伯。同人等
僉以膚功迅奏。實爲主榮。宜紀始末。以彰盛績。爰請張先生總搜筆戰各
文。彙集付梓。顏曰大光破暗集。蓋亦以明救主真光。照耀今古。榮光所
暨。世界固無不可破除之頑暗耳。先哲有言。欲彰天道。必藉人師。斯集
之出。天道彰矣。彼暗昧不明者。其亦師資善取。知所以求末光之附歟。

主曆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十二月高要黎文錦謹序

大光週刊筆戰文原序

香港有某報（即國是報）者。孔教會之機關報也。出世於民國六年二月之八號。以爭定國教排斥外教爲宗旨。其第一日之發刊詞收處。即引孟子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語。爲其趨向之標準。第二日之宣言書。則愈益明目張膽。大放厥詞。至醜詆信耶穌之人爲衰亡分子。醜詆傳耶穌教入中國之外人。是故欲以亡猶太者亡中國。我欲救此危殆之中國。應亟從根本解決。彰明孔教。使外教不可得而入。港教會閱之大憤。時大光週刊已定陰歷二月第一個禮拜出版。正着手籌備。同人忽出某報此宣言書相示。囑即日爲文登大光報駁斥。余思筆戰端啓。非三數日可能罷休。且今日（二月九號陰歷正月十八日）已是陰歷正月第二個禮拜之第五日。去二月第一個禮拜。僅半個月。偷戰事延長時日。週刊豈不要愆期出版。以是却之。同人曰。權害取輕。權利取重。週刊雖要。而就目前比較上評斷。實駁斥某報之狂妄。尤要於使週刊出版之不愆期。余不能却。即於其夜抉摘某報宣言書謬點。逐層批駁。此文發表。渠次號即易人撰一圓滑論說。圖息爭端。意亦良善。無如其續出一國教平議。頭目已。手足人。又絕對不平。且其

所根據。總不外康門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之說。余乃不得不再撰一信教自由非廢孔及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不足爲國孔教之論据文以曉之。至是而彼報遂弄出一三代大同腥豎場與余筆戰。自此腥出現。而余之資料因日以多。雖曰駁論。實無一而非噓作。今戰務已雙方報罷。將月來筆戰文字。彙爲一編。亦可以作基督教會報與孔教會報第一次劇戰之唯一重要紀念品。而先登本刊。俾閱者獲知本刊愆期出版之所由。且各省教會購閱本刊之大光報者絕少。週刊則價廉銷易。可無遠弗屆。編登此件。在少數曾閱大光報者視之。雖似已舊。而在大多數未獲閱大光報者。見所未見。匪惟不嫌舊。且將寶之作中國有教會以來之第一新聞觀矣。故余未彙刊成冊。先按期挨登本刊。至雙方之孰勝利。孰失敗。及三代大同腥之所以名三代大同腥。閱者循序閱去。自當有吃吃笑不休者。序文不預告。平樂張文開亦鏡氏自序時一九一七年中華民國六年三月二十一號大光週刊第一號出版日。

大光破暗集

集內文。係余前在大光報與本港國是報辯論之作。經輯錄大光週刊。題曰筆戰文編。今校刊成書。而更其名曰大光破暗集者。一、欲以紀念本書所自出之場所。蓋大光報係港中基督教熱心分子所組織。其名以大光。即取聖經處暗之民。獲見大光之義。今本集主要諸件。或曝排外教之惡。或糾定國教之謬。皆極與大光所取義有合。冠以報名。即所以敬示弗忘也。一、不欲以不武事言戰勝。筆戰開始。港中教會。有視爲要圖者。有極不以爲然者。其視爲要圖者。曰、彼排教宣言。如彼狂悖。吾非有大光報以爲之喉舌。教會其殆矣。其極不以爲然者。曰、菱花何人。澄父何人。既（一）一出筆便辱孔辱己并辱國。（二）又一登場便鬧出三代大同笑話。是豈足與之言戰者。連四十二牛的克虜伯巨礮。以與尙挾弓矢刀矛爲戰具之未開化人決勝負。吾實見其不知自重也。兩方言論。各走極端。吾既不能兩從。亦惟有接續做去。以至於可止而後止。職是之故。此書之成。不沿用大光週刊筆戰文編名。而改以今名。亦曰是役。吾但以耶穌基督之大光。破除其黑暗。俾亦同獲見此大光。而不再黑暗。

而已。不是與戰也。且并願菱花澄父輩。各以此爲破去己黑暗之天賜良機。而各作昨死今生觀。以同趨於得救一途焉。凡此皆名本書以大光破暗集之所由也。因承港中各公會聯會公決撥助印費。催促出版。爰說明其命名緣起如右。

先將彼報二月九號攻擊基督教之宣言書列后

本報宣言書

(菱花)

以舟喻國。國猶舟也。以馬喻國。國猶馬也。舟行大海之中。怒濤怪浪。奔騰激湍。幾於覆沒矣。舵師宜依據方向。鼓輪直前。以冀認登彼岸。馬走懸崖之上。伏荆蹲石。嗟峨突兀。幾於顛蹶矣。御者宜據鞍攬轡。揚鞭厲聲。以期底止坦途。立國於大地。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其亡其亡。不可終日。政治家可不仰觀俯察。遠取近譬。以圖根本之解決乎。夫中國之爲國也。論其世系。則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迄民國。數千餘祀。論其人民。則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四萬萬。論其版圖。則二十一行省及內外蒙古青海新疆

西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承。九流百家。人材輩出。故在百年以前。巍巍乎大哉。外人不敵仰視。未有如今之任人宰割者。秉此世系。有此人民。據此版圖。加以先聖先賢。遺規具在。宜乎制人。不見制於人也。乃竟任人宰割。此何故哉。然思之思之。知其概矣。

中國之盛。莫盛於唐虞三代。其時未有佛教也。士所言者。皆先聖之言。士所行者。皆先聖之行。聖經賢傳。治術從出。如平當以禹貢治河。董仲舒以春秋決獄。王武以三百篇當諫書。是也。經傳所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燦然大備。能行其百十。小之誠意正心。大之治國平天下。綽綽然有餘裕。唐虞三代之盛。豈徒然哉。洎乎漢朝中葉。佛教入中國。士大夫絕聖棄經。相率而流入於邪道。比丘、比丘尼、優婆夷、優婆塞。奇形怪狀。不堪寓目。華嚴、天台、三論、法相各宗。相繼而起。而中國於是不振矣。輓近耶穌教更航海而來。設牧師。立教堂。新約全書。充斥坊間。無男無女。趨之若鶩。禮拜講演。聽衆似蟻。而中國於是益復不振矣。是故中國多一信外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一分。多十萬百萬信外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十萬百萬分。自

佛教來。中國衰矣。而耶教又來。中國安得而不亡。百年以來之中國。任人宰割者。卽此之由也。中國今日。危殆之像。若轉巨石於層巖。繫千鈞於一髮。非求根本之解決。胡能有瘳乎。根本之解決。彰明孔教是已。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也。

佛教印度產也。印度有之而亡。耶穌教猶太產也。猶太有之而亡。彼外人挾之以入中國者。蓋欲以亡印度猶太者亡中國而已。孔教則不然。愈彰明則國家愈臻富強。證之往籍。在在可信。何圖所謂偉人者。傀儡登場。卽興言廢孔。國家庶政。置之腦後。中國人之與禽獸異者。孔教之力也。如其廢之。其不偉人爲烏。偉人爲鵠。偉人爲猿。偉人爲猴。必不可得也。

本報同人。以孔子之道不著。而此蚩蚩之氓。必將載胥及溺。是以組織斯報。會合群賢。保障大教。若夫指論時政。評量大勢。必義正詞嚴。以定國是。

本報之駁論

詰某印刷品

(亦鏡)

原題爲斥某印刷品宣言之謬妄。曰某印刷品者。隱其報名。不欲揚其惡之意也。以本係詰體。故易以今題。

某印刷品昨刊一論說。主旨在尊孔。記者亦極贊同。無能非也。惟尊孔自有其尊孔之內部工夫。應不得出位而故意與他教挑戰。

乃一方言尊孔。一方即攻佛攻耶。一若非盡滅外入之教。而孔教便不能著見於世也者。誠一絕對可異事。不可不有以詰之。

如「輓近耶穌教更航海而來。設牧師。立教堂。新約全書。充斥坊間。無男無女。趨之若鶩。而中國于是益復不振。是故中國多一信外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一分。多十萬百萬信外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十萬百萬分。自佛教來。中國衰矣。而耶穌教又來。中國安得不亡。百年以來之中國任人宰割者。即此之由也。」一節。請問中國之任人宰割。自何時始。百年以前。中國是否亦已有任人宰割之事。如曰無。則晉之五胡。宋之遼

金。其所施於中國者。謂之爲何。其後。宋之末。變全中國而爲元。明之末。變全中國而爲清。又謂之爲何。如曰。此已是宰割。且已是全行佔領矣。何以乃以百年以來中國任人宰割事。歸獄於耶穌教之傳入。彼五胡曾傳何教入晉。遼金元曾傳何教入宋。滿清之祖宗又曾傳何教入明。而令晉時之中國。宋時之中國。明時之中國。如是其任人宰割。且任人佔領而莫之能拒哉。

况百年來蓄心謀推翻異族政府。且多半係基督教分子。人所共見。即對傳耶穌教入中國之歐美各國。有無禮於中國之事發生。亦基督徒籌抵最力。觀前者杯葛美苛例之發起人及激烈分子之爲何一社團之人。可見一斑。然則多一信耶教之人。實中國多一興國分子。多十萬百萬信耶教之人。實中國多十萬百萬興國分子。此皆有已事可據。非故作誇美之言也。雖良莠不齊。教會中亦固有不肖之徒。廁足其中。然譏刺教會收人之不慎可耳。不能一筆抹煞。但見信耶教之人。即詆爲衰亡中國之分子也。又况中國方由基督徒發起革命。奪回吾已失之中國於滿清之手。五族共治。正方興未艾。何乃曰。耶穌教又來。中國安得不亡。毋爾此印刷品是滿清宗社黨所組織。

者耶。果爾。則耶穌教之來。誠已竭其力以亡滿清。無怪爾爲是言。然滿清在中國實猶垢之在鏡。亡之正所以去中國之垢而復其光。爾應不得以已還於中國之中國。仍謂是滿清有。而視亡滿清爲亡中國也。

又如「中國今日。危殆之象。若轉鉅石於層巖。繫千鈞於一髮。非求根本之解決。胡能有瘳。根本之解決。彰明孔教是已。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也。」一節。夫中國之危殆。誠已若轉鉅石於層巖。繫千鈞於一髮。然致此究於外人所傳入之基督教何涉。吾國人誠欲此危殆之有瘳。萬衆一心。不鬧黨見。不分教派。一致以鞏固國基爲職志。豈不已是根本之解決。乃謬襲孟子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之論調。以彰明孔教者拒外教之傳人。豈此題之應有之義哉。况孔教會國教請願。曾明稱定孔教爲國教。許人民信他教以自由。今國教未定。已出此拒外教傳入之惡言。萬一既定孔教爲國教。不將爲義和團第二。盡舉全國中信基督之徒而殲之乎。又况民國成立之始。曾對外聲明。列強與滿清所立條約。仍繼續有效。今乃欲以彰明孔教故。使外教不復可得而入。請問當何以處此經聲明繼續有效之條約。毋將恃國教勢力以取銷之乎。

又如「佛教印度產也。印度有之而亡。耶穌教猶太產也。猶太有之而亡。彼外人挾之以入中國者蓋欲以亡印度猶太者亡中國而已。」一節。夫印度之亡。何嘗是亡於佛教。猶太之亡。又何嘗是亡於耶穌。茲且舍印度而專論猶太。汝某印刷品。亦知猶太之亡。在耶穌前已然乎。考耶穌降生於猶太之日。猶太民之蟄伏於羅馬異族權下。如吾人之於前清者。已六十餘年之久矣。故當其時。彼中一般愛國志士。於水深火熱之際。因企望已國有王者挺生。可以興革命之軍。抗羅馬而獨立。以光復先王大衛故物之故。見耶穌能行諸奇表異跡。并羣視之爲振興其以色列國之眞主。謀擁立之爲王。以實行種族之革命焉。獨耶穌臨世。非爲一國之王。乃爲萬王之王。非爲一國見併於異族而革命。乃爲萬國見淪於魔鬼而革命。不爲所脅耳。然在反對黨方面。如吾中國當日所謂漢奸。所謂滿奴。所謂保皇蟲者。已以是時時謀值得耶穌抗羅馬實據。爲快己私圖討好異族地矣。後耶穌果卒。以被誣犯革命嫌疑論死。實非其罪也。蓋機緣湊合。特藉是以成其捐軀救世之功耳。說詳四福音論耶穌生卒及其乘驢進京各章。班班可考。設猶太誠因有耶穌而始亡。何四福音所載。乃竟如吾右之所稱。毋汝某印刷品實

別有所本。(按梁啟超之新民叢報最好作是語。菱花之所本或在是。)謂耶穌係生在紀元前六十年猶太國尙是自主國之世。故云爾乎。不然。胡爲而以耶穌降生前事。倒置於耶穌降生之後。曰猶太因有耶穌教而亡也哉。且即以紀元後七十年。羅馬帝提多。統大軍滅猶太京耶路撒冷。力謂之亡。則此實猶太人不服羅馬官之重斂所召。益不關耶穌之生。日轉屬倍耶穌之所貽之咎。何也。耶穌嘗預指耶路撒冷告人曰。耶路撒冷乎。耶路撒冷乎。爾殺先知。石擊奉使者。我欲集爾赤子。似母鷄集雛翼下。已幾何時。惟爾不欲。爾室將爲墟矣。語在馬太福音第廿三章三十七八節。假使當日猶太民能以雛自處。而親耶穌如就母雞。其或不至有七十年後之事發生。未可知也。况其本爲已征服已百餘年之羅馬之所爲。並不得以至是始目之爲亡也乎。

且汝所謂亡。又究以何爲界說。全國沉沒乎。抑但易姓而治乎。謂全國沉沒爲國亡。則猶太國土。今固猶在。未爲所多馬蛾摩拉之續也。謂易姓而治爲國亡。則如是之亡。何止猶太。中國自有孔子以來。周易而秦。秦易而漢。漢易而魏。而晉。而南北朝。而隋。而唐。而五代。而宋。而元。

而明。而清。不知亡幾許次。何不以是歸罪孔子。而乃以猶太之亡歸罪耶穌。孔教既能保國不亡。何不保周不秦。保秦不漢。以至於保清不民國也哉。况中間如元如清。與猶太之淪於羅馬。正復相類。執汝毀外教之語例。援元清爲據。謂孔子中國產也。中國有之而亡。可乎否。

至謂外人挾耶穌教入中國。是欲以亡猶太者亡中國。請問此挾耶穌教入中國之外人。其國是否已先行耶教。何其國不自亡。而挾入中國。便要亡中國。毋汝某印刷品。已調查悉歐美各國無一國是宗耶教之國。故能保如彼強大。久而不亡。欲并吞中國。乃遣其國民僞爲亡猶太國之教之傳教士。先誘令人人皆爲衰亡分子。然後可不煩一兵。不折一矢。使中國歸已如當日猶太之歸羅馬乎。凡此皆極不可解之事。不知汝某印刷品何乃敢大書特書於汝之宣言書若此。幸有以答我。(二月十號)

篇中然則是多一信耶教之人。實中國多一興國分子。多十萬百萬信耶教之人。實中國多十萬百萬興國分子。兩中國字。均應改爲無異。

再斥某印刷品宣言之謬妄

(亦鏡)

余前論發表見尙有剩義故撰此足之

行軍貴知己知彼。爲文亦貴知己知彼。未聞有作報攻人之教。但撫拾耳食市語。於人方面。既毫無所窺。於己方面。復茫然不知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而可貿然執筆爲文以與人挑戰者。

孔教爲中國國粹之所在。我亦一極熱心保存國粹分子。極不願孔教會友。有辱孔教已并辱國之言。發現於其所著述之文字。

何居乎某印刷品以尊孔爲主旨。而所宣言。竟首先盲闢人之教。不惟盲闢人之教。并盲說己之教。

其如何盲闢人之教。余已摘詰於上。可暫置不論。而專論其盲說己之教。如曰。

夫中國之爲國也。論其世系。則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六朝、隋唐、五代、宋、元、

明、清、以迄民國。數千餘祀。論其人民。則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四萬萬。論其版圖。則二十一行省及內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承。九流百家。人材輩出。故在百年以前。巍巍乎大哉。外人不致仰視。未有如今日之任人宰割者也。

茲且勿論其數系遺晉。北朝胡虜及元清。亦視同漢族一脉相傳之世系。而無所分別。是認賊作父。又接叙漢滿蒙回藏五族於世系條下。若黃農之世。即已有如此多人民。如此廣版圖。於文法上皆屬不合。即就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承。九流百家。人材輩出。故在百年以前。巍巍乎大哉。外人不致仰視數語以觀。在作者意。必謂是自伏羲以迄清中葉。皆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承之世。其富無比。其強無比。故始綴以曰。在百年以前。巍巍乎大哉。外人不致仰視也。然則又姑勿論亂晉之五胡。是否外人。分宋之遼金。滅宋之元。是否外人。覆明之滿清。是否外人。而既曰自伏羲至百年以前。皆聖聖相承。巍巍大哉。外人不致仰視。則是數千餘祀之中國。無時無地不充塞聖人矣。乃何以下文又接曰。中國之盛。莫盛於唐虞三代。泊乎漢朝中葉。佛教入中國。士大夫絕聖。

棄經。相率而流入於邪。比丘、比丘尼、優婆夷、優婆塞。奇形怪狀。不堪寓目。華嚴、天台、三論、法相各宗。相繼而起。而中國於是不振。

夫方言自伏羲迄百年以前（即滿清中葉）中國聖聖相承。巍巍大哉。外人不敢仰視。忽曰漢朝中葉。佛教入中國。士大夫絕聖棄經。相率而入於邪道。究竟此絕聖棄經之士大夫。以何因緣而能生於正在聖聖相承極鬧熱之際之中國。使中國又強盛。又不振。既已此絕聖棄經之士大夫。能生於正在聖聖相承極鬧熱之際之中國。使中國又強盛。又不振矣。請問吾中國又究竟是否自漢朝中葉。一切讀書種子。皆已相率而流入於邪道。而爲絕聖棄經之士大夫。而竟無一個是讀孔子之書學孔子之道之人。

若然。則上一段是矛。此一段即是盾。上一段是盾。此一段即是矛。自說自駁。自堵自陷。無俟敵軍之攻入。而前徒已先自倒戈以攻其後於北矣。吾不知何以最重文最講文之中國孔教徒。爲文以攻擊人之教。而不通乃至此極。可羞也已。

且本段之收處。又明明有二語曰。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夫彰明

孰有彰明於所謂自伏羲以迄百年以前。數千餘祀。聖聖相承。巍巍大哉。外人不敢仰視之世哉。何以自伏羲以迄百年以前。孔教如彼彰明。而佛教竟得以乘無隙之隙。而長驅直入。令滿街已成爲聖人之士大夫。皆立即絕聖棄經。相率而流入於邪道。聖聖相承。變而爲比丘比丘尼相承。優婆夷優婆塞相承。國民誦習。華嚴天台三論法相各宗外。舉不復知四子六經之爲何物。此究是如何解說。

况爾此印刷品。動痛詆偉人廢孔。夫所謂爲偉人者。今日之民黨議員。非前代之士大夫也。爾既已稱漢朝中葉。佛教入中國。士大夫絕聖棄經。相率而入於邪道矣。彼今日之偉人。生於此絕聖棄經已一千九百餘年之世。中國奚尙有孔子彼等之廢。不寧惟是。即爾輩組織此印刷品之諸同志。亦已無孔之可尊。何也。爾輩不能自謂非中國人也。是中國人。則爾已自稱自漢朝中葉。佛教入中國。士大夫絕聖棄經。相率而流入於邪道。請問傳孔教之道。是否賴士大夫。既士大夫皆絕聖棄經。相率而入於邪道。爾之祖若宗或遠祖。而苟亦是士大夫。豈不亦是邪道之徒。爾之腦及骨髓。豈不已滿積邪道之遺種。而完全是一邪道之後人。既已完全是一邪道之後人。

心目中尙烏復知有孔。故曰爾輩亦已無孔之可尊。此亦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並非我造詞誣詆。今敢忠告爾組織此印刷品者。爾要言尊孔。斯言尊孔。我亦極喜歡人言尊孔。即我報亦極喜歡載孔子及歷代聖賢之徒之嘉言懿行。以增益人愛孔及保全國粹觀念。惟說理務宜持平。不得如此宣言。人已兩方。毫無所知。而一味狂吠。一味盲闕。致辱孔辱已并辱國而不自知。韓愈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况耶穌並不止墨比。而烏可逞謬見以拒之。吾知爾此印刷品之諸同志。亦同崇拜韓愈者。故敢綴是言進。

(二月十一號)

彼報之圓滑論說

我之尊孔觀

(餐霞)

同一物也。因觀察點不同。而感覺自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日一也。而愛之畏之者。異其感覺矣。夏扇當寵姬。秋扇當脫垢。扇一也。而寵之棄之者。異其感覺矣。昔莊生慨物論之不齊。謂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是非一耳。而彼此各異其詞。則信乎物論之囂囂爭鳴而未已也。抑自吾人觀之。人物所佔領之空間的位置。各有其自然之方向。與一定之地域。因方向地域之不同。而視覺感覺亦判焉大異。故在甲以爲是者。在乙或以爲非。在乙以爲非者。在甲或以爲是。是是非非。各本其傳來的至當不易之原則。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兩不相妨。子輿氏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夫既各有所當。則就甲言甲。就乙言乙。固未嘗有絲毫牴牾於其間也。知此義。乃知明定國教之無悖於信教自由。發揚孔教之絕非鄰於排斥外教。

夷攷世界之宗教。曰孔曰佛曰耶曰回。派別雖殊。教旨咸正。四教之中。雖各有其教規儀式。要其共同之點。固大有在。如孔之仁。耶之愛。佛之慈悲。用語語不同。教義如一。要皆爲吾人所當欽佩而不敢或違者也。日儒福澤諭吉曰。吾師孔子而友佛耶。學問之道。得於師者固多。得於友者亦不少。旨哉言乎。可謂善會其通者矣。故就宗教言宗教。凡教主。皆有救世救民之真意。凡教義。皆有淑身正心之效能。第自彼我之立脚點言之。則固有個人方面觀察。與國家方面觀察之兩大異點也。

就個人方面觀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凡政治上、學術上、藝術上、之優于我而有善可名者。皆足誘起吾人之信心。而奉爲楷模。固不暇計其派別門戶。與夫種界國界。如德之康德。英之奈端。言學術藝術者。類皆景仰其人與奉由其說矣。曷嘗斤斤焉以之爲德人英人而指目之也。故擇師而事。擇教而宗。每取決於個人良心上之感覺。父不能以是詔其子。兄不能以是詔其弟。見智見仁。各隨其性之所近而得之。夫豈能必其所宗所師者之必爲本國人與本國教也。此學術大同。宗教大同之說。所以喧騰於五洲。而信教自由之說。尤爲談宗教者所樂道也。就國家方面觀察。凡宅國固必有其真精神。此真精神維何。即一國固有之宗教是已。我國固有之宗教。爲世界所共認者。厥爲孔教。而孔教之發源。已遠在二千年以上。其教義所昭垂。足以範圍一國之人心。整齊一國之秩序。培植一國之元氣。彝倫因之而不斁。人紀因之而永正。故就歷史上言之。一國之盛衰興替雖迭爲循環。而此真精神所表現之色澤。則愈經興替而愈覺鮮明。往者吾國之淪於異族也累矣。顧吾民族之特性如故也。風紀如故也。彝倫雖斁而未泯也。元氣雖傷而未喪也。歲月

既更。枯槁回蘇。咄咄禹甸。我實主之。赫赫漢儀。我實修之。求諸我
國歷史中。曷嘗有永墜不振。永剝不復者哉。此無他。國亡而教未亡。
教未亡而國魂猶在故也。向使芟其固有之國教。去其固有之人倫。靡特
一蹶不振。永淪於萬劫之淵。吾知秩序既紊。元氣復喪。枝葉未害。本
實先撥。不崇朝已魚爛而亡矣。故明定國教。即所以厚植其宅國之真精
神。而表彰其民族之真色彩。爲國家自身生存計。誠有不得不出此者也。
是故。以孔教與各教較。孰優孰劣。委於個人之觀察。而國家無與焉。
惟國家咸知生存之必要。恆欲厚植其宅國之根源。而維持其現存之秩
序。斯則不得不保障其固有之國教。以表示其立國之大本大原耳。此明
定國教之所以無悖於宗教自由。而吾人本愛國熱誠。相與奉揚孔教。初
非與外教較短絮長。尤非野蠻時代排斥異教者所可同日語也。

抑記者猶有一言。願奉商於諸君子之前者。世界大同之說。既未能顯諸
事實。故國家主義。尙淪浹于各國民族之肌髓。記者縱論國教問題。亦
本此國家主義而已。願與我愛國愛教諸君共商之。(二月十一號)

按右文就個人方面觀察一段。說得極在理。亦已將其二月九號宣言書

之宗旨。完全推翻。就國家方面觀察一段。雖不免有自是及誤解國教之蔽。然彼報之立脚點實在乎是。宜其有此一番言論以自護也。故此文記者不置辯。據大光報發行所稱。二月十號早。本報「詰某印刷品」一文發表。彼報除已得交換一份外。仍專人來加購四份。蓋見其九號之宣言書。已痛受記者一大打擊。該宣言書著者。無詞駁復。故多購有記者「詰某印刷品」文於內之大光報。分求明達解圍也。觀右「我之尊孔觀」著者爲餐霞。不是撰宣言書之菱花。而終此筆戰數十日。菱花名亦竟不再見。可以概見。余既得此文。而覆閱余同日發表之「斥某印刷品宣言書之謬妄」文。尙有剩義。爰復撰「三辱解」以足之。并稱許餐霞「我之尊孔觀」一文之得當焉。（專就其個人方面一段言）

三辱解

（亦鏡）

余昨撰「斥某印刷品宣言書之謬妄」文登報。有辱孔辱已并辱國而不自知之言。而未言明何爲辱孔。何爲辱已。何爲辱國。今合補說如下。

孔子好善。人苟有善。並不分教界國界。而必就而師之。問禮老子。學琴

師囊。學官郟子。其明徵也。而該爲宣言書者。既以是孔子徒號於衆。而對於全世界歸善之耶穌基督之教。乃不惜破口辱罵。驅孔子出與之敵。令外人擬孔子無異一義和團八卦教教主。其辱孔爲何如。

孔子以不知爲不知。誨仲由。而以無不知而作自幸。乃該爲宣言書者則一味強不知以爲知。一味無知而妄作。說三而不合者不止二。竟亦敢出頭露面。在印刷事業上向筆墨討生活。長留污點以貽天下笑。其辱已爲如何。

中國爲孔教之國。孔教徒言論即不啻全中國輿論之代表。而該爲宣言書者。竟以如彼之思想。如彼之見解。如彼之筆墨。出而撰代表全中國輿論之文字。登於其所謂爲國教之言論機關。仇洋滅教。躍躍紙上。令人疑孔教徒分子即無異義和團分子。全國皆孔教徒。即不啻全國皆義和團。黑暗野蠻。全世界無與比。其辱國爲何如。

夫孔豈可辱。已豈可辱。國又豈可辱。乃人不來辱。而已偏自爲文以大辱而特辱。雖彼爲此宣言書者之個人自取辱不足惜。吾爲我所愛之孔子哭。吾愈爲我所欲富所欲強所欲文明之中國哭矣。幸也有所謂我之尊孔觀一文。謏出以正其失。不然。孔子與中國之被辱。豈有窮期哉。(三月十四號)

(而孰知爲我之尊孔觀文者之第二篇出則大不然)

爲我之尊孔觀文者之第二篇

國教問題平議

(餐霞)

此文於孔教外各教。但提佛回。不提耶穌。其趨避之術亦殊工。然大同三世之說。頭目手足之喻。根據膚薄。語帶含射。又殊非能爲我之尊孔觀文之人所應爲。故記者雖不得已辭而闕之。而終爲該著者惜也。茲先錄其原文於左。閱者請注意加「」字句。

自憲法問題發生後。國教問題。爭辯逾數月矣。反對國教之新偉人。狼奔豕突。亦已畢試其黔驢之技矣。綜其反對之論据。一謂孔教所言。不適於共和。保障共和。廢孔爲便。一謂五族共和。已成一體。『蒙藏新疆。偏宗佛回。』僅崇一教。曷昭大公。不均不平。易召分裂。不立國教。庶其有豸。此二說爲反對聲中之最有力者。竊謂前者諛辭也。後者遁辭也。請爲最簡易之說以破之。

謂孔教不適於共和政體。『非優倡門子。不事詩書者。不敢爲此。』六經

爲孔子手定之書。雖稍涉羣經。尙難全窺尼山面目。計六經中之最古者。爲易經。易之爲書也。其取象過繁。其推類至廣。後世註釋家。往往以五爲君象。實則變動不居。夫婦也。朋友也。皆視諸此矣。綜觀一部易說中。專言君政者。有幾許文句哉。自餘諸經。尙書記言。春秋記事。本屬史裁。義當直書。風詩採自列國。上至邦國軼事。下至閨房兒女。無不畢備。事在言中。意在言外。喜以致美。怨以致戒。準諸今日史例。殆社會史也。三禮之中。儀禮、禮制也。周禮、官制也。曲禮雖未純。而所言亦多官制。（如王制禮制）而周禮所記。尤多與今日行政法之編纂相類。準諸近世史例。殆卽有周一代之文明史也。近儒章實齋。謂六經皆史。學者躋之。良以易掌於太史。詩存乎國史。尙書爲記言之左史。春秋爲記事之右史。而三禮之爲史。則尤顯而易見。不煩言而自明者。夫惟六經皆史。則叙述一王之法。以昭勸戒。究論當世之事。以明善惡。筆削百國之書。以定是非。義有當然。無足異者。故六經之中。有直叙其事以致意。推論其理以作則者。如散見于六經中之君政臣節。與其他上下等之類。此聖人之所作之六經。僅據一時之事。以教一

時之天下者也。有自著微言以垂訓。特標至義以示鵠者。如「禮運大同之說」春秋張三世之說。」與夫六經所言誠意正心之精義。淑身淑世之大猷。此聖人所作之六經。離事言理。推論至極。以教萬世之天下者也。烏得襲取六經中叙述當時君政之言。以爲我孔子詬病哉。不寧惟是。尙書爲吾國最初言政之書。「刪書斷自唐虞。此吾夫子之微意也。」不然。唐虞以前諸書具在。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在春秋時。左史倚相尙能讀之。其非散軼難稽。已可概見。而吾夫子無取焉。爲其非「到治之先河。」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尤爲萬流共仰之治軌。孔子於我國最初言政之書。不冠以三皇時代叙述君政之載籍。而斷自「選賢舉能天下爲公之唐虞。」此其垂詔後世之精意。可想見矣。會謂孔教所言。不適於共和政體也哉。特恐貌言共和之新偉人。選邪舉乖。不克舉共和之實。以上負吾夫子垂教之至意耳。蚩蚩撼大樹。堪笑不自量。「耳食之徒。一索立竭。」吾又何校焉。

謂明定國教。易召分裂。此明知孔教之無可非譏。而又惡其不利于己。則且爲危詞以懼人者之所爲也。何以明其然耶。彼謂五族共和。已成一

體。不宜專崇一教。致兆分裂。『吾且即軀體爲喻。一人之身。頭目手足備焉。既不能強頭目與手足競長。尤不能強手足與頭目競大。今明定孔教爲國教。復加以信教自由之條文。直正其頭目以安其手足之謂耳。非養其頭目而斷其手足之謂也。』質言之。相對的以孔教爲國教。非絕對的不使他教生存之謂也。况憲法上。保障各教徒之權利。一視同仁。固無畸輕畸重於其間也哉。而顧斤斤焉懼其分裂。非愚則妄也。且徵諸往事。而愈知其非矣。蒙藏新疆之隸於我也。自前清然矣。彼其時。固無憲法問題之可言。更無國教問題之可爭。然其登庸士夫也。惟論法孔子是問。其彙纂七經也。惟發揚孔教是圖。雖未刊諸法典。定爲國教。而於教主之尊崇。教徒之權利。視今日明定孔教爲國教。已遠過之矣。曷嘗見『蒙藏之佛。新疆之回。』羣起而攻之也哉。藉謂此特專制時代陳迹。有戾於共和政體之精神。則於憲法中。規定教徒互享同一之權利。不使有絲毫軒輊于其間。俾各適其適。已悉符平等自由之原則矣。至謂明定國教。有戾於信教自由。則記者已著論及之。無足辯者。若夫孔教不言利。諸偉人則惟利是圖。孔教言羣不言黨。而諸偉人則植黨營私。

○孔教言和不言同。○諸偉人則黨同伐異。○禹鼎鑄怪。○魑魅畢見。○宜乎諸偉人之必欲擠而去之也。○斯則非記者所敢知也。○果爾。○則子輿氏謂諸侯惡其不利于己也。○而皆去其藉。○記者亦大書特書曰。○諸偉人惡其不利于己也。○而自去其教。○嗚呼。○今日之偉人。○嗚呼。○今日之國是。○（二月十四號）

彼報與右論同日發表之寓言

觀奕記

（大聲）

昨日（二月十一號）爲中華民國南北統一之日。○各界停業慶祝。○記者乘停工之暇。○無須埋頭雪案。○搜索枯腸。○正如兒時讀書。○得蒙塾師放假。○心之愉快。○自無待言。○遂造吾友之廬。○作暢談計。○比至。○友方據案與客奕。○友迎余。○欲止矣。○客方興酣。○執不許。○友與我寒暄畢。○客非余之素識也。○因與之通名姓。○而客復催友入局。○余恐敗人清興。○謂友曰。○僕獨居無侶。○是以過從。○祇索閒談。○却無要務。○以僕之故。○局弗得終。○何以爲情矣。○君等盍入局。○僕作旁觀派。○亦得一領略高着也。○兩人乃更奕。○余自旁觀之。○吾友之局危矣。○余略指點一二著。○友遂反敗爲勝。○友亟稱余

能。而客之心弗善矣。局再整。客先言曰。此局須定規約。舉手不得回。非局中人不得饒舌也。雖非明言。客蓋讓余矣。夫豈不知之。局未半。友復危。稍差一着。即敗矣。至是余不能復隱。更示其一着。吾友得機而進。而客果北。友之技。本遜於客。今爲所勝。心滋不平。指友而數之曰。君敗規約。雖勝不能承也。又強使再奕。友疲矣。不之許。客乃大憤。暴跳益劇。余睹斯狀。乃諷客曰。今茲之役。非以博彩。祇消閒耳。值得如許認真。不幾令人齒冷。客聞之。滋不懌。必與我角。辭弗獲已。遂與入局。始欲下之。以平其氣。繼思此等小氣之人。必挫之。以誠其後。與奕。勝之。三局客皆北。客不休。仍強余。余笑謂之曰。三戰三北。君之技。止此矣。心猶不服。不羞死乎。客謂吾諷彼也。咆哮不休。幾至用武。後得多人勸解。其事始已。天下之事。其性躁量隘者。豈客一人乎哉。奕其小焉者耳。操此術也。亦可以觀人矣。

按文內所謂客。殆暗指記者。友、則其爲二月九號宣言書之菱花也。友反敗爲勝。指十二號餐霞我之尊孔觀言。客之心弗善。局再整。蓋謂余再斥其宣言書之謬妄。更示其一着。吾友得機而進。殆即指右所錄國教問題平議。餘則俱屬逆料之詞矣。

論信教自由非廢孔

(亦鏡)

上所錄彼報「國教問題平議」。內有「反對國教之新偉人。謂保障共和廢孔爲便」語。又有「今明定孔教爲國教。復加以信教自由之條文。直正其頭目以安其手足之謂」語。余維信教自由與明定國教實絕對不相容。國有國教制。人民必不能得信教之自由。且國教亦並非所以保全其所定爲國教之教。不於羣教中定一教爲國教。而聽人民信教自由。亦並非廢其所欲定而不獲定之一教。此義彼爲國教問題平議著者全未參透。故特撰爲論信教自由非廢孔文以曉之。

信教自由。其權在我。我要尊孔。誰能廢孔。
不國孔教。即所以予人以信孔之自由也。一收爲國有。則教權在政府。而非人民之得而自由信仰矣。

不觀之美乎。美之人多自歐遷往。爲遠國教也。其遠國教。非謂政府所定之國教是一教。渠輩之所信又另是一教。如我國孔之與耶或與佛與回之不同也。彼此皆耶教。既國其耶教。以政令一人之信仰。深研教理者。知是

大有礙於其良心上之自由。欲脫離其關係。而別設民教會以自行禮拜也。以是之故。遂大召政府之干涉。而不能安處於其國。乃不得不避地以遠禍。既聚族美境。成爲邦國。鑑於故國有國教之失。遂相戒不可再以政行教。復活國教制。令會中人信教之不自由。而政教分離之局以創。

久而久之。又以耶穌有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爲大當爲役。爲首當爲僕之訓。復製造成十三州獨立後之民主之國。而不得定耶教爲國教。以礙人信仰之自由。益衆口一詞。明著於憲法。而莫敢稍有異議。

右散見於英國史以利沙伯紀。惹迷斯第一紀。查爾斯第一紀。及教會史隨筆。與勞遮威廉傳等書。爲信教自由及民主制之所從出。爲今國教爭。主張反對兩方面人所未及知。其彼此爭持數年。一謂民國係孔教造成。應定之爲國教。一謂孔教主張帝制。不適用於民國。不應定之爲國教。均瞎鬧也。美之民主制。既純然係基督徒用耶穌訓製造而成。豈不應早定耶教爲國教。而乃反擯之於憲法之外。一取而反鏡。吾中國今日兩方所爭持之論。据之皆無價值可知矣。蓋惟信已教自由。乃能長保已教而不廢。非謂定之爲國教。便是廢其教也。寄教於法令。而非寄教於人心。具形式而無精神。

。法令上有教。人心上無教。不廢猶廢也。

前者斐洲某國王。以己已信教。下令其國民。亦務取同一之信仰。國民咸翕然從風。禮拜日必相率詣堂聽講。全國一致。表面上似已普及矣。亦似已定耶教爲國教矣。而豈知一叩以衆之所信。則咸不知耶教爲何物。蓋徒懼違令獲罪。而非同由一已研窮而得者之知納其道於心也。信教自由。則各務精心求道。并各負傳道責任。集合團體。以求從內部展拓。鞏固其基礎。膨脹其勢力。無幾微仰賴政府心。亦絕對不許政府以政權協助我進行。而進行乃愈能周流而無滯。美國今日之耶教之如彼其發達。卽其明效。噫。人之不定耶教爲國教。專注重信耶教以自由。其耶教既能益因之而不廢若是。而吾中國之不定孔教爲國教。專注重信孔教以自由。吾國之孔教又豈有反因之而卽廢之理。誠因懼其廢而務求定之爲國教。則是孔教徒之皆無脊骨。皆不知尊重其一己之自由也。吾爲此孔教徒羞矣。

乃或者猶執禮運大同說。春秋張三世說。爲孔子宜爲今日民主國國教主根據。嗚呼。是何其弗思之甚也。茲且勿論美國民主國。明明係耶穌徒用耶

穌訓造成。且不肯定耶教爲國教。吾附會禮運大同春秋三世說。歸功今日中國能成民主國於孔子。務定孔爲國教主。以酬其勛。是與美成反比例。即其如此之附會。亦徒拾康梁之牙慧。而非曾自行精究禮記精究春秋公羊學者之所敢出矣。吾將撰一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說以正其失。茲且止於是而不贅。(二月十六號)

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說

(爲駁彼報之國教問題平議而作)

(亦鏡)

(緊接論信教自由非廢孔篇後)

禮運大同。實孔子一段論古文字。(初稿作孔子之史論)非孔子之預言。觀其於是謂大同句下。接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云云。是謂小康等語。可以概見。夫使孔子言大同。而係注意於清宣統三年後。中國將成爲民主之國。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特預言以爲將來五族共戴之國教教主之預備。應於大道既隱段收句。是謂小康下續一筆曰。雖然。二千四百六十年後。將必復見此大道於中國。吾之徒至時必獨見尊貴。五族各教。必咸認我

頭目。而自居於足手之列。方足援之爲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據也。今乃無之。但慨歎大道既隱。不可復見。公大下降而爲家天下。五帝降而爲六君子。大同降而爲小康。且并謂不惟大同不可復見。即小康亦不可復見。如其首一段開端處之言曰。仲尼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穎達正義曰。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世。三代之英、謂夏商周三代之英主。丘未之逮、謂孔子自恨其生於周末、不及見上代盛事。而有志焉、謂尙幸有上代之志書遺留。俾我獲覽古志書。而知古有所謂大同及小康之世。照此詮說。且不得謂是論古文字。而但是其讀書之劄記而已。請問執孔子讀書之劄記。又其已慨嘆祇能見之於志書。不復能見之於現世者。何得據之爲今政體之預言。而苦苦要歸此造成今政體之功於孔子。爲求定孔教爲國教之張本哉。夫其刪書斷自唐虞。曷若其作春秋之始。自平王之要。昔者呂祖謙論周鄭交惡。謂天子諸侯並列。大亂君臣之分。爲孔子之所憂。即爲春秋之所托始。孔教徒何不執是謀再活帝制。以昌明孔聖人春秋之教。使一般推倒已所保之滿清皇及袁皇之亂臣賊子。皆知有所懼。而不敢再倡其無

君之邪說。何乃於其所素目爲亂臣賊子之偉人之既得志之後。又別引一說。絕與今日之事實無關者。強爲附會。謂此一般照春秋例應目之爲亂臣賊子者之得志。亦皆是孔教之功。噫、異哉。能保皇是孔教之功。能倒皇又是孔教之功。復活帝制。有孔訓可引。以歸榮孔教。復活民國。又有孔訓可引。以歸榮孔教。使孔子之爲人。而誠若是。是天下至無信至反覆無常者。莫孔子若矣。而豈其然。况又即以大同而論。昔者堯舜之世之選賢與能。亦各因其子之不賢不能。乃不得不公其帝位於世之賢者能者耳。倘堯之丹朱。舜之商均。而概能如禹之啟。即唐虞亦已是家天下之局。尙烏從有天下爲公一段故事。以供孔子讀志書之劄記也哉。而又何得以此等偶然論古文字。爲孔教之特色哉。此援禮運大同說爲國孔教之論据之不合也。

(附注)大道之行至而有志焉數語。集說志字作心志解。大全謂大道之行。言君道無爲。三代之英。言臣道有爲。歸重在三代上。丘未之逮。兼上二句。見無爲之治不可復。而三代之英有可爲。正是答所以嘆之意。又集說引梁王氏語。以五帝之世爲大同。有老氏意。非儒者語。照是則禮運所言之大同。益不足爲孔道重矣。(二月十七號)

春秋張三世。創自何休。公羊學。孔子實無是說。即公羊亦無是說。夫何休之創爲是說也。以春秋紀事。近詳而遠略。依公羊。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三語。而第之爲三世。以推論其所以有如此之異之故也。

夫公羊氏之傳春秋。又何爲而有此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之言哉。緣其見春秋紀公子益師卒。不明書卒日。公子益師者。魯隱公時之大夫也。大夫卒固常有書日者。此獨不日。毋以其是隱公時代之事。可姑從略乎。於是遂徑下斷語曰。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聞傳異辭。

而何休之據是而第之爲三世也。因即曰。所見者。謂孔子已與父時事。昭定哀三公之世是也。所聞者。謂孔子之祖時事。文宣成襄四公之世是也。所傳聞者。謂孔子之高祖曾祖時事。隱桓莊閔僖五公之世是也。於是遂區昭定哀三公之世爲孔子之所見世。文宣成襄四公之世爲孔子之所聞世。隱桓莊閔僖五公之世爲孔子之所傳聞世。此卽所謂春秋張三世。

請問閱者諸君。孔子之如是區別其春秋十二公爲三世。以爲其紀事詳畧之分界。究與吾中國今日成民主國之事何涉。而可援以爲宜定孔教爲國教之

論據 8

或曰。彼等所謂之三世。蓋謂「據亂」「升平」「太平」之三世。非但取其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三種之分別而已也。曰。若此。則彼等實尙未夢見有羊公學。因公羊學實無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名詞。雖其有「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蟲蝸。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等語。亦祇曰。春秋對所傳聞世。宜著據亂義。對所聞世。宜著升平義。對所見世。宜著太平義而已。不能即以義代世。曰所傳聞世爲據亂世。所聞者爲升平世。所見世爲太平世也。况何休明明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並無據亂字可以與升平太平並列爲三世。何得擅改易古人文字句。別造一名詞以完己之說。而爲此斷趾適履之言乎 8

又况何休自序其公羊學有曰。「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解曰。孔子本獲麟之後。而作春秋。公取十二。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是全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只是「據亂」一世。以何休之矛

陷何休之盾。而文宣成襄之世爲升平世。昭定哀之世爲太平世之說。已不能自存。何乃移其序中句舉全春秋之「據亂」二字於此所傳聞異辭句之注解之下。換去其「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八字。公然與所謂所聞世之升平。所見世之太平。並稱之爲三世。孔教徒中而有如是讀孔教書之人。真堪令全世界人氣煞。

茲又不論其據亂升平太平並稱。有如右之各種誤點。又並不論其此說是何休說。非公羊說。更非孔子說。與孔子絕對無關。就以其無誤。又實實是孔子之言而論。亦以隱桓莊閔僖之世是據亂。孔子始言其據亂。文宣成襄之世是升平。孔子始言其升平。昭定哀之世是太平。孔子始言其太平。非孔子生十二公前。預言魯自平王東遷後。先有據亂一世。至隱桓莊閔僖時。而確現據亂之世。次有升平一世。至文宣成襄時。而確現升平之世。又次有太平一世。至昭定哀時。而確現太平之世。而可以標春秋張三世語。爲孔教之特色也。又就令非預言亦可作預言論。則據亂預言。不過至僖公止。升平預言。不過至襄公止。太平預言。不過至哀公止。與今日之民國何與。而謂宜歸功於孔子之春秋張三世。

或曰。不若是言也。據亂升平雖有止時。太平則實無止時也。今日之民國。即由昭定哀繼續傳來之太平盛治也。既是由昭定哀繼續傳來之太平盛治。亦即是驗孔子春秋張三世之預言也。故曰今日之民國。宜定孔教爲國教也。

曰。若是。則又必須謂中國自魯之昭定哀之世。己是大同。一直歷秦漢以至於由滿洲人主之清。二千四百餘年。大同不斷。方說得去也。何也。前者陳煥章等請願定孔教爲國教之呈文。曾有如下之數語曰。姬周之末。百家競起。於先王之道。稍有異同。而孔子生於其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制法分爲三世。據亂世升平世爲小康。太平世爲大同。夫既曰太平世爲大同。豈不應即大同魯之昭定哀之太平世。并即由魯之昭定哀起。一直大同至清之宣統末而未嘗止哉。而又何必劃宣統前爲君主專制政體。至民國成立。乃爲應孔子春秋張三世之言。還質之爲此言之孔教會諸君。當亦必自笑其出言之毫無思想也。况乎春秋張三世既並非孔子之言。又並非公羊之言。且並非純粹何休之言。夫何足據爲典要。而津津樂道至此。此以春秋張三世爲國孔教之論據之不合也。(二月十九號)

國教餘談

(亦鏡)

(即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之結論)

夫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之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既如余前篇之所言。則孔教之不應定爲今日中華民國之國教。夫豈尙待贅論。况乎國教之制。爲古代專制帝霸據教權之行爲。歐陸諸邦。向無以人民而請願其國會。定耶教爲國教者。惟反對政府國其教。及因反對政府國其教故。而獲罪以至於被逐被戮。則常常有之。歐陸各國史具在。可覆按也。乃我中國孔教會諸君。徒震於歐陸有國教之制。不求端。不訊末。謂國教者。國是也。竟貿然以歐人所萬不肯爲之事。視之爲立國一絕對要圖。聯羣以請定孔教爲國教。疊干已政府。已大足騰竿萬國。而又附會此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說。以爲之論據。謂人之反對我請定孔教爲國教。特不讀我孔教書。不知我孔教之有如此一番緊要言論。足爲言中國今日之民主國是孔教造成之憑據耳。亦既知之。更孰敢出而非議。以妨碍我請定孔教爲國教之進行也哉。孰知其輕量人不讀孔教書。而不自知其自己之不讀孔教書乃愈甚。禮運大

同春秋張三世之正解。並不是如伊等之所擬。一經余揭破。已依據全失。其黔驢之技乃止此。亦可憐矣。况更不論此二說之不足爲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據。今日之中國之成爲中華民國亦絕對與此二說無關。就令其誠爲今中國民主制之所從出。此二說之醞釀成今中華民國。亦誠與基督教馬太十章、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爲大富爲役、爲首當爲僕之訓、醞釀成美之民主國無殊。則彼美之既不援是爲定其耶教爲國教之據。且反著爲令永遠不得有國教。以碍人信仰之自由。何我中國孔教徒乃要故反其所爲。以創此貽笑全世之新例。况更以頭目自居。喻人爲手足。謂譬如軀體。頭目手足備焉。不能強頭目與手足競長。亦不能強手足與頭目競大。今明定孔教爲國教。復加以信教自由之條文。直正其頭目以安其手足之謂耳。非養其頭目而斷其手足之謂也。噫。此豈尙是有道理之言哉。夫軀體之喻。專就民國漢族一部分即中國十八省及十八省內儒教之徒。無宗派與漢學派宋學派言之。乃當耳。以孔子誠孔教各派之頭目。孔教各派誠孔子之手足也。一與五族及國內之其他宗教並。則宗佛者必視其佛教之釋迦牟尼爲獨大。宗回者必視其回教之穆罕默德爲獨大。宗耶者必視其耶教之耶穌基督爲獨

大。而皆不甘頭目人而退居於手足之列者也。倘於此而有一般佛教徒或回教徒耶教徒。起而號於衆曰。我教者。今日中華民國五族中之至大之教也。應定我教爲國教。許其餘各教信其教以自由。蓋若此者。非養其頭目而斷其手足之謂也。直正其頭目以安其手足之謂也。請問孔教徒肯照是頭目人之教。而退居於手足之列否。我知孔教徒必同聲答曰。不肯也。不肯。何爲務要以己之所不欲者加諸人。孔子之教所最注重之字是何一字。既此孔教所最注重可終身行之一恕字。而亦不妥。何得復覘然人面稱之爲孔教徒。

若曰。此吾國主體之所在也。抑知中華民國。顯有五族。并有五教。且復族族平等。教教平等。何得獨以漢族一部分人所宗之孔教。爲五族五教與共之民國之主體。其爲欲藉是以傾軋異教。已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矣。故我今敢爲孔教徒勸。孔教誠可寶。孔教亦誠大。惟須聽人之自寶自大。不可強人之同寶同大。我而亦欲人之同寶同大。最妙是組織一大布道團。精選傳教士滿布中國十八省各府州縣城鎮鄉。及滿蒙回藏各區域。俾凡有人烟處所。都有一孔教堂於其中。日夜開堂宣講。招人入聽。使凡信佛信

回信耶者。皆知其前日之所信之未是真道。孔子之教。乃吾人所獨當崇奉。咸舍其舊而改受孔子之戒。斯時舉五族之衆。皆一致寶孔教。大孔教。即不定孔教爲國教。而孔教已是五族共同之公教。無復有他教團再起而相爭。何快如之。不此之圖。而乃欲於正在各寶其寶各大其大之際。突然獨抬高己之所寶己之所大於他人之所寶他人之所大者之上。曰我是頭目。爾是手足。微論手足有服從頭目命令之義務。被喻爲手足。只有隨大衆舍己教同信頭目教。不復有手足教獨立於世。可予人以信手足教之自由。各適其適。無絲毫軒輊於其間之言之是山公養狙之智。而其心亦太欲速矣。

(聲明)記者連日爲文駁斥某印刷品。係反對國教。非反對孔教。孔教萬無可反對之理。亦萬無人敢萌反對之心。國教則無一人不應反對。無論定孔教爲國教應反對。即定佛教或定回教耶教爲國教。無一不應反對。蓋定國教。對本教爲如昔者收鐵路爲國有。對他教爲如於羣兄弟中獨稱爲父。內外兩方。均不能不懷抱不平。而不出而相爭者也。尤有一事。爲本報所不能默爾以息者。本報向持信仰自由主義。各是其是。從不肯與同業挑戰。乃某印刷品之出版宣言。即極力誣詆耶穌教。如余上詰某

印刷品文之所錄。是其設心實欲爲仇洋滅教之戎首。其印刷品即不管鼓吹仇洋滅教之義和團第二之機關。夫以在最多耶教團體。最多耶教慈善事業之香港。而香港又係最重耶教最多傳耶教教士於世界各國之英國轄境。而乃敢公然鼓吹此仇洋滅教之妖言。非特甘爲教爭之戎首。且實實欲爲國爭之戎首矣。此是本報駁斥某印刷品之焦點。反對國教。則尙係繼此而生者也。合併注明。(二月二十號)

又、右文三篇。本係一篇。以過長。須分作四期發表。故稍爲變換其題耳。三篇於國教之不應定、及孔教徒請定國教之論据之無當。均說得極爲明瞭。肯虛心玩索。自知不復有辯駁之餘地。乃彼報一味好勝。又昧所以制勝之道。國教問題平議原著者餐霞不出駁。(想已知不能勝故。)而使一名澄父者出駁。致弄得一「二代大同腥」徽號以去。爲文人空前之奇辱。設身處彼報地。當不知若何懊喪也。茲錄其「刺培師者」一冷評於下。

刺倍師者

(鐸)鐸或即澄父之詭名

此蓋緣見記者十七號所出之「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說」之上半篇。心大不服。既班得澄父出駁。竊議曰。彼亦鏡如是熟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必是一寒士。爲飯碗而投入彼教者。不可不有以辱之。故澄父之駁論未出。而先出此冷評爲前驅也。其詞曰。

昔陳相與其弟辛。事陳良數十年。由宋之滕。遇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意者謂相倍其師而悅許行也。緣許行見重於文公。受田爲氓。旅中不致餓莩。陳相初客滕。彈鋏無門。欲借許行之力。以爲飯碗計。故不惜倍其師。而頂禮之。大爲許行游揚。此言雖苛。料陳相當時不無此意。今之自認讀孔氏之書而復詆孔氏者。與陳相何異。飯碗艱難。可憐哉。下注明日特斥某印刷品妄談聖經之非。閱者注意。三月十九號。

彼報之反駁文

(有亦鏡注)

斥某印刷品割裂禮運排斥國孔教之謬

(澄父)

記者(澄父自稱)謹按。吾人本愛國之熱誠。相與奉揚孔教。初非

與外教較擊短長。尤非排斥異教。惟時未至於大同。就國家方面觀察。凡宅國必有其真精神。孔教即吾宅國之真精神也。（中華民國。若純然是漢族儒教一部份人之國。此語誠不謬。）故憲法新成。無論如何。必須明定孔教爲國教。以厚植吾宅國之真精神。表彰吾民族之真色彩。爲國家自身生存計。誠有不得不爾者。此本報立論之點也。至陳相兄弟倍其師陳良而事許行。（公然謂耶穌是許行。）是在個人之自擇。本報不論其人格。惟某印刷品不明禮運大同之義。（天下惟澄父能深明禮運大同義。閱者欲知其如何明法。請一直往下看。但須忍住笑。）甚至割裂經文。欲唆瞽者相與排斥孔教。故本報特將經文列出。逐層痛斥其謬。想我翼教諸君子必爲之浮一大白也。（必爲之噴飯是真。）

某印刷品謂「今之欲國孔教者。動借禮運大同之說。以爲論據。不知禮運大同。實孔子之史論。非孔子之預言。觀其於是謂大同句下。接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等語。可以概見。」何陳相兄弟不善讀書至此。是謂大同句。乃歸納全章之義。斷定語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句。

○是開下文小康之辭。安得將上章之結句。與下章之發端句。以等語二字。可以概見實孔子之史論。非孔子之預言也。○（你看○他連我表明禮運大同是今以前事非希望其實現於將來的話。都看不明白○反謂我不明行文之何爲結句○何爲發端句。好笑極了。○其爲預言與非預言○史論與非史論。吾不敢知。經文具在。特錄之。與世之君子相研究○（篇幅儘多○不妨將新攷得經文。全行抄入○）

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

謹按經文經旨。孔子將國體政體。分爲大同小康。（此數語何解。是否以大同爲國體。以小康爲政體。情到這步田地。未免太辱沒康門了。）纖悉入微。確乎不易。是即今日所謂君主政體共和政體者是也。（何又不帶叙國體。豈大同小康。又概屬政體耶）某印刷品謂實孔子之史論。非孔子之預言。以記者之見。乃孔子之政談。子不語怪。孔子非迷信家。無所謂預言。不過孔子鑑唐虞之郅治。（閱者記之。澄父此語。固尙知大同是唐虞郅治也。）則嘆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故真共和政體。爲孔子所尙。觀小康全章。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中云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記者讀書至此。知今日列國之共和。尙未足方禮運之大同也。（澄父自注此處應推言今日之社會主義、惟此主義、是列國政府所禁、故闕之。）俗

人不察。謂孔子之道。與共和政體相牴觸。實未夢見禮運耳。○（既夢見禮運。○一定要贊成定孔教爲國教。○澄父之意如此。○）雖然。○時至末世。○聖義糟粕。○聖經度閣。○後生小子。○烏足以知。○是可不必論也。○

某印刷品謂。○「夫使孔子言大同。○而係注意於清宣統三年後。○中國將成爲民主之國。○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特預言以爲將來五族共戴之國教教主之預備。○則應於今大道既隱一段之收句。○續一筆曰。○雖然。○二千四百六十年後。○將必復見此大道於中國。○吾之徒至時必獨見尊貴。○五族各教。○必咸認我爲頭目。○而自居於手足之列。○方足援之爲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據也。○今乃無之。○但慨歎大道既隱。○不可復見。○公天下降而爲家天下。○五帝降而爲六君子。○大同降而爲小康。○且并謂大同不可復見。○即小康亦不可復見。○誨汝陳相兄弟。○吾國人之尊奉孔子。○已數千年於茲矣。○雖國教二字。○不見之法典。○然教義之闡揚。○教主之崇奉。○教徒之權利。○自漢迄今。○歷代皆然。○即如五代諸君。○降而遼金今元清。○以外族入主中土。○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本孔道。○未聞佛回各教與我孔子爭教席也。○佛回祠宇。○雖遍各地。○君主之尊。○願降心爲浮屠者。○亦有其人。○是亦個

感覺。未聞有以佛回之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也。（此上另有文專駁）即耶穌教之入吾國。亦垂二百餘年。教堂滿中國。說福音者絡繹於道。亦未能與孔子爭頭目。如云孔子言大同。要預知清宣統三年。中國將成爲民主國。五族各教。方能認爲頭目。（原文無方能一字之意）然則今日之民國。功最高者當推孫偉人。（何汝輩帝制孽。亦推民國之功高於孫偉人。）詎不曰國人當奉孫偉人爲聖人。列入憲法。明定孫偉人爲國教耶。（嘻。我反對國教。豈是反對孔教耶。我不已明言即耶教亦不可定爲民主國之國教耶。何爲而作此語。且孫偉人何得爲教。我又何嘗有宜定有高功者爲國教之言。眞瞎論。）此理不可通也。抑知大同小康。乃孔子之政談。明定孔教爲國教。不在有禮運數行經文。不過因陳相之儔。謂孔道與共和政體相牴觸。特將禮運大同之義。表而出之。俾耳食者流。知孔子政義之高。（大同明是五帝時實事。豈孔子所虛擬之政義耶。）在數千年前。便有志於共和之治耳。茲陳相兄弟亦自言孔子慨大道既隱。不可復見。公天下降而爲家天下。五帝降而爲六君子。大同降而爲小康。且並謂大同不可復見。即小康亦不可復見。誠如是也。即孔子慨共和

政體不可復見。君主政體聖君明相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六君子者。亦不可復見。陳相兄弟奚疑爲哉。（自在數千年前句至此。連不可通）（二月二十號）

某印刷品謂『如其首一段開端之言曰。仲尼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穎達正義云。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世。三代之英。謂夏周商三代之英主。丘未之逮。謂孔子自恨其生於周末。不及見上代之盛。而幸有志書遺留。俾我獲覽古志書。而知古有所謂大同及小康之世。照此詮說。且不得謂是史論。而但是其讀書之劄記而已。請問執孔子讀書之劄記。又已慨歎祇能見之於志書。不復能見之於現世者。何得據之爲今政體之預言。而死死要歸造成今政體之功於孔子。爲求定孔教爲國教之張本哉。』觀某印刷品此段文字。陳相兄弟讀書殊欠會通。（他那裏能如你之不欠會通。）且毫無辨別力（他那裏能如你之有辨別力。）又甘爲註疏家所欺。（他那裏能如你之不爲注疏家所欺。）即如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之志字。註疏則誤解謂識古文。集說則作心志解。然就經文

之旨。當然從集說爲是。丘雖不逮。而有志焉。述其意。即丘甚慕三代大同之治。他怎樣會通法。他怎樣有辨別力法。他怎樣不爲注疏家所欺法。大道之行。能說是在三代。又能說夫子慕三代大同之治。這豈是尋常人所能想得到的。三代大同。醒之得名。即以此。恨力不逮耳。文義極爲明暢。安能從注疏。謂識古文。解爲獲覽古志書。而知古有所謂大同小康之世。况陳相兄弟亦知集說作心志解。何故無辨別力若此。有辨別力者。辨別出大同是三代之治。可發一大噓。要依注疏之誤。吾今不獨責陳相兄弟。並糾正孔穎達之失。你看他這樣的大懵丁。也說起糾正孔穎達之失來了。正義云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世。三代之英。謂夏商周三代之英主。謹按經文並無五帝字。何故能謂大道之行在五帝之世。三代之英。謂夏商周三代之英主。且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又一句三代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安得生出五帝二字。以大同小康並爲一談也。自大道之行在三代語至此。有專嘲笑他的長文在後。極好看。孔氏之疏失亦大矣。不怪乎陳相兄弟謂此照注詮說。且

不得謂是史論。而但是孔子讀書之劄記耳。然陳相兄弟所謂史論劄記。此說又誤。吾聞之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既能引此語。何乃造一句大道之行在三代的混帳話於上。）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真。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本姚氏此說。陳相兄弟之所謂史論劄記。全無依據。（汝獨不思爾餐霞國教問題平議中。固有六經爲孔子手定之書之語耶。毋彼亦無依據耶。）記者之所謂孔子政談。義確有當。陳相兄弟謂吾人執孔子之劄記。爲今政體之預言。吾人非下愚。絕無迷信。有何所謂預言。不過言今之政體。乃吾孔子在數千年前。便有是志耳。（集說只言孔子志小康。不志大同。汝何得謂孔子在數千年前已志今政體。）

某印刷品又謂「夫其刪書斷自唐虞。曷若其春秋始自平王之要。」此等設問。極易了解。夫吾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乃吾國政書之最大特色。足見吾夫子意在共和。吾國政教開山。即布共和精意。（既言夫子慕三代大同之治。又言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請問大同是否即所謂共和精神。何

乃如是豔稱大同前之唐虞。此段要旨。本報日前詳言之。茲不復贅。惟吾夫子春秋始自平王。緣平王東遷。諸侯專政。大夫擅權。陪臣執命。是時國家有分裂之憂。國土有板蕩之痛。其大亂始自平王。春秋紀亂史也。故春秋始自平王。至因春秋始自平王。則詆孔子尊王。不合今日共和國體之原則。抑知凡處一國體之下。安其國體之原則。乃今日談政家所許可者。亦國法上不得不爾也。春秋時國體爲王。孔子之尊王。實欲全大一統耳。即如今日有人欲分裂中國。無可如何。吾人必攘臂以爭。爭之則一統可全。不爭則分裂立見。然爭之則必先戴其一統之人。周君乃大一統之君。孔子尊之。其何傷於孔子耶。况春秋爲世卿之世。世卿雖無天子之尊。其淫威過於天子萬萬。即如今日偉人滿山。元勳滿谷。爛羊關內之兇鋒。豈吾民所能忍受耶。明此義。則知孔子之尊周也。實欲掃除世卿之政而全一統也。孔子當時之尊王也。實安其國體之原則也。春秋託始於平王也。春秋乃記亂之史。其亂始於平王。故從平王紀之也。陳相兄弟何疑哉。一派牛頭不對馬咀語。

(本報(彼報自稱)聲明)某印刷品昨日論著。誣捏本報仇洋滅教。(汝

報二月九號之宣言書。明明是仇洋滅教。何嘗誣捏。讀之不勝駭異。然本報宗旨。就國家方面觀察。則奉揚孔教。就個人方面觀察。凡佛回各教均極崇拜。何爲汝二月九號之宣言書。謂信外教之人。是衰亡分子。彰明孔教。外教自不可得入。外人挾耶穌教入中國是欲亡中國。對於憲法制定。則主張以孔教爲國教。絕對的信教自由。絕對的三字何解。既稱絕對。何爲又要定國教與之對。對於各友邦。則主張親睦。不祇英國人吾人當敬愛。即列國人吾亦當敬愛。無絲毫軒輊。今某印刷品誣本報爲仇洋滅教。仇洋爲一事。滅教又爲一事。本報以文字與國人相見者亦兼旬矣。試問何事爲仇洋。答。謂挾耶穌教入中國之外人是欲亡中國即是。何事爲滅教。答。謂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得而入即是。所謂仇洋者。仇東洋人耶。仇西洋人耶。答語已見上。所謂滅教者。滅佛教耶。滅回教耶。答語亦已見上。但何爲避耶而言回。可怪。含血噴人。致污其口。願陳相兄弟共勉之。誠恐國人未窺本報全豹。不明本報宗旨。至爲某印刷品所簧惑。特此聲明。俾衆咸知。(二月二十一號)

斥某印刷品執春秋無理取鬧及其連日之狂悖

(澄父)

某印刷品連日排斥孔教。居然執經以銜惑。其荒謬絕倫。糊說禮運大同一篇。經記者一一指謬。其醜態極現矣。○（不知何人醜態極現。指人言禮運大同之謬。而自乃造出一句三代大同之新名詞。）復執春秋張三世亦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因記者十七十九兩號之文。係分作兩題。十七號題曰禮運大同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說。十九號題曰春秋張三世亦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說。故其言如此。）以簧惑衆聽。足見陳相兄弟無理取鬧。太不自量。夫吾人以孔教爲國教。雖國教二字。不見之令典。然一入吾國。隨地皆有孔廟。○爨舍輝煌。諸生以時習禮。故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公漢人也。○史公以前。○吾國人之尊孔子者已如此。○史公以後。○歷代均有加封。○至今一抵闕里。○祀田萬頃。○血食不絕。○於戲聖哉。○我孔子也。

詎今日吾人始立爲國教哉。○（既亘古如斯。則習而安之。豈不已足。何爲紛紛然請定國教爲。○）惟法制與時代爲變更。○教義歷萬古而如一。○故昔之立法在一朝。○今之立法在一國。○（一朝與一國如何分別。○）在一朝者自孔子而來至于今。○（此一朝叫做甚麼朝。○其歷年乃有由孔子而來至于今之長。○）在一國者。○則自今日始也。○（何解）當茲國家制成憲法之際。○故吾人據數千年之國情國性。○（此數千年之國情國性。○是否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同之國情國性。○）必須將孔教列入憲法。○明定之爲國教。○按國情則得安。○於憲旨亦不背。○此國孔教之理由以起。○國教二字所由生也。○（呵。○吾今知汝澄父所說之一朝一國的分別了。○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中國有某朝某朝之迭更。○彼時之孔教爲中國之朝教。○自民國成立。○永遠是國而無朝。○則孔教自不應再稱朝教。○宜變其名曰國教。○方不與國體牴觸。○故曰此國教二字所由生也。○然否。○）

今某印刷品陳相兄弟無理取鬧。○謂吾人定孔教爲國教。○援春秋張三世之義爲論據。○此等瞽說。○（閱者記之。○謂援春秋張三世之義爲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據。○是瞽說也。○）吾不知其作何解。○詎陳相兄弟尙不知孔教爲吾

國數千年自元首至多數人所宗仰耶。又不知凡吾國童子就傅時必拜孔子耶。陳相兄弟。居吾汝語。汝兄弟如此混沌。想當時汝讀孔子書。每朝必不能熟誦（汝且慢妄以己度人。）冬烘先生必責汝向孔聖前跪誦。（此必是夫子之自道。）諒汝兩膝今亦有遺記。（此亦想是以己之膝度人之膝）汝若謂吾厚誣汝。請汝向上帝祈禱誓言。能否敢說一有字。（這是甚麼意思。有字入文言。傳之外省。誰人懂得。）陳相兄弟。汝知冬烘先生責汝跪向紅紙寫黑字。文曰。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此十二字之頭銜。乃何物也。請君想想。有以說我來。（我不用想。可以直告你。那十二個字之爲物。即基督教所厲禁之偶像之類。）茲吾非單責汝陳相兄弟。童性不聰。就傅時受此苦况。（我想是與那偶像類之物無緣。並未受過此苦。以易經之瑣碎。書經之敖（從耳）牙。均能以二三十日功。全部背誦如流水。無隻字遺。祇未能同時了解其義耳。）即隨執吾國三十歲以上曾讀過書者。必皆同道此苦况。即記者於筆餘時。與二三朋輩談開元天寶間事。（真是講古了。）神經感觸。亦連想起此苦况。必殷殷樂道。（難怪。你自己確是如此。我上文夫子自道一語。却不是冤枉。

你了。但是你這樣鈍根的人。怎好答應來與我筆戰。算你大胆。陳相兄弟非中國人耶。抑善忘耶。抑未曾學問耶。抑汝之天良既昧耶。茲不暇計。總之掩目問心。內疚神明。童年就傅時。所拜之紅紙寫黑字文曰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十二字之頭銜。此一物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教。呵。類偶像物之紅紙黑書十二個字的頭銜。就是國教。我明白了。但既是這樣。又何消請定。那個不許你拜這個類偶像之一物。真是多事。吾揭此義。無論是否孔教徒非孔教徒。稍知吾國情者。必爲之承認也。國教二字之決定既如此。陳相兄弟謂吾人援春秋張三世不足爲國孔教之論据。吾不知其作何解說。哈哈。前方說援春秋張三世之義爲論据。不知作何解。此又說援春秋張三世不足爲國孔教之論据。吾不知其作何解說。行文之凌亂無規則至是。無怪你少時讀書之須被先生罰跪孔子也。孔教爲吾人之國教。已在數千年。何須援春秋張三世以爲論据。不須。你又何爲怪我言其不足。陳相之儔。誠欲滅吾國教也。滅教二字將以還之陳相兄弟。本報記者無任受也。記者再從論理學立說。孔教既爲吾國教。列入憲法與不列入憲法。另爲一義。汝上豈

不已言。無論如何。必須明定孔教爲國教乎。何以又作是言。茲無論列入與不列入。一審之國情國性而已。何用援春秋張三世之義。不用援。何爲你康師。及陳煥章。要故故援。况張三世於孔道何關宏旨。不過乃孔子一種之史例。何休之言。烏得謂是孔子之史例。及史識獨高處。並知國家社會之進化。及國家思想與時代關係。絕對與定孔教爲國教無關也。陳相是說之所由來。我知之矣。借一部何休公羊學回來。向孔牌跪誦。自然會知。請申論之。打消此一篇糊塗賬。虧難你又把所借的何休公羊學論三世那一篇全抄炫博。

春秋張三世之義。『公子益師卒。不書日。公羊傳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治公羊學者。注曰。『遠者。孔子所不見。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

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會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蠱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朱（旁）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依何休公羊學。如此傳說。即春秋張三世之義。本與孔道之宏旨。無關萬一。』（閱者記之。張三世之義。與孔道之宏旨。無關萬一也。）惟孔子能於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間。窺其治亂進化之階級。別之爲衰亂升平太平三時期。（衰亂升平太平三時期。是孔子之所別耶）史識獨高千古。開社會進化之先河。輓近歐風東漸。赫胥黎達爾文諸家學說。由侯官嚴氏傳來中土。風靡一時。俗儒鄙夫。動以詆聖經爲能。故近儒執經翼教。力倡春秋張三世之義。（執經翼教。

何爲乃力倡與孔道宏旨無關萬一之春秋張三世義。○此一事也。○吾國持閉關主義。○素未與外人接近。○處數千年專制之下。○宗法觀念極重。○不知國家爲何物。○故自甲庚兩役後。○始知吾人處國別之世。○宅國大地。○一般人民。○非有國家觀念。○斷不足以圖存。○故近儒則力倡春秋張三世之義。○所謂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內諸夏而外夷狄。○固如是解釋耶。○孔子之所聞世。○卽文宣成襄四公之世。○豈不已能內諸夏而外夷狄耶。○何汝乃敢說吾中國數千年來。○不知國家爲何物也。○）此又一事也。○年來世界大同之說。○震動耳鼓。○將來必見諸實事。○乃今日世界學者所公認也。○近儒則將大同之說證之禮運大同及春秋張三世之義。○確信其事。○謂孔子作春秋。○由隱公至哀公。○前後二百四十二年間。○其進化之速。○由衰亂至升平而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益信世界大同爲不妄。○喜西說與吾經旨恍惚中相表裏。○（春秋張三世之義既是經旨。○何前乃謂其無關孔道宏旨之萬一）此春秋張三世之義。○所由倡也。○然近儒倡張三世之義。○其功則在發煌經旨。○究與定孔教爲國教。○無絲毫關係。○（定孔教爲國教。○無絲毫關係於發煌經旨之書耶。○然則是經旨自經旨。○國教自

國教。兩不相涉矣。既如是。又何貴有此等無絲毫經旨之國教。凡此者。皆其極脅亂之詞。餘詳後專駁文。陳相兄弟則引陳煥章等請願定孔教爲國教之呈文。曾謂姬周之末。百家競起。於先王之道。稍有異同。而孔子生於其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制法分爲三世。便以爲吾人援此義爲請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据。真不怕笑倒阿翁也。恨不得使陳煥章得見你這個阿翁笑倒。凡人爲文章。必因時勢而立論。豈可執一辭便作爲此問題之論據耶。記者昨日斥陳相兄弟。讀書殊欠會通。諒非酷論。以一義便可請定此一人爲國人萬世所矜式者。則盡人可爲教主矣。何貴乎哉。此數語可算是反對陳煥章請定孔教爲國教一段極有力的話了。

陳相兄弟又謂國教之制。爲古代專制帝霸據教權之行爲。歐陸諸邦。向無以人民而請願其國會定耶教爲國教者。惟反對政府國其教。及因反對故。而獲罪以致被戮。則常常有之。歐陸各國史具在。可覆按云云。陳相兄弟。汝放狗屁。我不經於論信教自由非廢孔篇。說明此是散見於英國史以利沙伯紀。惹迷斯第一紀。查爾斯第一紀。及教會史隨筆。與

勞邁威廉傳等書耶。何不一取而考之。而遽出此等臭氣噴人。汝食古不化。知其一不知其二。知二五而不知一十。汝欲借歐陸爲簞惑耶。汝歐陸史最熟。請問歐陸何國是無國教者。多極。美也。法也。普也。奧也。德也。皆其最著者。及其教派如何。大別不外三種。耶穌。天主。希臘。請爲舉出。汝云歐陸各邦人民。無向其國會請定國教者。彼既有國教矣。何勞請願。然則汝輩豈不常言孔教爲中國數千年之國教乎。又何勞請願。况彼中之無國教。或先有而後撤消者。不止如余上列之數乎。又云爲反對國教以致被戮者。常常有之。陳相兄弟。汝知彼都人士。因何反對其國教否。汝知其教門有無階級之制否。汝知其非奉其國教之人。未必能享同一之權利否。不錯。此歐美人所以皆趨重於不定國教。明乎此。庶可以言歐陸之教派。今日吾人定孔教爲國教也。絕對的信教自由。凡屬中華民國人民。無論其崇奉何教。均享同一之權利。汝誰欺。汝報二月九號之宣言書。豈不已明明言要彰明孔教使外教不可得而入乎。有何不可。有何難辦。有何應反對者。汝又云吾孔教會諸君。徒震於歐陸有國教之制。不求端。不訊末。聯羣請定孔教。

爲國教。疊于己政府。已大足騰笑五洲萬國。試問陳相兄弟。歐陸之國教。其端何在。其末何在。（讀余卜所列諸書自見。）請代求之。請代訊之。汝爲此言。吾深窺破汝之法螺。汝眞外江老所謂吹牛。廣東老所謂車大炮也。（有信史可徵。何得謂是吹牛。何得謂是車大炮。）吾人請定國教。大足騰笑五洲萬國。何故五洲萬國人。皆有教。所不定國教者。亦一一國耳。（爾何以亦承認有一二國。且根據何書而斷定其僅一二國。）何故其笑吾國人。若笑吾國人。應重洋而傳教者何爲耶。（歷重洋而傳教。是傳國教耶。是鼓吹人國須定國教耶。眞大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陳相兄弟。可以休矣。勿禿吾筆也。陳相兄弟。中國不定孔教爲國教。中國必亡。（前數千年皆不定。不早已無中國耶）汝亦中國人一份子。汝我雖趨舍不同。然擇師而事。擇教而宗。無傷也。（如是豈不極自由。）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毋望必同。惟中國亡也。棟折榱傾。汝我皆壓。（何不言不定國教。必死。定國教。則人人皆長生不老。不會被土石壓屍入地下。）可不懼哉。今汝不計及此事。日言客氣。（客氣二字用於此。何解。）因所宗不同。竟向本報含血以噴之。大肆誣攀。

云本報仇洋滅教。試問仇何洋。滅何教。（汝自讀汝二月九號之宣言書自知。）記者一紙一筆耳。（够了。）無搗鷄之力。安能幹此偉業。老哥未免過獎。（好道白。）惟是如此傾陷。動輒封報拿人。（汝敢幹。怕甚麼。）閣下道德家也。（怎麼忽這樣恭維。）何故如此昧良。（要任你狂吠。任你橫行。總不做聲。方爲不昧良麼。）幸在英政府轄境。法律修明。光天化日之下。否則本報尙有幸哉。况吾人今日祇言尊孔耳。並非爭何權利。汝幾欲挑撥外人。仇視吾報何爲耶。（不錯。是我挑撥。你那二月九號之宣言書。是我造的。）陳相兄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同類相殘。詎識者所屑爲哉。汝欲挑撥外人。仇視吾報。吾未向孔教徒有半句呼籲。但汝旣以此待本報。豈我孔教徒絕無感覺耶。况同業相殘。此事更可以不必。（好一個可以不必。）吾今有一言。應奉商於陳相兄弟者。宗教大同之說。吾確信必可能之事。惟時未至於大同。吾人不得不保吾教耳。吾常謂耶教今日。教力如是大。幾遍五洲。其牧師傳教如是之力。信徒如是之篤。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汝許行耶穌。陳相信耶穌的人。何以亦爲此言。毋你也不久要做陳相兄弟麼。）

惜乎吾國宗耶穌之信徒。千萬人中。問有一二人。稍不自愛者。(千萬人中乃僅一二人稍不自愛而已耶。恐未必。莫過獎了。)每逞其教力。與鄉人鼠牙雀角。故鄉人因之感情不甚聯絡。轉生仇恨。往往演出交涉。吾謂苟有此等人。生出此行爲。在其人之自身。即耶穌之罪人。因耶穌心存博愛。若論其事。於傳教上最生障礙。吾甚願吾國耶教信徒。剔除此弊。(多勞代籌。)此事極易做到。大家都存耶穌之博愛心。即如孔子之恕字。(你今已知罪求恕了麼。虧難你這一段文字。寫得這麼屈曲。欲影射人不自愛。反以成一篇自己認罪的供狀。好笑。)誠如是也。則耶教在我國。真大莫與京。視敵如友。願大家勉旃。(這自然。我斷不敵你。所以要同你駁者。想你明白耳。)(二月廿二號)

彼報之微言兩則(有亦鏡注)

孔教——耶教

(大聲)

耶穌教入我中國。二百餘年。直至今日。則教堂林立。教徒四布。其感化之力。大莫與京。(何以忽作此恭維語。)直駕佛回而上之矣。

大抵設立一教，必有一教至理。始能永久留存。隨人心感覺之力。信奉之而日衆。耶教道理，吾不敢加一貶詞。（何以今忽不敢。前二月九號之宣言書乃如彼之敢。）祇以信教之徒。誠心信奉者固多。而藉教爲護符。或逼而信奉者。夫豈無之。（一定有。汝同事澄父先生經調查得千萬人中稍有一二不自愛者矣。我何能回護謂無。）而教中之靈。遂爲世所詬病焉。亦自命爲孔孟之徒。不知自重者等耳。（此二語可謂有自知之明。）

夫孔教我原有之國教也。以原有之教。定爲國教。其理至順。其事易行。吾恐真耶教之信徒。斷不排擊原有之國教。不遺餘力也。（此殆以不識漢字不能讀孔教書任人詆毀無見無聞爲真耶教之信徒。）所患者逃楊歸墨一流。（孟子只有逃墨歸楊逃楊歸儒語。無逃楊歸墨語。大聲之造此名詞。毋因儒教有君。楊教無君。今中國無君。稱儒不若稱楊之趨時。遂併儒於楊。故目信耶教士子爲逃楊歸墨耶。不然。說不去矣。）始敢爲入主出奴之說耳。（士子信耶穌。不得以出入論。經有專論在後說明。即使可強目之爲出入。而此處之出入。實出楊入墨。奴楊主墨。）

於儒何干。毋大聲之孔教真已歸併於楊耶。讀孟子斥陳相一篇。益恍然已。觀於此。而大聲之孔教已歸併於楊教。可斷言矣。蓋陳相是逃儒非逃楊也。逃儒非逃楊。而可與逃楊歸墨併爲一談。故可斷大聲之孔教實已歸併於楊教也。8（二月二十號）

敬告孔教會

（鐸）

敬告奉孔教諸君。孔教爲吾人國教。國教二字。雖未見之法典。然吾人奉之爲國教。已歷數千年。乃者舊邦新造。一般之偉人議廢之。吾人爲保國魂計。故近年來。有孔教會之設。冀欲培養教力。延一線於不絕。本報之設。亦本此意。時未至於宗教大同。吾人保教之苦心。亦即保國之苦心也。吾人雖云保教。宗教大同之說。將來必至見之事實。然從大同二字之釋義。教無國界。無論何教。人人可宗。（甚麼話。難道你們也可以照大聲所說的逃楊歸墨嗎。）亦即宗教大同之淺解。故吾人雖保孔教。對於他教之教德教義。亦極崇拜。（這樣嗎。怎麼汝二月九號之宣言書。對他教又說得那麼仇視。）是即吾孔教徒之本義。惟是頃聞國教

問題。國會上未必能爭勝利。事關大教淪胥。吾人必須敦促國會議員。從立法上制勝。滿足吾人之願望也。願我孔教會勉之。(二月廿一號) 觀右二文及證以上兩篇收處之言。大光報駁論之效。可想見矣。

彼報之孤憤一則(有亦鏡注)

陳相兄弟聽著

(贗影)

凡新聞必有一定之主張。本此主張。以代表輿論。以監督政府。乃新聞家唯一之天職。未聞有以滑舌鴉音。日以爭論爲能事者也。(既非人之爭。何乃先挑衅。吾人本愛國之熱誠。相與奉揚孔教。故有是報之設。本報言之屢矣。不謂陳相兄弟。首以仇洋滅教誣捏本報。(汝二月九號之宣言書能自消滅否。)冀挑動地方。圖本報之不利。圖本報之不已。復割裂禮運。謬談三世。圖孔教之推倒。(孔教之命脉。固全在禮運大同春秋三世耶。何其言與澄父異也。)跡其陰賊險狠之心。可謂極人世間之希有。夫本報出版。僅及兼旬。有何能力仇洋。有何能力滅教。陳相兄弟之含血噴人。自污其口。陳相兄弟後此當知自勉。若夫陳

相兄弟之割裂禮運。謬談三世。經本報澄父記者。痛斥無遺矣。(列位請看。澄父如彼荒謬之駁論。大同都敢說是二代的。他都讚得他那麼好。他編輯部的人才何如。可想而知。)然記者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於陳相兄弟之斗胆賊心。(斗胆賊心。惟汝敢爲二月九號之宣言書之報有之。)若不揭破之以告國人。則陳相兄弟。將造成一般社會而爲陳相兄弟。(想是受了我前數篇駁論之感動了。不然。何承認我之文有改造社會之能力。)斯則爲禍之烈。洪水猛獸之不若矣。(太恭維了。)

本報奉揚孔教。爲厚植中國之宅國眞精神。以表彰吾民族之眞彩色。陳相兄弟乃誣捏爲仇洋滅教。(有汝本報二月九號之宣言書在。)是惡他人不合於己。欲挑動地方。圖本報之不利。賊心一。

本報奉揚孔教。當先發揚聖道。俾後生小子。得知我孔子於數千年前已知進化之理。而有志於大同。陳相兄弟眼光如豆。倍乃師陳良之學。竟敢割裂禮運。妄定大同之說爲預言。(我會定大同爲預言耶。如其然。我都要自認是妄。)爲割記。斗胆一。

本報爲保國保教。循順乎數千年相傳之人民心理趨向起見。故主張定孔

教爲國教。陳相兄弟謂僅引禮運大同春秋三世之說爲國孔教之論據。且沾沾然以割裂聖經。無稽妄言。爲打破聖道能手。（無稽妄言能打得破聖道耶？）而誇耀於其徒。以謀飯碗之計。（我固是如是之人耶。汝現在有無飯碗扛。若無。請來我家做客。斷不叫你吃草。）抑不知識者笑罵於其旁。賊心一。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故其學包羅萬有。聖門濟濟。僅曾子一人造得一以貫之之地步。不善讀孔氏書。尙不能執一病二。執此病他。何況僂陋如陳相兄弟。（有改造社會能力之人。固猶可說他是僂陋耶。）乃陳相兄弟不度德量力。只執一一荒誕不經之言。（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之說固是荒誕不經之言耶。）便詡詡然以打勝談孔道者自許。（我並未如此自許。即使曾如此自許。則爾輩所談之孔道如彼糊塗。也無法令我不要打勝爾也。況爾報所聘來與我筆戰之澄父。乃固是一個三代大同醒耶。）斗胆一。

讀者諸君有疑吾言乎。陳相兄弟有疑吾言乎。請檢查某印刷品連日之論說。與記者此篇對照。（我亦想這樣。故轉載大著於本刊。）記者雅不欲

以輕薄待人。然如陳相兄弟者。又烏能已於言哉。(二月二十二號)

本報之駁論

某印刷品乃至今仍不明國教真解耶 (亦鏡)

此因見彼報二月二十號之「斥某印刷品割裂禮運排斥國孔教之謬」之
上十篇。仍斷斷以孔教爲中國宅國之真精神。宜定之爲國教。及遼
金元清。以外族入主中土。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本孔道。未
聞佛回各教與孔子爭教席而作。分三日登大光雜誌。因正張須登載
他項要論也。

余前因某印刷品出版宣言。極力詆毀耶教。至目信教爲衰亡分子。外人傳
教中國係欲挾耶穌教以亡中國。如此狂悖言論。爲中國有新聞紙以來所未
有。誠恐其煽成禍亂。不可收拾。不得不出而駁斥。以遏其萌。及見其某
號論文。斷斷以定孔教爲國教爲今日當務之急。又斷斷以禮運大同春秋張
三世爲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据。余復憫其未明國教之解釋。爲著信教自
由非廢孔、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据說、國教餘談、等

篇。登報曉之。意其必將因此而有所悟矣。孰知其反爲文謂我爲謬。眞易惑雖曉哉。

夫孔教之爲我國宅國之眞精神。孰曰不是。然其力之在中國。至大亦不過如耶教之在美國而已。吾經詳言美國係反對國耶教政府之耶教徒遷往組織而成。美國之得成爲民主國。亦復係實行耶穌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爲大當爲役、爲首當爲僕之訓。則耶教之爲美國宅國之眞精神。寧尙待論。而美國不國教之。誠以國之、則教權在政府。而非普通人民所得而信仰自由。故不敢蹈所自來國之覆轍。而復立國教以病民也。

明乎此。微論孔子之教與中國今日成民主國之事無涉。就令中國之今日。實實係儒者用孔道製造而成。而有美爲先例。亦不應創是舉以爲天下笑。况疆域如是之廣。非孔教所能盡轄。前者新疆省長楊增新。呈報中央。稱喀什各屬纏回。因宗教不同。多不願誦習儒書。前清時創辦學堂。纏民殷實者不肯向學。迫於功令。乃雇募貧民子弟入學肄業。名曰充當苦差。一人入學。衆人幫錢。官處多一學堂。卽民間多一擾累。甚至投入外籍。以求免充學生云云。

夫以新疆之纏民。其對孔且如是隔膜。蒙藏兩地。不更可知。如是而曰孔教爲中國宅國之眞精神。亦但就中國十八個行省計可耳。若併五族計也。彼滿蒙西藏之不如喀什纏回之視讀儒書爲背教而不願也幾希。(二月二十一號)

近人恒言。論事須具有世界眼光。乃今之爭定孔教爲國教者。竟并無一國眼光。徒知有十八省之中國。而不知有漢滿蒙回藏合併之中國。雖在漢言漢。可以掩耳而盜鈴。然五族既已一家。倘事過境遷。總統竟選及漢族外之其他四族之一。而此一總統者。又或效袁世凱厲行專制。其族中之自大其教者。又或亦如吾漢族之孔教會。紛上書國會。求定其所素信仰之宗教爲國教。爭之不勝。亦務要結得一國民教育以其教爲修身大本之果而後止。請問是時吾漢族之孔教徒當何如。此係萬不能保其必無之事。雖曰昔者遼金元清以外族入主中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本孔道。然彼一時此一時。彼時不惟入主後。始以孔道治中國。未入主。已先謀以孔道得中國。觀昔者遼太祖方甫在北方崛起。即首先宗中國教。於國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按、遼太祖於神冊三年夏五月。問其侍臣曰。受

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帝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帝大悅。即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時遼業方甫萌芽於北方也。元世祖呼必賚於未得中國之始。即特以大皇帝資格。爲儒教大宗師。並重用儒臣廉希憲等。使大倡孔教。以號召天下。風聲所樹。南宋民多越境歸降二事。即可爲彼外族入主中國者之尊重我孔教之是何心理之代表。而呼必賚之所爲。并可謂是已定孔教爲中國之國教。而自爲其主教。與昔者羅馬帝康士但丁之於耶穌教無異。故其得滅宋而佔領全中國。乃始有如是之易。此爲外族謀中國之唯一狡猾手段。轉足引爲吾先儒不能以孔教保國之大辱。非可誇之事也。

至於今日。則教爭既啟自孔會。彼獲選爲總統者。又不須效呼必賚先以崇孔教爲吸收漢族之方針。則其自族之干請。即以其係佛氏一教而論。蒙藏族既俱是佛教。而兩院漢族議員。又或有多數好談禪理。而未悉歐西國教之起原及流弊。開議定佛教爲國教。竟得法定人數之通過。亦復誰能禦之。(二月廿二號)

至謂「佛回祠宇。雖遍各地。君主之尊。願降心爲浮屠者亦有其人。是亦個人之感覺。未聞有以佛回之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則亦惟古昔漢族之中國。如是耳。未可以概論夫今之中華民國也。况曰未聞有以佛之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茲且勿指摘其上單言降心爲浮屠。而下雙承佛回之有語病。而但即其言未聞有以佛之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而論。亦不盡然矣。何也。韓愈不嘗言曰。「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乎。」既魏晉梁隋之間之人。皆出孔而入佛。奴孔而主佛。汙孔而附佛。則其時舉國之人所用以爲修身大本者。不是佛之義。更是誰之義。而何得謂未聞有以佛之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言仁義道德者之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之謂何矣。又即以今日普通社會而論。請問拜佛像之人多。抑拜孔像之人多。念佛求庇。不惟普及於愚夫婦而已。上流如縉紳大夫。亦多有以佞佛聞者。不能諱也。夫既舉國皆以孔子之教義爲修身大本矣。請問大本既立。尙何憂何懼。而須另庇於託佛。乃

竟至幾全國人無男婦老幼。智愚賢否。皆要託庇於佛。則佛之勢力在中國。不誠偉大無比哉。况韓愈既已言後之人因魏晉梁隋之世。皆已主佛而奴孔。莫從聞孔子仁義道德之說。復接之曰。「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曰主。曰孔子師。既奴孔。復弟子孔。不惟爲佛者之奴孔弟子孔。而爲孔子者。亦甘聽其奴。亦公認其弟子我孔子。執韓愈此說爲定論。晉魏梁隋之世。中國宗教上之頭目。不已爲佛教爭去哉。故以堪爲頭目故。爲及定之爲國教之資格。則佛教應不遜於孔教也。誠如是也。則爭定孔教爲國教。而以其在歷朝一向爲頭目爲根據。微論其與今日五族合併之中華民國國情有乖。亦太缺歷史之觀察力矣。况乎國教係宗教國有。權在政府之謂。非通國國民皆在教內之謂。如今日爭定孔教爲國教者。係由後之說。非由前之說。苟誠已通國國民。皆在教內。則卽不請定之爲國教。而孔教亦已是國教。未通國國民。皆在教內。則就令能爭得定之爲國教。而孔究祇是漢族尙拜孔像或拜大成

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十二個紅紙墨書字之一部分人之教。與蒙藏新疆及漢族已脫拜偶俗之新學子與基督徒無關。故爭定國教。無論由前說由後說。均不足理由。則何如不言國教。而但效歐美非國教宗之耶穌教。專從已內部做工夫。設教堂。立教士。辦教報。即以貴印刷品爲單純發揮孔教精義之機關。與本報分道揚鑣。各求盡勸人爲善之責任。豈不甚善。而乃於爾出版之第二日。即大書特書信外教是衰亡分子。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彼外人挾耶穌教入中國。係欲以亡猶太者亡中國。以故與人挑衅。何爲者。(二月廿二號)

哈哈某印刷品之主筆先生乃竟至連禹湯文武

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

(亦鏡)

此爲見彼報「斥某印刷品割裂禮運排斥國孔教之謬」之下半篇而作處中國之地。問何等人最熟悉中國歷史。莫不曰。讀孔子書之人。何等最明白四子六經之道理。莫不曰。讀孔子書之人。於羣讀孔子書之人中。挑選優秀分子。而成一孔教會。(聖賢且有。何止

優秀。又於孔教會羣優秀分子中。挑選其尤優秀者。爲孔教會機關報之主筆先生。則其熟悉中國歷史。明白四子六經之道理。全中國讀孔子書之人之中。豈尙有能出其右。乃孰知今日孔教會在港地組織之某印刷品所用之主筆先生。乃竟至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異哉異哉。余以見其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也。余前者爲文駁彼爲國教問題平議者援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爲國孔教之論據之謬。本語語皆根據注疏及歷朝經解。無隻字逞臆。乃該印刷品之主筆先生。冥頑不靈。不知受善。甫見余說大同一段。卽誣余割裂聖經。著論反駁。綜觀其大旨。無非因見己所持以爭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據。爲余用孔穎達之正解推倒。不復有話頭可據以再請定孔教爲國教。乃復冥搜暗索。作一論以保護其謬。不惜舉余所根據之唐名儒孔穎達之說亦大攻而特攻之。余方憫其不明國教之眞解。故但撰一某印刷品乃至今仍未知國教之眞解耶文登本報雜誌示之。以徐俟其悟。禮運大同之說。則擬囑其再三復余原論。當有所得。不願再費辭與之駁矣。豈知觀至其所謂糾正孔穎達之失一段。竟笑得我腸變肚刺。(粵語)又不忍不再作一駁論登報。以並學閱者之腸。並刺閱者之肚。

其糾正孔穎達之失之言何若。渠曰：正義云。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世。三代之英。謂夏商周三代之英主。謹按經文並無五帝字。何故能謂大道之行。在五帝之世。二代之英是夏商周三代之英主。且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安得生出五帝二字以大同小康並爲一談也。（以上皆用二號大字標出。以明係其獨得之創解。極可笑。）此卽其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之切證。（下換用面詰筆）

噫、爾爲此糾正孔穎達之言之主筆先生乎。何爾竟一憤至此乎。夫孔穎達之疏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世。原以其實是五帝之世之事。乃云爾也。必以經文無五帝字相非。然則論語句解子曰句下。注曰孔子魯國人。經文又豈有魯國人三字乎。汝又豈得以經文無魯國人三字。而拗謂孔子非魯國之人乎。

且爾印刷品中之爲國教問題平議者。曾以孔子刪書。係斷自選賢與能天下爲公之唐虞自誇。請問唐虞是否係五帝之二。爾既能全抄禮運大同段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云云。是謂大同矣。是亦已知大道之行之大同之世卽五帝時唐虞之盛治者。何得非孔穎達。謂謹按經文並無五帝

字。何故能謂大道之行在五帝之世。

三代之英。爾究有何憑據。而謂其非謂三代之英主。三代不是作夏商周解。究是作何解。夫子究於何一部經典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此三代是否即夏商周。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是否即所謂三代之英。如曰是。何以能分夏商周三朝爲大同。夏商周三朝之君若相爲小康。此究竟是怎样說法。如曰否。則三代究又是指何一朝代。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又究是何一朝代之人。爾又曰。安得生出五帝二字。以大同小康並爲一談。夫孔穎達疏大道之行爲五帝三代之英爲夏商周三代之英主。正所以分別大同係五帝時之治象。小康係三代時之治象。界線清清楚楚。何嘗是以大同小康並爲一談。爾謂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豈要照爾如此說法。方足稱爲分別言之耶。昔人嘲時文秀才漢祖唐宗不知是那一朝皇帝。爾此一位主筆先生乃竟至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天下至足令人笑大口之事。無過於此。吾實實不屑與爾輩不讀孔教書之孔教會中人筆戰。以污我報章。特以爾得罪孔穎達。并得罪孔夫子。將孔夫子之書。逞臆妄解。如右所述。不駭

斥。人必謂我亦已贊同爾之謬。故不得不再揮此一篇文訓爾。并敬告爾某印刷品。此後所登文論。無論是否與本記者開戰。都要請明白書理有幾分學識之人執筆。我極愛孔教會。極望孔教會報業發達。極不願爾此等印刷品再有此等奇謬之文字發現。以羞辱孔教會。我並不是無端肆毀。衆人有眼。爾試執我此一篇文字與爾印刷品那一篇文字呈明眼人閱看。看看其若何評判。(二月廿二號正張)

說無理取鬧與狂悖

(亦鏡)

此係駁彼報「斥某印刷品執春秋無理取鬧及其連日之狂悖」之作。凡罵人無理取鬧。罵人狂悖。必其人真正是無理取鬧。真正是狂悖。而後吾所罵。乃有價值也。

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說。已成爲康門今日尊孔之口頭禪。幾若非此則大教便不能雄長於世。故陳煥章等民國二年八月請定孔教爲國教之請願書用之。袁世凱民國二年六月廿二日尊孔命令用之。最近某印刷品之國教問題平議亦用之。我以彼等之用此二說。及其所解釋。皆與正經正傳之正解不

合。故爲文以糾正其失。固商學之作。無理取鬧與狂悖之言。斷不肯苟下隻字。前論具在。遂於經學及有心求學者。可一按而知。何居乎某印刷品之竟以無理取鬧。以狂悖。辱罵根據注疏。及歷代名家經解說經。以正己之失之人哉。

夫無理取鬧。孰有無理於誣孔子慕三代大同之治。誣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狂悖又孰有狂悖於誣孔子慕三代大同之治。誣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孰不知禮運所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云云是謂大同。是五帝世唐虞郅治。而乃奪之以予小康之三代。且謂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居然謂三代二字是一朝代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又是一朝代名。不特無理取鬧。不特狂悖。且是眼盲心盲并鼻盲之一最無知識之下等動物矣。乃不知歛迹。猶肆其狂瞽以駁余所解釋之春秋張三世之說。夫我之所說。豈敢自謂盡當。然欲指摘余之不當。必須已平日於公羊學深有心得。足可爲我之師。方堪撰此斥某印刷品執春秋無理取鬧及其連日之狂悖文。以與我相見也。今某印刷品則何如者。(二月廿三號)平昔於公羊傳。絕不究心。臨時乃急急搜一部公羊傳注。將所謂公子益師

卒至所傳聞異辭注。全行抄入搪塞。又復不知余之所根據者之遠係在陳煥章等之請願書及袁世凱之尊孔命令。近即在其自己之印刷品內之國教問題平議。妄謂係余之所捏誣。一則曰。某印刷品（謂本報）謂吾人定孔教爲國教援春秋張三世之義爲論據。此等警說吾不知其作何解。再則曰。孔教爲吾人之國教已在數千年。何須援春秋張三世以爲論據。三則曰。况張三世於孔道何關宏旨。不過乃孔子一種之史例。絕對與定孔教爲國教無關。急急自推翻其領袖歷年所持以爭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據而不惜。在表面觀察。一若已被余之前論所喚醒。知保護是論據。必不足理由與人辯也者。然審其脈絡。則又東拉西扯。無有是處。方斥人執春秋張三世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據是簧惑衆聽。又抵死不認已有是論據。方言春秋張三世於孔道宏旨無關。又拾人牙慧。謂孔子作春秋。由隱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其進化之速。由衰亂至升平而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益信世界大同爲不妄。忽是忽否。忽諱忽承。一篇未終。矛盾數見。行文其如是之絕無規則。亦可見其被人攔暈後之手忙脚亂之狀態矣。

况駁人必須始終堅守己之說。以推倒人之說。方可謂之筆戰。亦方得於題

目上標用斥字。今某印刷品之記者。固「彼言春秋張三世一是據亂世、一是升平世、一是太平世者」之徒也。倘非獲讀余之文。微論其不知其領袖歷年之有以春秋張三世說。爲爭定孔教爲國教之論据。就令知之。亦至死爲師門謬說所溺。而莫從悟據亂之不可與升平太平並列爲三世也。今乃不守其師說。以據亂與升平太平並稱。而改從余之說。以衰亂與升平太平並稱。是反推倒己之說而改從與己戰者之說矣。駁之道固如是乎。或曰。子所言亦不過是根據何休之說耳。何得謂人之詞根據何休之說者。是從子之說。曰。此且勿論其非因我之說。必不知有何休之說。就令其亦早已知有何休之說。則既須與我說同一根據。以自正其師門之謬。究何得斥己之所同者爲無理取鬧。爲狂悖。

又况其由衰亂至升平而太平。並不得言其是進化之速。蓋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實一年衰亂於一年。無纖毫進化之迹。不惟未見太平治象。即升平治象而亦無之。此但就何休自序春秋本據亂而作一語。已足以自明其升平太平兩語之是畫蛇添足。而春秋之後。即釀成大亂之戰國。益足證何休文宣成襄四公之世爲升平。昭定哀三公之世爲太平之言之全誣。矧徐彥

疏亦經說明。當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於昭定哀也。猶如文宣成襄之世實非升平。但春秋之義。如見治之升平然。但言義。而並無其事。何得遽以進化之速美之。此足見某印刷品記者。平日實係未曾見過公羊傳之面。今日應承出而與余開筆戰。見所駁係此等去處。無書不得。乃不得不買或借一部公羊傳對勘。而所買或借之一部公羊傳。又但係注而無疏。故不覺質以其虛擬而無事實之升平太平義。視之爲進化之迹而美其速焉。孔教會中人讀書之毫無根柢至是。亦可恥之至矣。嗚呼。爾某印刷品及爾某印刷品之一般記者乎。爾斥人無理取鬧。斥人狂悖。何自己乃呈此醜態乎。

嗚呼。爾某印刷品及爾某印刷品之一般記者乎。爾亦自知爾之無理取鬧。爾之狂悖。爲全世界所絕無而僅有。絕對而無與比倫乎。

爾本年二月九號之本報宣言書。豈不已大書特書信外教之人。爲中國衰亡分子。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外人挾耶穌教以入中國。係欲以亡猶太者亡中國乎。

爾試思爾此等言論。豈不是完全庚子年幹仇洋滅教勾當之義和拳匪口吻

乎。爾既立有此宏願。出有此惡言。何不立馳檄北庭。收合餘燼。以再演聯軍入京之禍。一快爾私心乎。

何爲爾二十二號此駁論。乃不復記憶有此言。轉綴如下之數段文字曰。

吾人今日祇言尊孔耳。並非爭何權利。汝幾欲挑撥外人。仇視吾報何爲耶。

宗教大同之說。吾確信必可能之事。惟時未至於大同。吾人不得不保吾教耳。

吾常謂耶教今日致力如是大。幾遍五洲。其牧師傳教如是之力。信徒如是之篤。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

惜乎吾國宗耶穌之信徒。千萬人中。間有一二人。稍不自愛者。每逞其教力。與鄉人鼠牙雀角。故鄉人因之感情不甚聯絡。轉生仇恨。往往演出交涉。

吾謂苟有此等人。生出此行爲。在其人之自身。即爲耶穌之罪人。因耶穌心存博愛。若論其事。於傳教上最生障礙。

吾甚願吾國耶教信徒。別除此弊。此事極易做到。大家都存耶穌之博愛

心。即如孔子之恕字。誠如是也。則耶教在我國。真大莫與京。視敵如友。願大家勉旃。

哈哈。爾某印刷品。爾竟不思想爾之宣言書。即是爾印刷品之宗旨。何前之倨也如彼。而今忽恭也如此。爾真有認錯求恕之心乎。何不聲明爾之宣言書是爾報之無知妄作。今後永不敢再登此謬論。以釋怨而歸於好。何乃掩去己之惡。而誣人之宣布爾惡言。是挑撥外人。仇視爾報。竟然謂爾我兩家開戰。是我爲戎首。何其狡也。

日爾既不惜如此狡卸。何不盈爾量。充爾力。以大家打至海枯石爛始止乎。爾論末此數段言論。在曾獲讀爾宣言書所宣布之宗旨者。豈不將謂爾自己與自己宗旨宣戰。是無理取鬧是狂悖乎。况爾既公認耶穌爲將來宗教大同後之唯一教主。何爲又曰時未至於大同。吾人不得不保吾教。又何爲譏信耶穌而促進世界於大同者爲陳相兄弟。爾之心究竟是愛大同。抑惡大同。愛大同。何不亦同爲促進大同之一分子。而乃裹足以待時之至。英雄造時勢之謂何矣。如惡大同。何爲而綴此柔聲下氣之言於正在拍案怒罵人之後。誠難爲爾此著者解也。雖然。仲尼不爲己甚。爾既點出一恕字。

視敵如友字。以微示之意。吾又何必多所求。但此後爾此印刷品。宜鑒記
永永不可再犯爾前日之罪。乃有效耳。已爲友之敵乎。勉之。(二月廿
四號)

彼報之反駁文(有亦鏡注)

斥某印刷品武斷禮運大同是孔子史論之謬

(澄父)

此因見余笑其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自檢查其二十
一號「斥某印刷品割裂禮運排斥國孔教之謬」之下半篇。夫子明言
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數語。又却諱無可諱
。辯無可辯。故其於二十三號反駁。只能敷衍出左一篇。其技窮
可憐。

今吾語汝陳相兄弟。吾人之定孔教爲國教。並非要借禮運大同。汝偏要
實吾人借禮運大同爲論據。謂造成今政體。乃孔子預言之功。吾人并無
是說。不過共和政體。乃孔子數千年已言之。亦孔子之志也。

今汝以是爲大同句。即接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等語。乃斷之爲孔子史論。其爲史論也。何故要觀是爲大同句乃知。觀大道之行各句不知耶。噫、我何嘗是謂要觀是謂大同句乃知。不過謂觀其於是謂大同句下即接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等語可知耳。蓋大同之下一段爲今。自不問而知其本段之爲古。古即是過去之陳迹。非虛擬一政論而望其實現於將來者比。我語意自了了。何得如此胡說。然則禮運何人手成。孔子手成耶。（此則須問爾餐霞及自問方知。因爾餐霞國教問題平議。曾言六經爲孔子手定之書。爾自己於某印刷品發刊詞中。亦有孔子因之以成六經之言也。）若爲孔子手成。汝斷之爲史論。則猶有說。今其文純記言體。明明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述之書。（此言亦良是。余亦極主是說。惟我該文初稿之史論二字。原係作是孔子論史之言解。不能鑿實謂是孔子手著之史論。即以省論史之言而倒爲史論。已無異謂是孔子之手著。然亦與爾餐霞及爾孔子手定孔子成之言等耳。爾此言豈不並駁倒自己也乎。）安能作爲孔子史論。然則禮運稱爲孔子史論。論語亦可稱爲孔子史論。能乎不能。若爲孔子史論必爲孔子手作。授之七十子。七

十子轉授其徒。然後抄集傳世。目之爲禮運也。何故其又有「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僂曰。君子何嘆」之文。觀此則汝之所謂史論者。其荒謬武斷。不可方物。尙何言哉。爾出盡力駁我。只得此一短篇無關緊要而又並自己亦上一分當之言。而我言爾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却半字不敢回駁。亦誠無怪爾要說尙何言哉也。（二月二十三號）

斥某印刷品執經滅教及陳相兄弟之悖謬（澄父）

此爲彼見我「某印刷品乃至今仍不知國教真解耶」及「說無理取鬧與狂悖」等文而作。蓋承認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之供狀也。

陳相兄弟。汝連日爲文。非自詡通春秋。熟公羊。曉禮運。知大同。識三皇五帝六君子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耶。吾今姑許汝確通春秋。熟公羊。曉禮運。知大同。識三皇五帝是那朝代。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何不并言識三代是何朝代。禹湯文武是那朝皇帝。）陳相兄弟。吾聞

之。通經足以致用。汝通經何不足以致用耶。（我不通經。爾至死都不曉得禹湯文武是那一朝皇帝。今爾已默認是不曉了。也已默認是受我之指點而曉得了。這還不算足以致用。要怎樣纔算是致用。難道真要出身做官。纔是致用麼。）不獨不足以致用。反欲執經滅教。（有專駁文詳後。）汝之倒行逆施亦狠矣。汝心安乎。汝安則爲之。先儒云。知行並進。又曰知行合一。又曰知之眞便是行。汝今通春秋矣。熱公羊矣。曉禮運矣。知大同矣。何故汝要据經詆孔子。据經廢孔子。（有專駁文詳後）吾斥汝執經滅教。是過當否。若云過當。汝連日抄書櫃。拾餘唾。洵洵狂吠。謂禮運大同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据。春秋張三世亦不足援爲國孔教之論据。此等狗庇。究作何說。（此却怪。你既得我連日之教訓。又已承認我通春秋曉禮運。還要詆我所解釋的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是放狗屁。天下有如此負義人）我屢訓汝。孔教乃中國數千年之國教。今日是否列入憲法。另爲一問題。無須援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之義。汝苦苦詆毀康門弟子援之爲口頭禪。汝非執經滅教而何。（嘻。汝康門之口頭禪。汝亦不自知耶。汝之康聖人之不忍雜誌第一篇不明明日。孔子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書稱堯舜。而易稱无首。春秋據亂之後。爲升平太平之世。禮於小康之上進以大同。共和之義也乎。毋汝自己之師門所著之書。都未一寓目乎。無怪汝要移五帝之大同爲三代之大同。若是其奇謬也。康門弟子援此義扶翼大教爲不正確。汝自認乃通經之人。究應用何經何說方爲正確。亦應說出。方說無須援此義。又說康門弟子援此義扶翼大教爲不正確究應用何經何說方爲正確。奇。汝又云此二藝乃商學之作。何連日狂吠力詆不應定孔教爲國教。得毋以子矛攻子盾耶。此語即可移作上文方說無須援此義。又說康門弟子援此義扶翼大教之注脚。陳相兄弟。吾意不通經者。亦知愛其教主。不知三皇五帝者。亦知愛其國華。汝通經汝識三皇五帝。汝則要滅其教主。昔者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汝第二之逢蒙也。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象以齒焚。寃哉夫子。亦夫子之過也。雖然。陳相之罪亦大矣哉。此上有專駁文詳後。陳相兄弟。汝連日狂吠。云吾人至今。仍不明國教眞解。一若孔子非吾國教。吾未及一一駁汝。何以汝舉遼太祖問其侍臣曰。受命

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帝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帝大悅。即命建孔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陳相兄弟。吾以汝爲不可教。今汝識舉遼太祖此段故事。遼太祖已以佛非中國教。孔子大聖。萬世所尊。乃中國教。命建孔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汝既知此。則終日嘵嘵。何爲者。（有專駁文詳後）吾謂汝非病則狂。狂亦病也。無以名之。名之曰病狂。既不能謂之完全人也。何陳相兄弟之足云哉。陳相兄弟。汝動輒云人無世界眼光。汝始有世界眼光。詆今之爭定孔教者乃并無一國眼光。陳相兄弟。汝之牛太吹得利害了。試問中國版圖汝到過幾省幾區域。亞洲大陸。汝到過何處。歐美各國。汝曾到過何國。（那一定沒得你們康聖人走得那麼寬。）若云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汝終是一窮秀才。（我值得一名秀才了麼。這幾篇駁論。却作得不枉。）眼光如豆。見得何世界。咄咄。朝菌不知晦朔。惠古（二字虫旁）不知春秋。汝是夏蟲。則終日說冰。汝誑何人。不過對汝道友希冀一盞飯耳。（教訓汝。由我道友給飯我吃。我這一位道友。也算是熱心於辦義學的了。）陳相兄弟汝亦

知遼金元清未入主中國。已先利用孔道得中國。舉遼方萌芽北方。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又舉元世祖呼必賚。於未得中國之始。已曾特以大皇帝資格。爲儒教大宗師。並重用儒臣廉希憲等。使大倡孔教。以號召天下。風聲所樹。南宋民多越境歸降。嗚呼。陳相兄弟。汝言至此。汝知吾孔教深入吾國民之肌髓已乎。外人未入主我國也。首知尊我教。我國民越境歸降。今日舊邦新造。首以廢孔教爲急務。中國寧有幸哉。若憲法成立。孔教不列入憲法。試想一般之國民心理既如此。當呈出何等現象。吾人日爲此兢兢者。豈真薄於耶佛回哉。陳相之儔動輒以教禍立見四字。爲拒孔之技。豈知一廢孔教。大亂立見。當此風雨飄搖之時。何人再欲其亂。危及國本耶。此吾人之所以憂也。吾常謂外人入主中國。皆知以孔教主治之。多能長享。惟洪秀全以耶教治中國。湘鄉曾氏。即以廢孔爲號召。洪家天下。不數年而亡。豈曾氏忠於滿清哉。忠於孔教耳。今之偉人及陳相之儔。日倡廢孔。某印刷品日爲狂吠。安得云非造亂之機關哉。（此上均有專駁文詳後）（二月二十四號）

本報之駁論

說執經滅教

(亦鏡)

此係駁彼報「斥某印刷品執經滅教及陳相兄弟之悖謬」之作

汝爲謗我執經滅教之文之某印刷品記者乎。來前。吾語汝。汝前日非已爲文勸我要大家都存耶穌之博愛心。即如孔子之恕字。而視敵如友乎。我經如汝之願。表示有肯視汝如友之意於廿四號說無理取鬧與狂悖論之末矣。何汝方約之於前。忽寒之於後。復作一斥某印刷品執經滅教登汝昨日之論說欄中乎。豈汝真要與我戰至海枯石爛始肯罷休乎。毋然。徒多貽笑柄耳。

汝豈不記憶爾要執爾所新得之禮運大同解駁我。反自己駁啞自己。明明大同係唐虞盛世天下爲公之治象。小康係三代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時天下爲家之治象。禮運本已分得清清楚楚。人誰不知。爾務要求駁倒我所持之正解。將五帝時唐虞天下爲公之大同。夾硬奪以與三代。又夾硬趕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出三代外。不准禹做三代之夏代王。不准湯做三代之商代王。不

准文武成王周公做三代之周代王若相。造出一段全中國讀書人所未之前聞之新鮮怪話。曰丘甚慕三代之治。曰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累得我大光報諸部上資料。日於爾之印刷品中。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吁。與人開筆戰至敗北到此等極地。尙烏可再出頭露面。賈敗軍將之勇於百勝軍之前哉。

夫爾不嘗爲文斥我不明禮運大同之義。不嘗爲文斥我執春秋無理取鬧乎。何爾今又許我通春秋。熟公羊。曉禮運。知大同。而生出第二條問題。責我通經不以致用。反欲執經滅教。又誣我据經詆孔子。据經廢孔子。夫我是何等人。而堪受通經之譽。我不過以信基督後。藉先人餘蔭。得拋別鄉井。遠遊求學。獲稍稍購得三四百金中外古今圖籍。自行研究。如是者十餘年。於孔學乃略有所窺耳。今則仍在求通之進行中。遠未能至通之一境也。

所惜以好讀書之故。早見重於教會。日以新聞及教育事業相督責。致鄙人雖屢經羣所購書旋梓自精。均被督責我者用鉅力逼之使出。末由償我求通之願。誠我之至不幸之事。

執經滅教。鄙人竊敢自信。鄙人保孔教之熱力。並不遜於爾某印刷品記者。及爾孔教會全體與爾之康師。或尙過之。因我每論及關涉孔子身上之事。必詰語查過。於四子六經上有無正當之根據。方敢出口。方敢落筆。不似汝老先生敢離經說教。謂孔子曾慕三代大同之治。孔子曾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又不似汝康門師徒敢移何休公羊學自序春秋本據亂而作之據亂字。入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換去其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八字。而以據亂與升平太平並列爲三世。皆與經不符。於理不通。而都公然以傳孔子教號於世而不怕羞也。論理。必執經照經直講。方是傳教。離經而別講一種與經相反者。乃是滅教。如此比較。則滅孔教之罪。實應加諸爾輩不讀孔教經而妄說非孔教之教之人。我則日執經將孔子之真面目。傳之於基督教會諸俊秀之中。使不爲爾輩康門離經畔道之邪說所惑。冀俾孔子之真教。雖被爾輩康門離經畔道之邪說滅去。而有基督教中俊秀。可以作將來之中原文獻。尙可以有恃而不恐。九原可作。孔子必將功臣我。而斥爾輩爲非其徒。而急命小子鳴鼓以攻之使去也。(二月廿六號)

据經詆孔子。据經廢孔子。自問据經二字。爲鄙人生平所最注重之事。足下持此相贈。可謂知我。至詆孔廢孔二者。則又惟爾康門及爾某印刷品記者。方有此斗膽。鄙人實遜謝不敏。不能幹此勾當。何也。我務要照足孔子經講孔道。汝輩則反謂六經之文章。做得不好。古人之說話。講得不通。大加斧削。將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公云云。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云云。是謂小康。兩大扇文字。改爲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爾師門中將公羊傳注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改爲包舉全春秋之據亂。而皆是極得罪孔子事。極導人廢孔子書不讀書。此不須我說爾。爾輩得聞我連日之法言。亦應自直認不諱方是。

至謂不通經者。亦知愛其教主。不知三皇五帝者。亦知愛其國華。汝通經。識汝三皇五帝。汝則要滅其教主。昔者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汝第二之逢蒙也。此想緣汝以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被我笑爾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翻不得身。寧願認不通經。不知三皇五帝。而但占愛教主愛國華兩美名。而以通經識三皇五帝。讓歸本記者。倒落得省多多許。援經据典工夫。

免致又鬧出笑話。此原是汝之精處。然汝愛教主愛國華。而乃亂改孔夫子之說話。亂將聖人之經典割裂。謂夫子曾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此一愛字。恐孔夫子及凡讀過四書五經之人。都未必肯輕以予汝也。我雖過蒙汝抬舉。稱之爲通經。稱之爲識三皇五帝。然謂我因此遂要自滅其教主。則我有何大本領。而能幹此等大事。況爾以聖比孔子。以逢蒙比我。亦太看低孔子。太推尊我。蓋爾如是之比例。是謂我之外。古今中外。勝我者惟孔子一人而已。我滅了孔子。通天下便算我第一。我誠不知我前數篇駁論。能發生如是之效力。致汝推尊我爲孔子之外第一人。我實實可憐爾見聞太隘。爾康門中。或人人皆如爾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見我能知禹湯文武是那一朝皇帝。遂謂我智識與孔子伯仲。亦固其所。然基督徒中。與夫非康門之中國儒流。智識比我高千千萬萬倍者何限。我何能逾越此千千萬萬級。一躍而與孔子齊等。滅孔子遂可以獨稱第一。此一層或爾康主教敢懷此非望。我則斷斷辦之不到也。第二逢蒙之號。請收回移贈他人。幸毋以誣我故。看低我所尊之孔子。若夫遼元兩段故事。我脫稿時。本報錦記者。經曾謂我。汝輩必反引爲宜。

定孔教爲國教之口實。我謂若果如此。則外人要得中國。眞易如反掌矣。今果不出錦記者所料。則恃爾輩保教以保中國。豈有幸哉。今我不得不再將此二事曉爾。(二月廿七號)

某印刷品以遼元能以孔道得中國爲孔教榮之可異

(緊接前號說執經滅教論後)

(亦鏡)

夫遼之與元之皆爲外族。爾已知之矣。顧外族何可容其入主我中國。豈不思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應永永是中國人執掌主權乎。况夷狄亂華。爲孔子所必爭。夾谷一役。已有事證。爲之徒者。更何得反聽令外族之入主。而不一出死力拒。乃遼元兩外族。豈偏以孔子之道得中國。夫以中國人之中國。乃拱手而讓諸外族。在彼外族爲得中國者。在我同種不己是亡中國乎。亡中國是何等可哀事。汝乃反以爲孔教之榮。謂遼金元清未入主中國。已先利用孔道得中國。可見吾孔教深入吾國民之肌髓。噫、汝某印刷品此記者。眞可謂毫不知人間有羞耻之事者矣。

信如是也。幸中國尙有少許有脊梁之基督教徒及新志士。支撐中國。奪回中國於以孔道爲餌之外族之手。又幸東西鄰各強國。或因囿於己宗教之戒律。不拜偶像。或因過大視己平昔之所信。不肯改教。藉非然者。我敢決今日東西鄰各強國。無論何一國。但求萌有吞中國之野心。並不用堅船利砲。飛機潛艇。但在其國都揚言我獨尊中國之孔教。如遼太宗。或自稱爲儒教大宗師。用孔教徒爲其儒臣。入中國爲媒。如元世祖呼必賚。便可得孔教徒。歡歡喜喜。恭恭敬敬。雙手捧中國輿圖。貢獻於其國。而率全國人越境歸降。敢問此是保教以保國乎。抑是保教以亡國乎。汝某印刷品記者。又肯爲此越境歸降之分子乎。抑不肯爲此越境歸降之分子乎。如曰肯爲。則汝輩是慣於以外餌亡中國者之苗裔。儘可照足汝宣言書所宣佈之宗旨行事。使國中無復有一有脊梁知愛國之分子存在。汝要送中國於何一外族。都可以唯所欲爲。如曰不肯爲。則何爲駁我所引遼元兩外族。以孔教得中國故事。咸視爲中國歷史上之污點者。汝反視爲孔教之光榮。眞莫知汝之爲人是有腦想抑無腦想也。今合舉國教之眞解釋訓爾。日本內山正如氏之世界宗教一斑曰。

國教主義者。政教合一制之一種也。以國家思想而措畫國家與唯一教會之結合時。則受此名。此主義之基礎甚固者。強制其信仰。虐待異教徒。孜孜而計信教統一之故也。歐洲國教教會之關係始發生者。實爲此國教制。則由乎康司登采（或譯作康士但丁）帝。計其大帝國之領土統一。而優待基督教徒所肇也。帝於三二五年之尼開亞宗教會議而言曰。汝曹乃教會中之僧正也。而教會外一切之僧正。則朕而已。又于三五五年之摩伊蘭宗教會議而言曰。皇帝所欲者寺法也。宜遵守之。是二語也。可謂能表帝國國教主義之真相矣。帝政盛時。版圖益張。保皇帝之尊嚴。與領土之統一。因設崇拜皇帝之制。混合古來之宗教。定爲帝國之國教。民頗悅之。

右所云云。蓋緣基督教由亞西猶太傳入歐南之羅馬。三百餘年。慘受羅馬歷代帝王之虐待。至康司登采。始以帝者之尊。皈依基督。而即以命令規定教法。強制國民之信仰。并虐待異教之徒。當時基督徒。如久旱之逢甘雨。自然歡忭無似。所謂民頗悅之。即指此類基督徒而言。久之而依賴性成。教徒遂因以萎靡不振。今日歐西有國教國之國教宗信徒。與無國教國

教宗信徒比較。道德學問及獨立思想道行熱力。均民教宗獨占優勝。之民蓋民教宗分子。皆直接受治於造物。戴天履地。獨立獨行。不屑受政府絲毫之協助。國教宗則事事仰賴政府。絕無自立能力。故有如斯之異點。中國國民之於孔。實無異歐西國教宗信徒之於耶。而論依賴政府之根性。國則又推中國孔教之徒爲獨絕。故政府無論爲本族。爲異族。但求其能尊崇我孔子。即樂稱之爲聖天子爲我國家。宋明兩代亡中國於異族之如是之易。即以此也。(二月廿八號)

倘中國一向以孔教爲民之教。不依賴政府。則人人皆頂天立地。人人皆能保孔教。人人皆能昌孔教。平昔既無以政權行孔教。可以得民心之已事。傳播於世。異族自無由生藉孔謀中國之心。即使亦有如遼太宗元世祖者出。欲以尊中國教得中國。而我既各裕獨立性質。彼亦萬無術得以售其奸。蓋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教既爲平民教。則主權在教會全體。無論何等人欲同宗我之教。既隸我教籍。即爲我教會中主體一分子。平民固然。即王侯將相及富甲一國之大資家亦然。不能以其人之貴或富。遂讓我全體同有之主權。歸於其一二人之手。而聽其指揮也。明乎

此。可曉然於國教之請定。是一極可耻之事。亦是一極可危之事。中國之孔教。向雖無國教名。而實有倚賴政府之習慣。故政府得以利用而束縛馳驟之。已國政府失其對教之束縛馳驟之效力時。他國政府即得以承隙而接續束縛馳驟之。中國古來亡國於異族。皆若以孔教爲媒介者。非孔教之罪。人民不知以孔教爲平民教。而以孔教爲政府教之罪也。故近世歐美人。因已富獨立思想故。對於其原有之國教。多反對而脫離之。今自英美德國傳入中國之基督教各會。如公理會、倫敦會、浸禮會、等等。即皆從國教反出。而自立爲平民教者也。而今日中國之基督教各會之反對定孔教爲國教。亦即欲以一己之經驗。助孔教徒知人人負昌教責任。不可再倚賴政府。以遙蹈歐西古昔以政統教之覆轍。而再演異族以孔教爲餌而謀亡吾中國之怪劇。此正是保孔教並保中國雙方進行之唯一上策。汝何得以滅教誣之。

至謂我是一窮秀才。眼光如豆。見得何世界。不知我原是鄉間一小財主。少時雖曾學爲入股。而因惡滿洲袍帽不雅觀故。於前清科舉時代。並未嘗一應童試。窮與秀才兩層。汝完全猜錯。眼光一層。則我自問於歐美宗教

歷史。及各國政府對宗教政策。何者爲國教主義。何者爲教國主義。何者爲放任主義。何者爲公認主義。何國有國教。何國無國教。何國已變其國教爲公認教爲平民教。實已瞭如指掌。故今日對於汝輩請定孔教爲國教。敢爲文痛斥汝輩無世界眼光並無一國眼光。汝程度未至。未堪受我此等教訓。反反唇相稽。謂陳相兄弟汝動輒云人無世界眼光。汝始有世界眼光。詆今之爭定孔教者乃并無一國眼光。陳相兄弟。汝之牛太吹得利害了。誰知我並不是吹牛。只不應彈琴向着你這條牛。所以徒費筆墨。任講爾都不醒耳。且汝以陳相兄弟毀我。亦絕無思想。微論我對耶對孔之經過。絕對不符汝之所擬。即以汝所已形諸楮墨之稱耶穌之言。一相比勘。爾此言亦不能自存。汝不嘗言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乎。既認耶穌爲將來宗教大同之教主。豈不是謂全球萬國一切宗教。至是皆隸其麾下。同推耶穌爲頭目。汝之言敢拘非如是解否。不敢拘。請問此全球宗教大同之教主。視許行何如。由一國之教進而入全球宗教共推爲頭目之教。視陳相兄弟又何如。爾自審自擬可矣。(二月一號)

與某印刷品論造亂機關

(緊接前號後)

(亦鏡)

汝謂我報爲造亂之機關。而引洪秀全事爲言。且先謂外人入主中國。皆知以孔教主治之。多能長享。惟洪秀全以耶教治中國。湘鄉曾氏。即以廢孔爲號召。洪家天下。不數年而亡。豈曾氏忠於滿清哉。忠於孔教耳。則爾之肺肝。至是益見。

請先言洪秀全事。

洪秀全之於耶教。據余從西人方面所調查得。有如下一段情節。記其在兩廣基督教浸會歷史中曰。

一八五八年。中英事平。紀好彌牧師。乃自澳返省。賃屋小北狀元坊。羅孝全牧師則重修南關東石角舊址布道。時洪秀全已據有南京。洪、花縣人。嘗在東石角聞道而悟。欲入會。有某者。給以入會有銀給。非問不得。洪信以爲實。徑問羅。羅以其志在利。不收。遂流而爲清國之寇。至是聘羅往南京傳道。羅在彼一年。無甚機會。又見洪所爲多不合道。旋逃回東石角。(此言據英人林利所著之太平天國外紀。多謂羅不

是。而譽洪秀全及其太平軍爲最有道心最可愛之上帝純潔子女。其言祇如此。而湘鄉曾國藩討粵匪檄稱。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又曰。

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云云。則却有然有不然。其然者。如無貴賤階級。一律以兄弟稱之。原是

平等之極軌。然愛平等而竟自爲君。且厲行專制。一切利皆收爲天王有。至強迫人民之信耶穌讀新約。事苟屬實。實無異已定耶教爲國教。夫耶教之浸會。本絕對以反對政府定其教爲國教著稱於世者。洪學於浸會。而佔據南京後。乃貿然襲浸會所力排斥之國教稅政。以強權推行己之所信。宜羅牧師之謂洪所爲多不合道也。

其不然者。洪既係學道於浸會。則浸會者。耶穌之教會。非天主之教會也。曾國藩乃謂其崇天主之教。既謂其崇天主之教。又謂其別有所謂新約之書。夫天主教烏嘗有新約之書予人誦習哉。就此一端觀察。則其檄中所列之其他罪狀。多屬之深文周內。非盡其當日之事實可知。况檄中乃並有爲被毀偶像雪憾之言。其貽笑萬國。當更較洪之不合道而倍甚乎。

又况曾之此檄。特未有種族思想。及未經考察基督教是否在應拒之列。而洪之鹵莽滅裂。又實有可指摘之端。故乃如是言耳。藉非然者。曾即不能遽歸信基督。亦不忍爲基督敵也。按曾之孫季融及其女紀芬其外孫聶其焜兄弟。均已爲基督徒。矧亡洪之功。並不得全歸之於曾氏。據萬國公報美國人林樂知言。咸豐庚申之歲。英法以和議久不就緒。已擬請命其政府。

與洪秀全正式訂約。認太平天國爲中國新造國。以其年九月和議卽成。而英將軍戈登。並應請出而助勦。而洪氏乃滅。又查此役李鴻章之功。亦頗不小。故其歷聘歐美至德。見畢士麥相。卽以曾有此戰功沾沾自喜。畢士麥相以自殘同種譏之。由是觀之。微論亡洪之功。非全屬曾氏。卽全屬曾氏。亦在應譏之列。何汝某印刷品記者。乃反以曾氏能自殘同種爲孔教之榮。寧願崇孔教之異族。長主中國。後有代者。雖明係漢族。而因其信仰不同故。亦冀倖其速滅。嗚呼。亦幸當日和議早成。及交通遠未若今日之便利耳。苟其不然。太平天國一被彼英法二國電得政府覆准。認之爲新造國。雖有百曾國藩。亦何濟於事哉。

今與汝論造亂機關。汝謂我報爲造亂機關。大約係舉洪秀全爲例。洪秀全執耶教傾滿清於咸豐四年。我報所鼓吹之宗旨。又曾被諸偉人用以傾滿清於宣統三年。洪秀全傾滿清時。有湘鄉曾氏以廢孔加罪於洪。而奪回洪所已光復之漢家故物。以還之滿清。與本報同宗旨之諸偉人傾滿清時。又有汝輩帝制遺孽以廢孔誣諸偉人及本報。而謀奪回諸偉人所已光復之漢家故物。以還之滿清。前者洪氏因被曾氏以廢孔爲號召。故其天下遂不數

年而亡。今者諸偉人因有汝輩以廢孔爲號召。想民國之天下。亦將會不數年而亡。曾氏之忠於孔教。不惜奪洪氏已光復之中國以還之滿清。爾輩康門之忠於孔教。想亦將不惜奪民國已光復之中國以還之滿清。此預言已一驗於本年七月一號。蓋滿清既以孔道得中國。又能以孔道治中國。滿清與孔教可謂已融合爲一。不復可分。必忠滿清方是忠孔教。不忠滿清便是不忠孔教。汝之謬見蓋如是。吁、亦何怪汝以推倒滿清光復中國之偉人爲亂黨。以鞏固民國反對國孔教之報紙如我報爲造亂之機關也哉。

記前者港中某報。謂爾某印刷品係保龍團所組織。余方疑其捏誣。今推論至極。且不惟是保龍。簡直是保滿清。或曰。龍與張倪。固皆屬爲復辟論之文聖人之好友也。則保龍之目的。即是保滿清。團之名保龍。即黨之名宗社者之一部。固無庸分別言之也。曰。若是。則宣統誠必有復辟之一日。(已不幸而言中。然尙幸文武兩聖人七月一號之舉。條而現亦即條而滅耳。)特不知孔子之在天之靈。見汝輩如彼冥頑。名爲孔徒。實則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膺受汝輩之盲尊。許爾宗社黨頭目爲曾國藩第二。而幫爾打贏今日之偉人。而摧殘我此反對爾宗社黨。被爾宗社黨

所目爲造亂機關之止大光明之報否。汝好自爲之。我日日荷筆槍以俟。
(三月二號)

彼報之反駁文(有亦鏡注)

斥某印刷品陳相兄弟之不通及矛盾 (澄父)

此係駁本報「說執經滅教」及「某印刷品乃至今仍不明國教眞解耶」之作。

本報出版未幾。日所爲文。皆以孔道自任。吾意時當末流。離經畔道之徒。充塞都市。欲吾言之生感化力者。憂憂乎其難。雖然。朱子不云乎。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吾人操新聞事業。未可稱之爲教學。然其覺世誘民之宏力。比教學爲猶大也。故吾人已有此業務。不得不本晦菴此言以存己。相與發揚大教。敢迪來者。不計其功之如何也。孰知其感化力極大。倍師如陳相兄弟。一經吾人之訓誡。其感動心勃然而生。對人宣言謂其保孔教之熱念。忽比吾人爲猶熾。信乎吾人扶翼大教之功。誠非虛也。(不怕醜。我開始駁菱花。對孔之觀念。即已

是如此。汝豈並未一寓目耶。惟是陳相兄弟。茅塞雖開。其自矛盾。糊說率肌。雖日咿唔。至今仍不知國教二字爲何物。如汝澄父所解之國教。非與汝同憎。實無由知。得毋笑刺他人之肚耶。陳相兄弟。居吾語汝。人云好詩不厭百回讀。我只聞蘇軾詩。有舊書不厭百回讀之語。不聞有所謂好詩不厭百回讀之語。汝此語不知從何處得來。然汝於禮運五帝之大同。敢訛之爲三代之大同。蘇詩益非汝所能夢見。其訛舊書爲好詩。無足責也。吾見爾尙有可造。故不厭百回教汝也。此引喻。絕對可怪。此想緣汝澄父得我連日之駁論。已佩服如所謂不厭百回讀之好詩。良心發現。不覺而引此習聞而又記不清之古詩句作一正比例。轉念此係駁人文之文。非係恭維人文之文。故又不得不抑制良心。易不厭百回讀爲不厭百回教。吁、苦矣。陳相兄弟。汝經吾人連日訓誡。謂孔教爲吾國宅國之眞精神。故汝某日之大文章。不曰夫孔教之爲我國宅國之眞精神。孰曰不是者乎。然汝雖恍悟孔教爲吾人宅國之眞精神。亦復不知眞精神三字作何解。觀汝所謂夫孔教之爲我國宅國之精神。孰曰不是。然其力之在中國。至大亦不過如耶教之在美國而已。

吾經詳言美國係反對國耶教政府之耶教徒遷往組織而成。美國之得成爲民主國。亦復係實行耶穌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爲大當爲役。爲首當爲僕之訓。則耶教之爲美國宅國之眞精神。寧尙待論。而美國不國教之一節。吾不知汝所謂眞精神三字作何解說。夫以耶穌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爲大當爲役。爲首當爲僕。乃耶教之眞精神。美國得成民主國。而美國不國教之。何法蘭西要國教之也。（此一語有專駁文詳後。澄父最大誤點。是此語與上文之三代大同。故港中報界咸作如下之評論曰。謂澄父是舊學家耶。則不應并禮記不讀。而訛三代爲大同。謂澄父是新學家耶。則不應於泰西各國之政教毫不考察。而妄謂法蘭西成民主國後要定耶穌教爲國教。眞無從察識其是何等人也云云。其蘊可知已。）汝以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爲耶教之眞精神。何歐陸各國多以耶穌爲宅國眞精神。則彼亦多有君。而彼之眞精神在何處。（彼各國之有君。非耶穌教使之有君。實彼以有君之國而宗耶穌。未能遽革去其歷史上之習慣耳。然已漸漸趨重於所謂虛君之共和。再追求耶穌之眞精神。當不難一致變爲民主國。一可惜汝爲耶穌信徒。尙云與人主講教務。連耶穌之

眞精神亦不知。單以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爲大當爲僕。爲首當爲役。認爲耶穌眞精神。公然在英國旗下。倡此謬論。汝之胆亦大矣。（我前清時在中國內地信此道。倡此論已廿餘年。汝澄父聞之。不愈驚我胆之大耶。且此經入中國。開始係譯自英人馬禮遜。而今日傳教英士。無論在英國旗下與非在英國旗下。均不能隱是語不宣。汝又謂彼輩爲何。）不怪乎孔子慕大同之治耳。（何不再言曰夫子慕三代大同之治。）未有如耶穌不可有君。不可有大人之言。故汝之所謂孔子當廢也。（我何嘗言孔子當廢。我即已言孔子當廢。何汝於本篇首段又承認我保孔熱念比汝猶熾。眞矛盾得可笑。）

汝又云。一國教之權在政府。而非普通人民所得而信仰自由。故美國不蹈其所自來國之覆轍。而復立國教以病民也。又云明此義。微論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之絕對與中國今日成民主國之事無涉。就令中國之今日實係儒者用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之說製造而成。而有美爲先例。亦不應創是舉以爲天下笑。一節。汝爲是言。微論歐美在遠。對於其教權如何。汝固不知。即吾國數千年之國教如何。汝亦不知。云吾人爭立國教爲天

下笑。天下人多有國教。然則何人笑天下人乎。汝既承認美無國教。就以全球僅美無國教論。則查美人數。已近一萬萬。是已有一萬萬人笑爭立國教者矣。况更不止此。然則汝何人笑天下人一間。直可答之曰。汝澄父笑天下人。天下人笑汝澄父。(二月廿七號)

陳相兄弟。汝混沌如此。真不可以理解也。歐陸國教。其教皇威權過於君主。僧侶之尊。雖政府亦不可及。故美獨立後。不國其教者。職是之故。(真發大夢。美不國耶教。與教皇何涉。教皇之於教。原是以教統政之教國主義。又何與於以政統教之國教主義。而引之於此。吾嘗謂無知識之人。胆比有知識之人大。觀於此而益信。)吾國之國孔教。已數千年矣。無所謂教皇。(汝們康聖人差不多要合國教教國兩主義爲一。而推衍聖公或自己升登此級了。)無所謂僧侶。(陳煥章不嘗言教官爲孔教之牧師。生員爲孔教之數十麼。)無所謂階級。(君尊臣卑是甚麼。)無所謂威權。(政府教何消言威權。)國人安之。已有自來。與共和政體有何牴觸。必要議廢之何爲者。若云孔子有君。耶穌不有君。故孔子在共和國。國家應廢之而不祀。然則耶穌不有君。歐陸諸國。多有君者。非

速廢耶穌不可也。(以廢祀爲廢。歐陸諸國。實未嘗立有耶穌廟。設耶穌牌位。而祀以太牢。如吾中國之於孔子。須禁奉其教方算是廢。則無君正有君之升階。觀歐陸各有君國。近世已競趨於民主。最專制如俄帝。亦被其人民推翻。而升入於無君。可見一斑。然則耶穌教在有君國。只能醞釀至廢其君。斷不能以其有礙於君權。而欲以君權廢其教。一字等淺。無待贅言矣。)茲歐陸諸邦不祇不敢議及耶穌也。視耶穌爲神聖不可侵犯。陳相兄弟。汝將何以自解。(解已見上)

陳相兄弟。汝又說新督楊增新。呈報喀什各屬纏回。因不願誦儒書。前清創辦學堂。纏回殷實者多不願向學。舉此以爲孔教應廢之故。陳相兄弟。纏回與我同治一國土之下。至今亦數百年矣。然彼對於其回教也。必篤信之不疑。詎孔教爲國教數千年。一旦議廢之。試問吾人作何感想也。(汝何爲頻頻言人廢孔教。我連日駁論。何嘗有半個字言孔教宜廢。我引纏回事。不過明五族共治之國。不可定一族之教爲國教耳。不國其教。豈即是廢其教耶。然則吾政府又何嘗國回教。而彼能保守之至此。則又何說。)假令當討滿清時爲宗教革命。今日議廢之。則有得而說

（當時是宗教革命。何待至今日始議廢。且今日又何嘗議廢。不過爾輩要請定孔教爲國教。明達人知國教不可定。特出而反對之耳。孔教之爲孔教。固自若也。）試問當時是否係因宗教革命。若前者非宗教革命。今日議廢之。則前者爲政治革命。今爲宗教革命也。然孔教無惡於國人。（愈講愈不是話）陳相兄弟。今因受吾人大教。亦勃然而生其保孔教之熱念。比吾人之熱念爲猶熾。則孔教不應革命也。寧待深論。若云因纏回不願讀孔子書。爲纏回計。不得已而行因噎廢食之策。茲設一譬。假令五印度人因宗教不同。不願讀英國書。英國人是否肯將耶教廢棄。作爲討好印度人之計。（英政府斷不強印度人信耶教。雖有在其地傳教者。亦係出自各國教會之善願。並非單來自英國。亦愈與英國之政府無關。其政府初且嘗阻止人在印度傳教。見馬瑟西泰西新史及哲信傳。汝之此譬愈說得牛頭不對馬嘴。）若云五族共和。不應國一族之教。惟是中國以孔徒爲最多。信孔子爲最大。以少數默認多數。乃代議制之原則。（代議制原則。何能用之於此。必以此原則爲準。則五族中占最大多數。是拜偶像之教。請問可以少數從多數。而定拜偶之教爲國教否。）

是今日一般人所謂最公最平者。苟爲議員者。當此制定憲法。倍多數人心理。不將孔教列入憲法。是議員倍畔民意之罪。可不必與汝陳相兄弟較也。(二月廿一號)

陳相兄弟。汝引遼元兩代故事。云遼元未入主中國。先謀以孔道得中國。謂遼太祖神册三年夏五月間其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帝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帝大悅。即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時遼業尙甫萌芽於北方也。又元世祖呼必賚於未得中國之始。嘗特以大皇帝資格爲儒教大宗師。並重用儒臣廉希憲等。使大倡孔教以號召天下。風聲所樹。南宋民多越境歸降。此二事。即可以爲彼外族入主中國者之尊重我孔教之是何心理之代表。乃外族謀中國之狡猾手段。昨日大文章又云遼元兩代故事。我脫稿時。本報錦記者。經曾謂我。爾輩必反引爲宜定孔教爲國教之口實。我謂若果如此。則外人之要得中國。眞易如反掌矣云云。觀此段文字。錦記者尙有心肝。不似爾陳相兄弟魂旣死。魄旣滅。或升之九天。或墜之九淵。魂兮魄兮。眞歷萬劫而

不復也。(以能料中爾甘爲亡國奴者爲有心肝。以極力喚醒爾勿再墮以孔教餌中國之外人術中者爲魂旣死魄旣滅。吾誠不知爾澄父之是非心。已失向何處去也。)

試思外人旣知尊孔而亡我。而我要廢之。此何說也。更大謬者。謂外人以尊孔而亡我。而我須廢之以禦亡。(我曾有此等語耶。不國孔教。是要廢孔教耶。不以孔教爲政府教。而以孔教爲平民教。免外人再謀挾以亡我。是廢孔教以禦亡耶。眞可笑之至。)吁。此等喪心病狂。吾又不知其所說爲何。如汝所謂。即曰我有屋。我必住吾屋。賊來劫我。先破吾屋。我今禦賊。我先毀屋之謂也。天下有是理乎。是真大惑不解也。此等無價值言論。我亦不必辭費矣。(此之所駁。已全非我所有語。而爲汝所捏誣。何可再辭費。)陳相兄弟。汝因我舉數千年之中國皆以孔道主治之。佛教雖盛。未聞有以佛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汝卽引韓退之原道爲証云。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

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乎。既魏晉梁隋之間之人。皆出孔而入佛。汙孔而附佛。則其時舉國之人。所用以爲修身大本者。不是佛之義。更是誰之義。而何得謂未聞有以佛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云云。噫。陳相兄弟。汝以韓愈此文。而證魏晉梁隋以佛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得毋冤了韓愈。韓愈之所謂。不過慨附佛者人多耳。何嘗有云魏晉本梁隋之君以佛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也。韓愈當時所謂佛。無異今日吾人之所謂耶。今中國附耶者雖衆。不能謂以耶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也。况好佛如梁武帝。委身爲浮屠。亦立孔子廟（按梁武帝立孔子廟。在其即位初年即天監四年乙酉。而其捨身同泰寺。則在其三改元之大通元年丁未。相後凡二十三年。是梁武帝是時已出儒入釋。何得倒叙其事。而謂梁武帝既委身爲浮屠復建立孔子廟也哉）南北朝及五代諸君。亦有定二教以儒爲先者。謁孔林再拜孔子者。何嘗以佛義爲舉國人修身大本也。陳相兄弟汝真冤枉古人了。實緣讀書不通之故也。何多言。（此一取余前著某印刷品乃至今仍不明國教之真解耶文而卒讀之。自了了。真不用多言。）

再斥某印刷品之無理取鬧

(澄父)

此係駁余「某印刷品以遼元能以孔道得中國爲孔教榮之可異」之作。某印刷品之強詞奪理。經本報連日糾繩。不遺餘力。吾以爲陳相兄弟之對於本報記者。當抱頭鼠竄。永永學金人之三緘其口矣。乃猶不自斂抑。竟謂我「以遼元能以孔道得中國爲孔教榮」執此標題。又復刺刺不休。一若痴人之說夢。愈離奇。愈枝節。而愈失其辯論之眞旨。究竟於孔道何足損其分毫。於我與爾之筆戰。有何價值。陳相兄弟乎。吾念汝之不通。吾且再教訓汝。(汝以三代爲大同之澄父頂通頂會教訓人)

汝之言曰。「亡中國是何等可哀事。汝乃反以爲孔教之榮。謂遼金元清未入主中國。已先利用孔道得中國。可見吾孔教深入吾國民之肌髓。」夫是語也。吾不過極而言之。謂雖以外族入主中國。亦不能挾其他教以駕乎我孔道之上。即始終尊崇我孔教之意。非謂外族能以孔道爲餌。吾即拱手以中國讓之他人。如爾之所云云也。(汝至今始知前言之說錯。已辯不脫了。)今汝乃變亂其是非。混淆其界線。一則曰中國人之中國。

再則曰以中國人之中國。竟拱手而讓諸外族。然則徵之歷史。謂遼金元清之入我中國。爲我孔教招之使來乎。抑仍有一掃之戰爭流血慘痛史在乎。○（此原有。但無如因其能尊孔而越境請降者之已多何矣。）然汝亦不應既以是爲孔教榮於先。而復作此語於後。○（否則爾之祖若宗以至於爾。何嘗不爲滿清之順民乎。爾何以隨波逐流。直至今日共和再造。始恍然夢醒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乎。○（汝知我是至今日始爲此言耶。）且所謂外族之利用孔道以得中國。利用者非美名也。耶教勸人爲善。而利用耶教勸善之旨。以行其攫資之實者。有之乎。無之乎。如曰有之。則我之所云利用者。實比之春秋誅心之律。○（汝今又以外人未入主中國已先利用孔道得中國一語。是誅心之論耶。○則何爲下文即緊接可見吾孔教深入吾國民之肌髓。若不勝其喜者。真可怪也。○）凡道之不能禁人不利用者。即孔佛耶回。亦處於無可如何之勢。而猥曰我以外族得中國爲孔教榮。然則佛亦以利用敲經念佛。隨處斂錢之僧爲榮乎。不通至此。可笑甚矣。○（嘻，汝以外族能利用孔道得中國爲孔教榮。與佛以利用敲經念佛隨處斂錢之僧爲榮何能成比例。不通至此可笑甚矣二語。真堪轉以相

贈也。)

尤可詫者。汝謂中國幸有少許有脊梁之基督徒及新志士。支撐中國。否則東西鄰各國。並不必用堅船利砲。但揚言獨尊中國之孔教。便可得孔教徒歡歡喜喜。恭恭敬敬。雙手捧中國輿圖貢獻。而率全國人越境歸降。此可爲汝之得意文字矣。而又證之曰是保教以亡國。嗚呼。陳相兄弟。汝不通則亦已矣。奈何喪心病狂。乃敢昌言。謂保孔教即亡國。(以孔教爲政府教。必能結亡國之惡果。歷史上已有事實。並非我所造言。且我之文意。原注重人宜保教并保國。不可但顧教不顧國。不能但刺取單詞隻義相非難。而遺我所注重之點於不問也。)噫嘻咄咄。爾之能讀書識字也。究是何來。爾之能讀書識字以至於身爲基督徒。混充新志士者。又伊誰之賜。曾不料爾之視師爲敵。一旦倒戈相向。乃蔑絕人理如此也。陳相兄弟。爾來。吾不忍爾終於飾非怙過。吾尙希冀汝有一隙之明。(汝以三代爲大同之澄父。爲文那麼多破綻。可謂有萬隙之明。)

吾且再三以教訓汝。(好。我又有好些材料好用。)(三月一號)

汝既醜詆孔教則亦已矣。(我連日駁論中。何一句是醜詆孔教語)汝必謂

保孔教即以亡國。(注已見前)是推汝之立心。必人人皆自外於孔道。而後得謂之有脊梁乎。必人人皆自外於孔道。而後不致爲異族之所餌亡之乎。(如此推法。正與我文中宜以孔教爲平民教之意相衝突。惟改自外於孔道之孔道二字爲政府教。乃是我之意。)吾以爲由前之說。則孟子之所謂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其必致相率而爲禽獸之行。是與無脊梁者等也。(今天下何國能去人倫無君子。信如汝澄父此說。毋謂今五洲萬國。除中國孔教徒外。皆禽獸類耶。今萬國人均有在香港。汝能持此語向彼輩一譯告否。)由後之說。則管子之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無孔道則國且自滅。而又甯待他人之餌以亡之乎。(據此。則四維原是管教。何不鼓吹定管教爲國教。而乃張冠李戴。掠管子之美以予孔子。孔子有知。寧不差死。)然則汝謂保孔教即以亡國。非甚喪心病狂。何致如是。即甚喪心病狂。亦何致甘於爲禽獸之行如是。而汝尙自稱爲有脊梁。有腦想也。亦可謂不知羞恥爲何物者矣。(觀上兩分疏。自知此是汝澄父自己寫照。)

且汝謂東西隣各國。幸而不拜偶像。不肯改教。否則無論何一國。但求

蓄有吞中國之野心。即可以揚言尊孔而得中國。吾以爲今日之欲吞中國者夥矣。汝既有此絕妙之政策。爾何不獻之於東西隣各國。一試試其效果。而僅登之於爾報乎。○（我不能爲廉希憲。此須爾輩以孔教爲政府教之人。方幹得到。）若夫自我人視之。則彼雖致力於堅船利砲。飛機潛艇。其如我國民尙浸淫於數千年來之國粹。得以禮義爲干櫓。忠信爲甲胃。非野蠻生番之可以勢力攻取何。非寡廉鮮恥之可以金錢收買何。○（然則不消講武備矣。何爲爾師康聖人。但對於爭定孔教爲國教一事。便要依附張大辯。謀以武力解決。豈禮義之干櫓。忠信之甲胃。可以禦外國之堅船利砲。飛機潛艇。而不可以禦內國反對派之筆舌耶。可怪。）故我謂中國仍得以至今存者。無非恃此光懸天壤之孔道。有以維繫其人心。護持其國脈。斯則確然保孔教則所以保中國之真理。斷非汝陳相兄弟之所能以捏黑爲白變亂是非爲也。○（不錯。中國自古迄今。雖數被外人入主。不過做中國皇帝而已。管中國人民而已。並未將中國打沉。故中國仍得以至今存。此誠非恃有光懸天壤之孔道。以維繫其人心。而護持其國脈。不能若是。環視五洲萬國。除中國外。無不已變成大海。可

以想見。汝澄父此言。要如此解釋。方說得去。况以孔道之太論之。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可見今日五洲萬國。凡我華人足跡所至之處。即我孔教之道所至之處。○（不錯。今五洲萬國。差不多都有華人在那裡當咕哩。賭錢。抽鴉片。開老舉館。拜偶像。抬菩薩出遊。出粗言穢語。說謊。械鬪。種種色色。說之不盡。外人見之。皆曰。此由孔教國而來之人也。於是即以其所見那一類人。代表我們中國一切人。而外人眼中的中國人。遂幾與非洲黑族美土紅人同價格。汝澄父之謂凡我華入足跡所至之處。即我孔教之道所至之處。○真可謂是與他們外人所見所評論的相合。○汝乃謂無論何國。但揚言尊孔。即可償其吞中國之野心。又烏知乎我孔教之其大無外者。不必待其拜與不拜。而早已入其國境。布其文化。○（不錯。上段注所列之一切人。俱可說是傳孔教於外國的教士。不消他學足。但求他外人個個學會賭錢抽鴉片拜偶像抬菩薩出遊出粗言穢語說謊。已可算是受了我們中國入外國境傳孔教的一切華人所布之文化了。○）倘世界終有大同之一日。○（何不曰倘世界終有二代大同之一日。○）則吾敢信孔教之範圍

異族。亦將有風同道之一時。（真的。倘外人個個都像足如今在外國境內佈文化之一切華人的模樣。那還不是孔教已範圍了異族。而風同道一。但不知汝澄父前此何以竟說出一句甚麼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的話。很是可怪。）何爾陳相兄弟。目光如豆。乃以反對孔教之故。並欲引虎作悵。以亡我中國於爾之筆下而後快乎。（教你們要以孔教爲平民教。期可以保孔教并保中國。是要亡中國於筆下麼。且甚麼叫做引虎作悵。虎又能作甚麼東西的悵。又怎樣引法。這等舊名詞都要用錯。真難怪你要以三代爲大同了。）矧吾聞之陽明之學者。不過我孔學之支流餘裔。而日本人之得力於陽明學者。尙足以致用於世。爲彼國人崇拜之不暇。而謂揚言尊孔。遂足以得我中國。（此段應曰。日本人之得力於陽明學者。尙足以致用於世。倘揚言尊孔。豈不足以得我中國。如此比例。其理方直。）汝之大謬無理。縱不足惜。其如爾報之價值。遂從此而爲汝之所貶損何。（我老實對你說。你這樣的糊塗蟲。我與你筆戰。勝之實嫌不武。只你的報。既稱是孔教會的機關報。你又共推爲孔教會中的健將。能征慣戰。不妨姑與你周旋。那曉得戰不上兩個回合。你就現出你

是一個三代大同腥的本相來了。你說我報之價值。從此貶損。大約你的報。因你曉得以三代爲大同。已放了萬丈的異彩。(三月二號)

顧汝不自知其悖謬也。則且曰舉國教之眞解釋以訓我。設以汝之不通。(我那有汝以三代爲大同的澄父那麼通。)而可以訓人。則三尺童子。亦足稱海內大師耳。况汝之所謂眞解釋云云。不過拾得一篇世界宗教之舊說。而武斷之以個人之私意。設以如此之敷衍爲辯論。則凡關於世界宗教源流。與關於各國宗教之利弊得失。其書說正自汗牛充棟。此等鈔胥伎倆。何足嚇人。(書雖汗牛充棟。汝澄父却一卷都無。觀謂法蘭西以耶教爲國教一語可見。且即有亦不會鈔。觀禮運五帝之大同。都鈔錯作三代之大同可見。)

抑就如爾之所云。以國教爲歐西古代以政統教之制。而於其下引證康士但丁之皈依基督。以命令規定教法。謂當時基督教徒歡欣無似。久之依賴性成。教徒遂因以委靡不振等語。於是斷之曰。今日歐西有國教國之國教宗信徒。與無國教國之民教宗信徒比較。道德學問。及獨立思想。進行熱力。均民教宗獨占優勝。又曰民教宗分子。皆直接受治於造物。

戴天履地。獨立獨行。不屑受政府絲毫之協助。國教宗則事事仰賴政府。絕無自立之能力。又曰中國國民之於孔。實無異歐西國教宗信徒之於耶。而論依賴政府之根性。則又推中國孔教之徒爲獨絕。怪哉是言。吾以爲就前半段論。則祇可謂之演說歐西宗教歷史。於吾孔教無與也。於駁斥吾孔教不足定爲國教之說。更無與也。(正以其於孔教及駁斥孔教爲國教有關。方引來訓汝。何者。吾國今日信教自由。即至定孔教爲國教。亦斷無出以強制手段。虐待異教之理。(有專駁文詳後。)今汝所引證之康士但丁。則顯然以強制國人之信仰。並虐待異教。以孜孜求信教之統一。故其弊遂致此國教宗信徒。但知倚賴政府。以欺壓他教。久之乃養成其一種依賴政府之劣性。任汝詈之。夫亦孰不謂然。而獨無如以此例之孔教。則有若風馬牛之不相涉者。(相類之至。有汝二月九號之宣言書可以爲證。)汝乃不審國情。不分時勢。不辨教徒之優劣。遽武斷我國民之於孔。實無異歐西國教宗信徒之於耶。不知所謂無異者。耳目耶。手足耶。吾則以爲除一身皆各有五官外。其餘則我自有我之道德。我自有我之學問。我自有我之思想力行。又豈得謂之無異。旣不能

謂之無異。則吾但見吾國民之於孔。惟有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而已。未聞有如歐西古代之教禍。至於演成一部膿血史而不已者也。且吾但見宋明兩代之偉大人物。皆能盡忠報國。以抵拒遼金元之入寇。即至國亡身死。不幸爲外族人主中國。而歷史上猶且轟轟烈烈。流名於百世。不失爲孔子之徒而已。未聞如汝之所云。無論何族。但求其尊崇孔子。卽稱之爲聖天子。爲我國家也。（以上均有專駁文詳後。）今汝乃如此云云。意者是汝祖先傳來之家法。爲教汝以自外於孔道之言。否則四書六經中。必無教人以自外其國之語。（四書六經中實無教人自外其國語。而外族能以孔道得中國。却是歷史上之實事。汝澄父亦已承認。洗不脫了。）汝尙自詡之爲眞解釋。無甯謂之爲眞橫暴。眞荒唐。眞無理取鬧。似猶爲切當不易者也。（此則應如是曰。我澄父視一切眞解釋。皆爲眞橫暴。眞荒唐。眞無理取鬧。更爲切當不易。）（三月三號）

夫汝之謬論。旣已如上所述。而汝又復矛盾其詞。謂「倫中國一向以孔教爲民之教。不依賴政府。則人人皆頂天立地。人人皆能保孔教。昌孔教。平昔旣無以政權行孔教。可以得民心之已事。傳播於世。異族自無由

生藉孔謀中國之心。即使亦有如遼太宗元世祖者出。欲以尊中國教得中國。而我既裕獨立性質。彼亦萬無術以售其奸。然則據汝此段文意。以律之汝上文所云「保孔教即足以亡國」又作何解說乎。（觀下文汝已自能解說）汝既明明認人人皆能保孔教。昌孔教。則異族亦萬無術以售其奸矣。是所謂人人者。必概括中國之人言之。而何以同此中國之人。忽然能以保孔亡國。忽然又能以保孔昌孔而可以保國。此等自相矛盾之詞。在汝必曰所爭者。國教與民教耳。（不錯。你明白了。）儻以孔教爲民教。則人人皆頂天立地。可裕獨立性質。儻以孔教爲國教。則人人皆依賴政府。可以雙手貢獻輿圖。吾於此試問汝。中國數千年來。是否向以孔教爲國教。抑以孔教爲民教。關於此兩問題之答覆。在汝必曰向以孔教爲國教矣。而吾則正以爲未也。（汝既以爲未。何以動輒言孔教爲中國數千年之國教。）

汝不云乎。國教爲歐西古代以政統教之制。是假使中國向以孔教爲國教。則必如汝所引康士但丁之皈依基督無時而不強制國民之信仰也。又無時而不虐待異教之徒。以養成其教徒之依賴性質也。然而按之事實。

則一部二十四史中。其君主之皈依佛教者幾何人乎。其人民之信佛信回信耶者。國家又曷嘗概加以強制虐待乎。（歷朝有君主皈依佛教。正爾自己引來駭自己語。因爲你旣動輒言孔教是中國數千年之國教。不應又有皈依佛教之君主發現也。至人民之信仰。則實視君主之好尙爲轉移。魏書釋老志曰。能鴻道者人主也。又曰。上旣崇之。下彌企尙。故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等寺已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餘所。是其明證。而人主苟不好此。人民信仰此。則極危險。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壬午之已事。即佛教在中國大遭迫害之一大紀念日也。以此爲例。其前乎此後乎此之類乎此者。尙多至枚不勝舉。可見汝此處人民之信佛信回信耶者。國家又曷嘗概加以強制虐待一語。正痴人說夢。絕不知二十四史爲何物者也。）信如是也。則汝欲強坐中國前此以孔教爲國教之故。至於異族得藉孔教以謀中國。至於人人皆依賴政府。而無有頂天獨立之精神。其說當可以不擊自破。（我說固不能破。其事益不能沒。汝旣承認於前矣。且已以遼金元清能以孔道得中國爲孔教榮矣。尙何能辯。）曰不若然。中國向以孔教爲民教者也。（汝今亦已覺悟宜以孔教爲民教耶。汝

能爲此語。汝之宗旨。可謂已根本推翻矣。是則汝既認以孔教爲民教。則人人皆頂天立地。是汝仍崇拜我孔教於不已者也。汝何故又有保孔教即足亡國之說。（此真可謂是掩耳盜鈴之辯論。汝不能駁我。則亦已矣。何故要變亂我之說以伸汝之說。夫我不過謂保孔教使爲政府教。適足以亡國。何嘗有保孔教至爲平民教仍足以亡國之言。汝如此糊塗。真無怪汝要變亂禮運五帝之大同爲三代之大同也。）嗚呼。信不由衷。至無益也。汝陳相兄弟。日日自相矛盾。仍日日詈人矛盾耶。汝一篇之中。且自相矛盾。乃詈人前後互相矛盾耶。（汝亦爲此言。汝究竟曾否識矛盾字是何作解釋）况汝於此段文字之下。又曰。中國之孔教。向雖無國教名。而實有倚賴政府之習慣。怪哉。汝上文既明明謂倘中國一向以孔教爲民之教。不倚賴政府。則人人皆頂天立地矣。何以忽是忽非。又謂中國向未嘗以孔教爲國教。（我只言中國之孔教向雖無國教名。並非言中國向未嘗以孔教爲國教。且我於此下。綴以而實有倚賴政府之習慣一語。即汝師兄陳煥章所謂不成文之憲法。無國教名有國教實者也。何嘗有忽是忽非之可云哉。）然則非國教。即民教。非民教。即國教。

(閱者記之。非國教即民教。非民教即國教也。)爾何得任意出入。竟毫無根據。便以實有倚賴政府一語。罵盡我尊孔之國人。(汝輩何止倚賴政府。且倚賴武力。不然。汝康聖人何爲而依附張大辯。)吾聞粵諺謂官字兩口。(真井底蛙。官字兩個口。是粵東一省之諺耶。)意者陳相兄弟其官耶。汝謂我看大汝。吾今真看到汝如官之大矣。以我輩小民。而敢與官駁口。無怪汝昨日登報。謂要攔我一大巴也。小民知罪。小民誠知罪。(要攔汝一大巴。是我三月三號陳相兄弟論次段柱義預告語。與本文絕對無關。何得強行攔入。且何爲剛稱我是秀才。又稱我是官。我何嘗當汝作小民。高坐堂皇。只許我講。不由你分說乎。有話只管講。不打你的。)(三月五號)

尤有奇者。汝謂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又曰正解則爲平民教。(嘻。我明明曰蓋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汝何得故割非我國教三字使屬於上句。而造爲不通之說以爲汝之矢的乎。豈汝真看我此文都不懂。如看禮運大同之不懂乎。)是此兩說者。究竟作政府教是乎。作平民教是乎。吾以爲正解祇可有一個。不能有兩個。今汝既生

出兩個。是一頭之外。更有一頭乎。抑真官字兩個口。但許汝自講自駁。不許他人再發一語乎。况汝方排斥孔教方醜詆孔教不足定爲國教。乃忽然又曰。「國教者正解則爲平民教（我文中絕對無國教者正解則爲平民教語。經有專駁文詳後。）平民教者主權在教會全體。無論何等人。欲同宗我之教。既隸我教籍。即爲我教會中主體一分子。平民固然。即王侯將相及富甲一國之一大資本家亦然。不能以其人之貴或富。遂攘我全體同有之主權。歸於其一二人之手而聽其指揮也。又曰明乎此。可曉然於定國教之請。是一極可耻之事。亦是一極可危之事。」吾於是請駁之曰。汝既認國教爲平民教。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矣。（注詳上）然則既定孔教爲國教之後。其主權不仍在教會全體而誰在乎。若曰。非也。其主權必在政府。則請汝尋出憑證。（憑證甚多）是否一定孔教爲國教之後。則政府便得藉教權以虐待他教。（然。不惟政府。即平民亦將藉政府之權以虐待他教。觀汝報一月九號之宣言書。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一語。已可概見。）抑全國平民之崇奉孔教者至是皆已喪失其主權。而惟是聽令於一二人之指揮。（不錯。非是則不成

國教制。○)如曰斷無此。○(斷斷不能無此。○)則可知國教與平民教無異。○
(無此理)汝之所云。○此解自是不錯矣。○特汝畫蛇添足。○強指之爲政府
教。○無非欲以實其詆毀之言。○而不知其欲蓋彌彰耳。○(汝自不通文理。○
我何嘗畫蛇添足。○且汝既知惡政府教。○何爲務要請定孔教爲國教。○欲蓋
彌彰。○在此處作何解說。○豈稱國教爲政府教。○與所謂國教者正解爲政府
教。○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之言。○有衝突麼。○眞會笑得人死。○)果
爾。○則可耻之事於何有。○可危之事於何在。○汝又曰。○中國古來亡國於異
族。○皆若以孔教爲媒介者。○非孔教之罪。○人民不知以孔教爲平民教。○而
以孔教爲政府教之罪也。○又曰。○今日之反對定孔教爲國教。○亦欲助孔教
徒知人人負昌教責任。○不屑倚賴政府。○以遙蹈歐西覆轍而重演異族以
孔爲餌而謀亡吾國之怪劇。○此正是保孔教夫並保中國之政策也。○
夫由前之說。○則吾上文既經駁斥。○孔教並非政府教。○此說甚明。○由後之
說。○則汝直是不打自招。○反對者口頭。○助孔保孔者心理。○如此看來汝
教中人必謂汝反響。○而我則甚喜歡汝。○蓋孔教是往者不追。○來者不拒
也。○汝來汝來。○(我對於定孔教爲國教。○口頭心理無時不反對。○對於但

視孔教爲平民教。而不定之爲國教。口頭心理無時不助保。我一向持論皆如此。教會中人之心理亦無一非如此。無理由謂如此是反覆。汝既喜歡我。宜速悔汝爭請定孔教爲國教之罪。我自當往教汝。(三月六號)

本報之駁論

陳相兄弟論

某印刷品在港出版。宣言其宗旨係注重攻擊耶教。經記者著論駁斥。遂立即改換論調。顧而言他。後見記者能引經糾正其根據禮運大同春秋張三世說以爲宜定孔教爲國教之謬。不知余於孔學此等書。係皈依基督後始肄業及之。誤謂余係援儒入釋一流。在教會印刷事業上。執所學以攻所自出教之團體所爲事之非。宜先有以辱之。

於是思昔者有陳相兄弟。嘗捨所學於其師之周孔道。而從倡並耕說之楚人許行遊。孟子斥其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與今日以孔子徒而爲耶穌言者正相同。遂貿然目記者爲陳相兄弟。自謂極得辱本記者之道矣。不知其悖謬特甚。茲且勿論許行並耕說。原今日無政府之共產主義。不

能舉以非基督教。就令可於中斷取一二語以相影射。而許子之謬。則實在於市價不貳。不論所市物之爲精爲粗。爲美爲惡。但求其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等。便取同一之價一節。某印刷品之以陳相兄弟譏記者。請問汝印刷品曾聞基督徒有如下之言曰。從基督之道。則市價不貳。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否。又曾調查歐美市政。有如上云云之無理之事否。

汝某印刷品二月廿三廿四兩號論說。中國宜取實利教育篇。不嘗有如下之言曰。吾中國欲行實利教育主義。工藝之精良。商業之進步。宜取法德美以爲師乎。

夫基督教國之商學。既如其可爲吾中國之師。汝何得例基督於許行。而詆宗之者爲陳相兄弟。雖此論係撰自另一人。非爾某記者手筆。不得責爾之矛盾。然取法德美。亦同是師法外國。爾既陳相兄弟本記者。曷不并陳相兄弟爾之同事。

况爾之拈此相詆。著眼尤在倍師及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等句。

今且與汝先言倍師。

夫倍師者。已平日所學者是正道。今日所從者是邪道。又盡棄已平日所學之正道而從今日之邪道。方足以當之也。今試問基督教。汝某記者敢斷定其是邪道否乎。汝不嘗於二月廿二號之論說上。明言曰。宗教大同之說。吾確信必可能之事。惟時未至於大同。吾人不得不保吾教耳。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也云云乎。夫本報係普通日報。非單純說教機關。本不應日日陳教義以強聒閱者。即與汝某印刷品筆戰。亦以汝宣言。毀謗基督教太甚。不得不著論駁斥。以一中公論。並非有絲毫揚耶抑孔之見。如汝某印刷品之頭目已而手足人。而故啟五族之教爭。今汝既明認耶穌爲大同教主於先。我乃不得不照爾之本文。下一確當之注解。以明爾倍師之說之之不著耳。夫今年非耶穌降生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乎。請問以耶穌降生一千幾百幾十幾年紀年者。現有幾何國。汝某記者。必能立答曰。已幾遍全球矣。既幾遍全球。請問此用耶穌降生紀年之一切國。是否亦各有其自國之舊教。茲不言其他。但舉希臘一國論。梭格拉底。吾儕豈不已認其爲希臘國聖人。與吾國孔子齊等者乎。請問

今希臘國之教。是耶穌之教乎。是梭格拉底之教乎。既希臘國已是耶穌之教。其原有之梭格拉底之教。是否已廢。何不聞人以希臘人從耶穌爲倍梭格拉底。而梭格拉底之見重於希臘自若。況其餘各國之如希臘者。尙不可樓指數。而何爲以中國而獨創是說。竊嘗即汝以大同教主目耶穌以中國一國之教目孔子之意。而得一切喻。耶穌。譬則日。世界各國原有之聖賢。譬則其國內之名山。日、普照全世者也。名山、則爲其一國之鎮。天下未有向日而是倍其國名山者。亦未有已認日爲日。名山爲名山。而反陳良名山許行日。見人之向日。而故故以倍名山非之者。我之尊孔。我尊我國之名山也。我獲日之照。得愈識名山之真。斯我愈愛日。愈尊名山。故不能譏向日是倍名山。亦自不能譏信耶穌是倍孔子。此就汝某報記者自己已供認之說。而不能以倍師非我也。(二月二號)

(下預揭次段柱義而綴一語其下曰。俟禮拜一纔擱你一巴重的。蓋其日係禮拜六日。次日禮拜無報派。故云然也。)

次與汝言變於夷。

夫孟子當日之譏陳相兄弟學許行爲變於夷。亦緣其尊已卑人之見過深。

而許行之說。亦實無周公仲尼之道正。故堪以是譏之耳。藉非然者。老子楚苦縣人也。與許行同是夷產。何孔子竟不避變於夷之嫌。而公然就之問禮。且孟子亦嘗一稱楚莊相孫叔敖。至舉與帝舜傳說等並列。曷嘗見楚地之無一人之足以見重於中州聖賢乎。孫叔敖之見稱。曷嘗是以其曾北學於中國。同化於周公仲尼之道。而始能然乎。東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道之在天壤。無人不可得。即無人不可成聖賢。固不能以邦域限也。故陳相當日之學於許行。謂其不善變則可。謂其變於夷則不可。以許行之道之不正。是許行個人之不正。非楚國全體之不正。不能以個人抹煞人全體也。况孟子又嘗稱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倘夷誠宜排。舜文豈不已在應排之列。何孟子轉日日樂道之弗衰。(如言必稱堯舜。莫若師文王之類。)毋南夷人之道不可學。東東西夷人之道則不妨學乎。毋學於南夷人之道。則可謂爲變於夷。學於東東西夷人之道。則不可謂爲變於夷乎。以孟子之矛。陷孟子之盾。而此變於夷一語。已不能自存。况今日傳耶穌教入中國之諸教士。多來自歐美各文明國。微論目歐美各文明國爲夷。

已大千例禁。即但從表面上觀察。應夷則夷。請問舉中國社會現狀與西國社會現狀比較。平心而論。應夷中國乎。應夷西國乎。此論其實。已萬萬不能以夷目傳耶穌教入中國之歐美各文明國。論其勢。則干禁夷人固不可。在人之字下。而夷其地之主人愈不可。今汝目我爲陳相兄弟。即是明謂我爲變於夷。亦即是指斥汝所居留地之主人爲夷。倘此語達到港政府。汝能於公庭對簿時。自告無罪否。此就古今理勢各方面立論。汝不能以變於夷非我也。(三月五號)

三與汝言下喬木而入幽谷。

喬木幽谷之譬喻。亦己之道是正。人之道是邪。己之道光明。人之道黑暗。用之方爲切當。周孔之道。正矣光明矣。而耶穌之道。則却非邪非黑暗。且比較上尤正尤光明焉。此並非我之阿好。我雖於儒道所得極淺。而未皈依基督之始。喬木已幽谷人之見解。固充溢全體。不稍讓汝某記者之今日。見道書。曰異端。不屑讀。見佛書。曰異端。不屑讀。見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曰異端。不屑讀。天主教書。耶穌教書。益不用提。提則忿火中燒。立欲捕其人而生食之。何也。故老相傳謗教之言。如魏默深海國圖

志葛子源皇朝經世文續編等書之所載。深印腦海。且信以爲實。謂國中有此等妖孽。不殺絕不足雪過去受害人之恥也。曾何止喬木孔而幽谷耶而已耶。後由友人介紹讀其書。見所言皆愛人救人事。雖文字不甚雅馴。而見解則實比已平日所讀書高卓。且力辨謗言之誣。余心甚怪之。曰豈人言之盡屬無稽耶。逮再四考察。乃知己前者所聞之確係誣巖。又見其揭示社會之黑暗。民德之墮落。又實實切中中國之病症。諱無可諱。辯無可辯。斯時轉若己與一切儒冠服士子。皆處在幽谷之最深處。而彼已皈基督者。乃獲遷登於喬木。於是乃毅然排衆議。而爲基督徒。此並非揚人而抑己。周孔之道之爲正爲光明。服膺周孔道之確係高棲在喬木。余必永極力保護是說。惟必眞服膺周孔道者乃係在喬木上耳。雖畔如汝某記者。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夫子本讚歎五帝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之世爲大同。汝乃誣夫子慕三代大同之治。又妄證夫子曾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王成周公六君子爲小康。並周公爲三代周家開國元勳之國號。都夾硬革去。名爲孔教徒。實茫然不知周孔之道爲何物。不惟非係在喬木。而轉係在幽谷。且不惟係在幽谷之最深處。而實在十八重地獄之最下層。然且獲皇然

充中國最大團體最大勢力之孔教會所組織之報之大主筆。則汝之爲此一方孔教會之第一出色人物。亦即可爲此一方孔教會全體智識之代表可知。夫以在十八重地獄之最下層之人。而堪代表此一方孔教會全體之智識。嗚呼哀哉。周公仲尼之名。何被汝輩一羞辱至此。願汝速攀緣我筆端。仰仗我腕力。起汝出此十八重黑暗地獄。立於光天化日之下。再多讀十年八年孔教書。以餘力考察歐美各文明國國史宗教史與宗教經籍。并虛衷調查已國內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言語行爲。看出粗言穢語者。不要信實專門以說謊欺騙人爲能事者。吸鴉片者。賭番攤買山舖票或又麻雀者。鎮日三朋四友手好閒不務正業者。宿娼者。信各種古靈精怪邪術左道。拘牽宜忌。當爲遊不敢爲。不當爲反毅然爲之。如呂才所列爲六經所禁者。何一方面人居多。規定犯此者則爲幽谷。遠此者則爲喬木。吾恐於犯此者叢中謗孔子。必十人中至少有九人出而辯護。於犯此者叢中謗耶穌。雖千人萬人都不能得一人出而辯護。蓋犯此者叢中皆孔教徒。無基督徒足跡於其中故也。不信。試但就上所列。執一慣於出粗言穢語者。與之言耶穌。彼必立反唇相稽曰。我自有孔夫子之教可從。豈屑聞汝耶穌之說者。執此爲例。我敢決

凡說謊者。吸鴉片者。賭錢者。遊手好閒者。宿娼者。惑陰陽家言者。對孔子。莫不昵而親之曰我孔子。與基督徒遇。莫不亟亟自離異曰我是孔聖人之徒。又不信。我可拈一最確鑿最現成之憑據出以證吾之說。爾報二月廿三號刮鏡獻錦兩諧談。豈不完全是粗言穢語乎。夫爾報。孔教之報。爾爲此粗言穢語文之人。孔教之徒也。孔教徒於孔教報爲粗言穢語。又爾報並有粵謳一種。總不離姝姝暖青樓妓館之膩語。是爾輩已可斷定是一種好鬧臭口喜宿娼之不道德之人。此兩件敢犯。其餘無不並犯可知。而基督教則右所列者。皆懸爲厲禁。雖間亦不免有如汝某記者所證。基督徒千萬人中有一二不善。然查確其有犯右所列。必設法規諫之。規諫至再三不改。必開會議黜之出教外。兩兩比較。誠不能強制我良心。不要講出兩句普天下人皆謂是公道之話曰。今日之孔教會是幽谷。基督教乃是喬木。不獨心靈界問題。人皆宜捨一切以從耶穌已也。汝輩誠有欲出幽谷遷喬木之思想。應急急與基督徒接近。能歸併於基督教。如汝某記者自己所謂宗教大同。以耶穌爲教主。大家都存耶穌之博愛心。合力謀改良現社會。就第一好。然此雖鄙人之宏願。亦耶穌立教於世所必達之目的。而當汝輩正在

要頭目已而手足人之際。我又未願汝一蹴而至基督。但先求識透禹湯文武是那一朝王帝。循序漸進。以至於能悅周公仲尼之道爲止。并效基督徒不犯上所列諸罪。就算是出了幽谷。登了喬木。於我心亦已堪告慰。凡此者。皆天下之公言。質之全世界人之良心。而皆要公認曰是者也。此就彼此比較上評判。汝不能以下喬木入幽谷非我也。

要而言之。爾以陳相兄弟譏我。既係注重篇在中。有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三層。此三層經我如此解說。爾陳相兄弟我之論据。頓全然推翻。足見汝輩之與我筆戰。只一味狂吠。而毫不道理者矣。雖然。汝不如此狂吠。胡從得聞我此數篇法言。我不因汝之狂吠。胡從得機緣爲文直接訓爾乎。故此一番筆戰。在爾固私心竊喜。獲增長見識。在我亦可告無愧于開化愚蒙之天職。誠兩得之道也。(三月六號)

定孔教爲國教斷無出以強制手段虐待異教之

理耶

(亦鏡)

陳相兄弟論出未竟。見澄父之反駁文。有本題所標之謬論。即於出陳相

兄弟論第二段之日。急多撰此一篇文攻之。

三代大同腥三月三號駁論。有吾國今日信教自由。即至定孔教爲國教。亦斷無出以強制手段虐待異教之理。噫、汝三代大同腥。何善忘一至此甚。汝報之宣言書。不啻明目張胆。表示以排除耶教爲爾報唯一之宗旨乎。孔之教未定爲國教。爾輩已兇惡至是。倘既定爲國教。爾輩不立要藉爾武聖人之力。將所謂信外教之衰亡分子盡行誅滅。以重演爾義和拳匪第二之仇洋滅教之慘劇乎。汝乃謂定孔教爲國教。斷無強制手段虐待異教徒之理。將誰欺。且爾報既宣佈是注重排除耶教於先。爾此宣言書。胡容爾作信教自由不虐待異教之言於後乎。爾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之三代大同腥乎。孔之教豈是爾輩糊塗蟲所配言乎。胡不早緘口結舌。以免多得罪孔子多得罪斯世。以多自取辱乎。

汝又謂吾國民之於孔。惟有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未聞有如歐西古代之教禍。至於演成一部膿血史而不已。

膿血史何解。是否係人人生大瘡。脹大膿。瘡潰膿出。帶血而流。一部史書。皆載此事。此事之起。由於教爭。故曰歐西古代之教禍。至於演成一

部膿血史而不已乎。此說也。爾究竟係根據何書。所根據之漢文書。與西文能否吻合。能出以示我否。

如曰。謂彼此消長。互相殘殺也。則載彼此消長。互相殘殺事之史書。何得醜詆之以膿血。吾國民之於孔。既惟有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矣。請問義和拳難作。一般主張義和拳仇殺教士教民之大員。如毓賢李秉衡趙舒翹輩。是否皆孔教熱心信徒。彼輩豈不已爲父。何對教士教民之在父位者。不與言慈。彼輩豈不嘗爲子。何對教士教民之在子列者。不與言孝。而乃甘爲義和拳匪領袖。將彼輩已爲父曾爲子之教士教民。悉聚而殲之。豈孔教之慈孝。惟同教父子方與之言。異教之父子。則要驅義和拳匪仇殺之方合乎。然則又何謂孔教許信教自由無虐待異教徒之理乎。夫人之載彼此消長。互相殘殺事之史書。爾醜詆之爲膿血史。已之載此項事之史書。爾又謂之何。

爾乃自誇曰未聞。豈清光緒庚子事。爾亦一無所知耶。宜爾爲三代大同腥。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也。(三月九號)

保皇友大罵三代大同醒記

(亦鏡)

保皇黨頭目。渴望滿洲佬永遠主中國。辛亥革命。創爲虛君共和說以相煽惑。謂君主仍不妨沿用外族。引英昔曾迎荷蘭侯威廉第一爲王。比利時曾迎德之滑頓堡王子爲王爲証。以飾其保滿清皇之非。黨徒肆之。事與願違。民國再造。復辟之論。不獲實行。保皇一名詞。竟徒爲歷史上一污紀念。實無可如何也。日者。一保皇友某甲。閱二月廿四號某報。見三代大同醒駁記者文有如下數語曰。爾亦知遼金元清未入主中國。已先利用孔道得中國。舉遼方萌芽北方。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又舉元世祖呼必賚。於未得中國之始。已曾特以天皇帝資格。爲儒教大宗師。並重用儒臣廉希憲等。使大倡孔教。以號召天下。風聲所樹。南宋民多越境歸降。嗚呼。陳相兄弟。汝言至此。汝知孔教深入吾國民之肌髓已乎。大喜曰。此一筆文章真好。真駁得他痛快淋漓。逢人誇美曰。吾黨有此等大才當主筆辦報。不愁復辟之侈願不能終償也。及見其二月一號駁論曰。吾謂遼金元清未入主中國。已先利用孔道得中國。可見吾孔教深入吾國民之肌髓。不過極而言之耳。非謂外族能以孔道爲餌。吾即可拱手以中國讓之他人。

如爾之所云云也。且徵之歷史。爾謂遼金元清之入主中國。爲我孔教招之使來乎。抑仍有一部之戰爭流血慘痛史在乎。云云。心頓不悅。曰。何爲忽出此含有排滿性質之言。辟如可復。人持此見皇上。豈有幸乎。至見三月三號駁論所稱。吾但見宋明兩代之偉大人物。皆能盡忠報國。以抵拒遼金元之入寇。即至國亡身死。不幸爲外族入主中國。而歷史上猶且轟轟烈烈。流名於百世。不失爲孔子之徒而後已。未聞如汝之所云。無論何族但求其能尊崇孔子。即稱之爲聖天子爲我國家也。遂勃然大怒。立造該報館與三代大同腥嚴重交涉。曰。汝不嘗以遼金元清能利用孔道得中國。爲孔教深入吾國民肌髓之徵乎。今何得忽反前說。掩大多數國民越境歸降迎能以孔道謀中國之外族入主一節榮耀事不言。而反舉少數食古不化抵拒遼金元清至死之人。爲宋明盡忠報國之偉大人物。且稱遼金元清四朝之眞命天子之入主爲入寇。非惟於我輩保皇之宗旨有乖。萬萬非吾輩所忍出口。即汝回想汝二月廿四號駁論。如何歡喜遼金元清能利用孔道得中國之言。亦應羞死。且汝方以能越境歡迎利用孔道得中國之外族入主中國爲孔教深入國民肌髓之徵。今乃以能抵拒遼金元清之入寇至國亡身死。轟轟烈烈。

流名於百世。乃算是不失爲孔子之徒。究竟歡迎者是乎。抵拒者是乎。夫駁人者。必須有定識。有定力。始終持一個宗旨不變。方算能手也。今爾乃節節隨人之筆鋒爲轉移。一上陣便陷於死地而不悟。何仍爾刺刺不休爲。况汝曰。未聞如汝所云。無論何族但求其尊崇孔子。即稱之爲聖天子爲我國家。然則所謂越境歸降之事實。乃作史者所捏造者耶。夫汝對於過去已遠之朝代如遼金元而作是言。已極與前言矛盾。乃對於及身曾受其恩之清。亦如是肆無忌憚。對手之筆鋒即極犀利。亦何至須犧牲保皇之宗旨。寇視恩主。以避人之攻。而但舉不臣異族至死者爲孔子之徒。以聖天子稱異族。以我國家稱異族者。則諉爲爾之所未聞。此究是何言。倘彼對手執爾是說。謂然則宋明兩代偉大人物皆能盡忠報國。以抵拒遼金元清之入寇至死。以不失爲孔子之徒。不聞有稱異族爲聖天子爲我國家。是凡可稱爲偉大人物。可稱爲孔子之徒之人。已咸於外族入主之始。死絕無遺。而史所載越境歸降之衆。皆無耻小人。皆非孔子之徒。方說得去矣。而何以史乃稱此事爲彼外族能尊孔之效果。汝亦喜以此事爲孔教入人之深之徵。彼如是反駁爾。爾將何辭以解。然此是爾兩家事。我且不管。我今要

問爾。究竟何故要將我輩所極力謀保之滿清恩皇。而如此誣讒。宜速有以答我。不許汝支吾半句。三代大同腥被某甲此一席言論。罵得如迅雷劈腦。面無人色。良久良久。乃顛聲答曰。好友乎。我之罪誠重。無怪爾如此痛罵。但我落筆時。亦嘗爲我輩所保之滿清恩皇留餘地。不敢斥言。故於抵拒遼金元清之入寇句。刪去清字不用。但曰抵拒遼金元之入寇。三月三號之本報具在。老哥不妨一取而比對。如查有清字在該一句元字之下。我甘被汝網交督辦署解赴徐州武聖人處凌遲處死。以暴我大逆不道之罪。言畢。即檢呈該號報予閱。果無清字於該句之內。甲色稍霽。曰。如此尙從輕放過。已而又曰。爾此句雖不著清字。上句究曾著明字。請問明代偉可以人所抵拒之外寇。非清究奚屬。三代大同腥曰。若并明字都不用。則未免太露形迹矣。此一層務望老哥海量包容。勿過事吹求爲是。甲乃道一聲恕爾無罪而退。(三月五號)

三代大同腥傳

(亦鏡)

三代大同腥。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性好大。不甚喜讀書。三五少年時。曾一研高頭講章。爲八股文。冀可博滿清科若第以爲榮。其曾否獲

青一衿。成秀才。余素昧其生平。無從知之。不過以其文表示其已爲科舉時代村夫子所課授之利試爛時文套調所綁實。毫無生發。并習見之經語。亦茫然不知作何解。是以知其但曾爲博滿清科第之八股文耳。其得名爲三代大同醒。緣比者充某遺孽在香港所組織機關報主筆。以排耶國孔教爲宗旨。醒一日爲文說禮運大同義。有丘甚慕三代大同之治。及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語。閱者咸大譁。謂大同明明係唐虞盛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時之治象。三代則天下爲家。賴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政於上。刑仁而講讓。示民以有常。乃僅得號爲小康。何得誣孔子。謂丘甚慕三代大同之治。又證實夫子曾明言三代爲大同也哉。三代而可稱大同。唐虞治象當何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之小康。又當何隸。眞莫名其妙也。自是人遂奉醒以二代大同號。而稱之爲三代大同醒云。

按、醒、粵語先生二字之切音也。操粵語呼先生。聲疾往往呼成醒。故即用醒代先生。稱三代大同先生爲三代大同醒焉。合注明。(二月六號)

升冠格之駁論

(亦鏡)

升冠格爲近世燈謎式之一種。如出魯肅生平惟謹慎。猜四子一。君子敬而無失。除去君字。爲子敬而無失。出天子門生。打四子一。文王我師也。除去文字。爲王我師也之類是。

三代大同腥不通儒書。不諳外事。在港充某日報玉筆。專門以排除耶教爲宗旨。被記者一掙立仆。猶復不知斂迹。日日割裂記者之文字。與記者駁難。夫駁人之論。必須人確有可駁之隙。而我乘其隙以攻之。使人無所遁其形。方爲筆戰之正軌。今三代大同腥。既屢次避余之筆鋒。而別行造詞爲矢的。余經屢斥其不合。其昨早(二月六號)之駁論。尤奇謬不可方物。夫汝三代大同腥。既不能用正式筆戰法與我筆戰。則亦已矣。何爲務要割裂我文字。而成此升冠格之駁論哉。

我三月一號之駁論。非明明曰。蓋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乎。今日歐西基督教。有國教宗。與非國教宗。凡稍具世界眼光者。夫誰不知。我以國教宗。教權在政府。非國教宗。教權在平民。故特證之曰。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正解爲平民教。界線原分得清清楚楚

晰。汝何得升去我一非字？（請參看彼報之反駁文注）謂我曾言國教者正解則爲平民教。又曰。汝既認國教爲平民教。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汝竟究是不通文理乎。抑故故出此無理之言。冀俾我視汝爲壞腦。而懶理汝乎。我今與汝約。我三月一號駁論。如果有國教者正解則爲平民教之語。我甘願受萬金之罰。如我無此語。係汝將我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語升去我非字。別造一國教者正解則爲平民教一語。誣謂係我之言。汝當受何等處分。請爾先明白答覆我此一語。然後說第二件。

噫。汝三代大同腥。汝縱不服輸。亦要爲汝報前途設想。不可多撰此不通文字。以自污并污爾之報。請爾試一自廻想。爾之污汝報。亦已甚矣。駁我割裂禮運。乃自將禮運五帝時之大同。割以予三代。誣夫子甚慕三代大同之治。并妄證夫子曾明言二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此是爾之報仇教一篇宣言書外之最大污点。我不日彙刊成書。將爾之報名。及爾之名。明標於內。爾之恥豈西江之水所能濯乎。

其次則駁我美國不國教耶穌教。何故法蘭西要國教之數語。法蘭西而至須國教及耶穌教。又至今日而仍言法蘭西有國教。均屬一絕對奇聞。蓋法腥

西向係奉天主教。一千九百零五年。又已立新例消取國教。汝三代大同蘭乃毫無聞見。一味胡說。此一事勒入書內。亦是爾終身之耻。

又次則爲此升冠格之駁論。夫我既能言國教爲政府教。又絕對反對國教。而極端主張平民教。豈有認所絕對反對之國教即是所極端主張之平民教之理。此在稍有腦想者。都知爾所言之爲誣。况曾閱本報者。皆謂我言之中理。爾又何能升去我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之一非字。以冀惑曾先閱我之報者乎。適見爾徒多招人之笑罵耳。

嗚呼。汝三代大同醒乎。汝何爲日起穢以自臭。以貢輸我諸部資料不止乎。（大光雜誌多引澄父言作笑談。）我書正在編撰中。爾能惠寄爾照片一紙。俾製版印篇首。尤格外歡迎也。（三月七號）

按澄父三月六號反駁文。有謂我「忽然又曰國教者正解則爲平民教」語。故作是駁之。其實澄父不是升去我「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之一非字。實讀我文不斷句。故有此誤。觀後錄荅某印刷品不通記者之問。便見。

彼報之反駁文

(有亦鏡注)

訓陳相兄弟

(澄父)

自頃陳相兄弟以倍師之故。極力詆孔教。(有注見前)致遭記者迎頭痛擊。遂不啻如獠獠之失樹。亂跳亂叫。(此是澄父自己寫照。)於其百無聊賴之中。乃又有陳相兄弟論之作。(循序至此。應有此作。)絮絮辯論。至於二千餘言。無非欲爲自己洗刷。免人以陳相兄弟目之也。(自然。汝不照樣做一篇三代大同醒論。想已甘願被人以三代大同醒目之矣。)

吾於是哀其失敗。(有專駁文詳後)又因其迷夢未醒。思以婆心苦口。爲之再下針砭。以警覺之也。(不迷不夢至能言三代爲大同。極善警覺人。)曰。陳相兄弟。汝其敬聽。汝謂許行並耕之說。爲無政府社會黨之共產主義。非基督敎之所主張。又曰許子之謬尤在於市價不貳一層。汝何得例基督於許行。而詆宗之者爲陳相兄弟。吾乃訓之曰。吾人之目汝爲陳相兄弟者。非他也。祇要汝反心自問。是否既已宗孔。即又出

孔。(有專駁文詳後。)又必極力詆孔。其行爲之悖謬。是否一如陳相兄弟而已。我何嘗引許行並耕之說。與市價不貳之說。以較量於汝之基督。(此何待贅引。言其徒所學之非。豈不已是直斥其所從之師之非耶。)而汝乃自行杜撰。謂我以許子之說。例於汝所崇拜之教。此汝之自作聰明者一也。(然則既不能以許行例我所崇拜之教。又何得以學許行之陳相兄弟目我。)

其次。則汝謂我拈此相詆。着眼係在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等句。夫爾自陳相兄弟耳。爾非我。何由而知我之心事。日爾與我既未謀一面。更何由而知我之着眼係在何處。(言爲心聲。汝既有此言。卽可以知汝之心。且可循汝言之脉絡。而抉摘出汝所着眼之點。此在凡曾讀過孟子論陳相兄弟章者。都必能同此眼光。同此理解。豈待識汝面耶。汝旣悟引錯此典。不再引便是。復作此掩耳盜鈴之言。何苦哉。)吾今訓汝。吾之正法眼藏祇在尊孔。若汝陳相兄弟。一旦幡然知悔。而能以尊孔聞者。則吾且加之青眼焉。雖陳相兄弟汝於前者。決不陳相兄弟汝於後也。(這樣豈不是要我悔悟至承認孔夫子真有明言三代爲大同之言。)

汝纔不陳相兄弟我麼。不行不行。今汝乃不識我之宗旨所在。胡亂揣測。謂我着眼在於某處某處。亦猶黑夜盲人之迷途亂摸而已。此汝之自作聰明者二也。（孟子書獨汝個人讀過。故恒作是言。）

雖然。汝之誤會。汝之詞費亦既如上所述。是我之對於汝陳相兄弟。似可以一笑置之。無復有辯論之價值矣。特無如汝之刺刺不休。妄自以爲得計者。蓋不惟欲以解脫陳相兄弟之名詞而已。又將借此以反噬我孔教。誣捏我罪名。苟縱容此一星之火。其勢又將至於燎原。不可嚮邇。又何如趁勢以撲滅之之爲愈乎。（談何容易。）汝之言曰。「倍師者必平日所學者是正道。今日所從者是邪道。又盡棄平日所學之正道。而學今日之邪道。方足以當之也。今試問基督教。汝敢斷定其是邪道否乎。」則請答之曰。汝平日之所學者。孔子之道也。汝今日之所從者。基督教之道也。但汝今日則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亦既盡力醜詆孔教。極至謗爲保孔教卽以亡國。（有注在前）又寧非盡棄平日所學之正道。而一概不要乎。（如汝澄父所言之三代大同之道。叫我怎樣要。）卽律以陳相兄弟之倍師。又寧非汝足當之而誰當之乎。（不倍者乃至以三代爲大同。不

知視陳相何如。至汝問基督教當斷定是何道。則汝既入道久矣。汝自尊汝之道。我自尊我之道。我不必問汝。汝又何必問我。即問我。亦豈能如爾口中之所欲出者以答之乎。汝不嘗以五洲大同教主目耶穌乎。照是答我。豈不已直截了當。又前後相顧乎。何爲而閃閃爍爍欲吐仍茹若此。)(三月七號)

至汝欲解去倍師之名。謂向耶穌如日。尊孔子如名山。在汝之意。以爲名山尙限於一國。日則普照世界。(不錯)無非欲舉耶穌以壓低孔子耳。(有專駁文詳後)然我則爲汝深惜之也。汝既背孔向耶。斯亦已耳。何必謬託於尊孔。且謬託尊孔。而不致得罪於孔子。猶可也。今汝誣謗我孔道。既謂養成人民之劣根性。又謂保孔即足以亡國。是面絕五洲。有如汝之反覆無常者乎。不止此也。汝一面言向耶。又一橫言尊孔。汝之道友能容汝否耶。道友即能容汝。汝之耶穌又何樂有此不真實之信徒。一經被人斥駁。即曰我非倍師也。我實尊孔如名山也。是又豈盡千古。當無如汝之委靡無能者矣。然則汝謂與我言倍師云云。吾則謂汝此等論調。直是將自己之無宗旨無心肝。活畫於紙上。以聽孔耶兩教

之人。從而批評之耳。否則既云向耶。何又云尊孔。既欲尊孔。又何解於向耶。語曰。貳三其德。可知汝出孔入耶是第一次。將來出耶入孔。必有第二次。如是則不止倍孔。又欲倍耶。此關於倍師之說。汝真可謂百詞莫辯者也。(以上俱有專駁文詳後)

汝又謂與我言變於夷。而指斥孟子當日之譏陳相兄弟。爲尊己卑人之見過深。於是歷引書說。以證明孟子此語之不能自存。夫此說之能存不能存。汝自反覆申辯可已。於我何干。我又何嘗引孟子此語以非難汝。(有專駁文詳後。)不過因我目汝爲陳相兄弟。汝便謂我着眼在此。於是強誣我以夷字指斥外人。欲以達其封禁我報之目的。汝之狼心毒手。在今日文明法律之下。恐不能容汝若是我之造謠誣捏也。)此謂是造謠誣捏。何倍師下喬木入幽谷兩層不謂是我造謠誣捏。)吾今者正告汝以道德之言。吾報與汝之印刷品。同立於香港政府之下。吾之與汝辯論者。因汝之誣我爲讎洋滅教也。(汝能不認汝報先有二月九號攻擊耶穌教之宣言書否。)汝既誣我。而挑戰於前。(不是在法庭。不用這樣狡卸。)我自不得不辯誣與汝宣戰於後。汝試平心靜氣。一思作俑者之爲誰氏。

（汝攻擊耶穌教之宣言書。是二月九號出。我駁汝攻擊耶穌教之文。是二月十號以後出。這何勞平心靜氣去思想。始知作俑之爲誰氏。）一思讎洋滅教四字。是何等罪名。（汝曉得這四個字是一個大罪名。就不應於汝報上。說耶穌教。是亡國教。說傳耶穌教的外人。是特意想來亡中國。）而猶不自檢點。竟於汝此論宣言。謂我目爾爲陳相兄弟。即是譏汝爲變於夷。亦即是指斥居留地之主人爲夷。倘此語達到港政府。汝能於公庭對簿時。自告無罪否。云云。嗚呼。推汝之立心叵測。直欲誣我於港政府之前。而孰知我固毫無是等語言之可執。（哈哈。澄父。汝欲以無變於夷之語言可執狡卸耶。倍師下喬木入幽谷兩層。汝不已直認不諱耶。）而按之律例。則誣告反坐。汝亦不能脫身罪外也。（這自然。汝能辯得脫汝陳相兄弟我。無變於夷三字之意於內。我那有不要受反坐之理。）汝耶教果重道德者。（我一定是重道德。但汝要先認罪。纔能求我以道德心赦免汝的罪。）吾勸汝此後。筆戰則筆戰可也。必欲橫生枝節。作種種伎倆以嚇人。（倍師下喬木入幽谷兩層。何汝不說是我橫生枝節。是我作種種伎倆以嚇人。）誰則肯受汝之恐嚇者。（汝則已嚇慌

了。不然。何倍師下喬木入幽谷兩層。則直認不諱。此變於夷一層。則抵死不肯認。此關於變於夷之說。汝不能任意誣捏者也。通天下無此文法。同是一名之所涵。而前一層既夾硬加於我。謂我百詞莫辯。後一層亦夾硬加於我。謂我不能節詞抵賴。獨中一層於該名所涵義。尤爲重要者。則用比較的相反之文法。曰此變於夷之說。汝不能任意誣捏者也。夫握拳箭人。中指節出力既絕鉅。而乃力辯其拳無中指節。天下寧有此情理。此上本已有專駁文詳後。因尙有剩義。故補注於此。三月八號）

汝又謂與我言下喬木入幽谷。曰喬木幽谷之譬喻。亦已之道是正。人之道是邪。已之道光明。人之道黑暗。用之方爲切當。周孔之道正矣。光明矣。而耶穌之道。則尤正大光明。又曰「我雖於儒道所得極淺。而未皈依基督之始。喬木已幽谷人之見解。固充溢全體。天主教書耶穌教書。益不用提。提則忿火中燒。立要提其人而生食之」嘻。汝於儒道。既自認所得甚淺。又何從而知周孔之道爲正大光明。若有汝澄父所得那麼深。且并會曉得夫子曾明言三代爲大同哩。且汝既忿天主耶穌。何以

又反對周孔而入耶教。若曰我此時之所蔽者。爲一切謗教之文字。深印腦海也。及爲友人介紹。得讀其書。始知前者之所聞。確係誣囂。又見其揭示社會之黑暗。民德之墮落。斯時轉若處於幽谷深處。乃毅然爲基督教徒。信如是。則所謂社會之黑暗。民德之墮落者。皆周孔之道有以致之。（此則余不敢言。亦並未有是言。然仍須汝三代大同腥自問。已是否已盡明周孔之道。周孔之道又是否已普及於全國。所稱爲儒流者。又是否皆有道有學之人。此問題便不難得圓滿解決。）汝之自處於幽谷深處。亦周孔之道有以致之。（我不認我當日我及我之師我之友。是已有周孔之道於心者。蓋皆能言而不能行。或所行全違所言也。）宜汝之亟亟脫離周孔。皈依基督矣。（周孔非異端。基督並不用脫離周孔。惟不讀其書。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乃真是脫離周孔。）而何以於此數語之上。既稱周孔之道爲正爲光明。於此數語之下。又曰。並非楊人而抑己。周孔之道之爲正爲光明。服膺周孔道之確係高棲在喬木。余必永極力保護是說。哈哈。怪事怪事。汝明明是抑孔矣。何以忽然又欲揚孔。汝明明謂自己學孔。方在於幽谷深處矣。何

以忽然又謂服膺周孔之道確係高棲在喬木。(我原文具在。並不是如此對舉。)且言爲心聲。汝尤恐此心之不能藉言以傳也。於是矢一誓言以表示汝之心理曰。余必永極力保護是說。如此而謂汝之言僞耶。則不應向吾孔教人發誓。設曰真耶。則汝又何爲而詆毀孔道。(且住我之余必永極力保護是說句下。係接以惟必真服膺周孔道者乃係在喬木上耳。離畔如汝某記者。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不惟非係在喬木。而轉係在幽谷。且不惟在幽谷之最深處。而實在十八重地獄之最下層。等語。於汝之身上最有關係。汝應該提出來駁我。何汝總詐作不見而惟於此等無關緊要的去處則變亂我之詞意。糾纏不休。是甚麼意思。)且不惟詆毀之而已。推論至極。乃敢於謂中國人之粗言穢語者。不要信實專以欺騙爲能者。吸鴉片者。賭番攤買山舖票或又麻雀者。游手好閒。不務正業者。宿娼者。信古靈精怪。邪術左道。拘牽宜忌。當爲不爲。不當爲反爲者。凡此種種皆爲幽谷。皆爲孔教之徒云云。噫嘻。孔教徒是否盡如此。(大約千萬人中。總有一二個不是如此。)吾姑勿浪費筆墨以與角口。(這是人人所共見共知之事。汝想角都角不脫。)吾且問汝。

汝既要信實。則又何爲不認倍師詆孔。而反自認尊孔。自認服膺周孔之道。確係高樓喬木。至於發誓極力保護。然則汝之不要信實。專於欺騙。直是一個大滑頭。（那曉得這正是我之信實。否則爲顛倒是非。變亂黑白。非我所敢出矣。汝說這是我的欺騙。我的滑頭。難道要說違心強辯的語。前後不相顧的話如汝。纔算是信實麼。）在孔教則斥之爲無恥小人。（如孔子也像你樣。視如耶穌分量信耶穌復如孔子分量尊孔子之人爲倍師爲詆孔。那我也可以不避他以這無恥小人四個字之加諸我。然而你却會常常說。定孔教爲國教。仍是絕對的信教自由。怎麼我這樣信教。孔教就要斥我是無恥小人。自由在那裏來。難道一信了耶穌。就要與周孔爲敵。纔算是有恥君子麼。抑必士子能矢絕不信耶穌。乃是有恥君子呢。我到要問個明白。）在耶教則不知置汝於何等者也。（我這一部書。是香港基督教各大公會撥款印行。汝想知耶教置我於何等。即可從這一點觀察。）否則斷無自己承認脫離幽谷中之孔教。（這不是我的話。）而又謂服膺周孔之道。確係高樓喬木。寧不畏粗言穢語吸鴉片又雀之人。（這一句話。可算是澄父的切供。）有玷污汝之道服乎。且中國

之人皆古靈精怪。而汝乃日與中國之人居處。○（正爲他古靈精怪。○所以要與他居處。○期可以化他不古靈精怪。○如汝報攻擊耶穌教的宣言書。○及汝以三代爲大同的駁論。○可算是古靈精怪極了。○倘我不與汝同在一個地方居住。○作文教訓汝。○汝怎得會改口說耶穌是五洲大同教主。○人人可宗。○又怎得會明白三代不是大同。○要五帝時代纔是大同。○是不是呢。○）不急急於航海西去。○擇一乾淨土。○以養其靈魂。○亦是爾信耶道有未真處。○吾爲汝惜之。○（汝如果想我這樣。○汝就會一世都是古靈精怪了。○此關於下喬入幽之說。○汝又不能以飾詞抵賴者也。○（有注見前））總而言之。○汝有一篇不通之論。○則余必爲之糾繩其失。○不惜逐節逐字以教訓汝。○（汝以三代爲大同的澄父。○頂會教訓人。○）而爾乃視此良師如惡敵。○不惟不虛心領教。○又必猖狂吠以反噬之。○謂汝爲倍師之陳相兄弟乎。○即此已足。○尙何多引孟子之說爲。○（一派不要臉的話。○）（三月九號）

答某印刷品不通記者之問

（澄父）

某印刷品三月一號之駁論。○有云蓋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教旣爲平民教。○則主權在教會全體云云。○余駁之曰。○汝旣謂

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又曰其正解則爲平民教。是此兩說者。究竟作政府教是乎。作平民教是乎。吾以爲正解祇可有一個。不能有兩個。今汝既生出兩個。是一頭之外。更有一頭乎。此係按照原文斥駁。並未增減其一字。蓋就語氣讀之。蓋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顯然一頓。其正解則爲平民教。又顯然一頓。（我那幾句話。可以這樣子來頓他兩頓的麼。）汝何得因自己之不通。而謂他人將汝文割裂。將汝非國教之非字升去乎。我又何嘗分字升去汝之非字乎。設如曰此四句文字。當作兩句一讀。蓋國教正解爲政府教一讀。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一讀。則汝須知國教二字。是完全一個現成名詞。非國教三字。（自注出自何經何典）則並非一個現成名詞。不能與之對舉。（有專駁文詳後。）此非字語氣。顯然屬上可知也。（不錯。小康之三代。都可以屬上段五帝之大同。何況我這一個非字。）大凡割裂必有傷痕。必有憑據。今我照足汝原文。不增不減。特汝因我駁斥之後。乃認爲如此讀法耳。（然則五帝大同。也可說是因汝駁斥後。纔認爲這樣讀法。）昔論語有「傷人乎不問馬」之句。而後人讀之。則有謂傷人乎。不問馬。不字當作

否字解。當另爲一句。然則如此看來。於人文字必有增減。始可謂之割裂。若無增減。則何有割裂。既無割裂。汝咆哮暴跳。亦祇好怨自己一時之錯。(大錯特錯。是錯在教精汝不多謝我。)於人何尤。(右與訓陳相兄弟中段同日出)

本報之駁論

說失敗

(亦鏡)

▲彼報失敗之實據

▲本報勝利之成績

三代大同腥昨(三月七號)撰一文駁我陳相兄弟論登其印刷品。有「陳相兄弟論之作。絮絮辨論。至於二千餘言。(何止)無非欲爲自己洗刷。免人以陳相兄弟目之也。吾於是哀其失敗。又因其迷夢之未醒。思以婆心苦口爲之再下一針砭以警覺之也。」

諸語。吁。汝三代大同腥亦知我陳相兄弟論之作。爲何而作乎。汝既醜詆我爲陳相兄弟。又於爾之二月二十二號駁論推尊我所信之基督。曰。

宗教大同之說。吾確信必可能之事。惟時未至於大同。吾人不得不保吾

教耳。

吾常謂耶教今日教力如是大。幾遍五洲。其牧師傳教如是之力。信徒如是之篤。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

我以汝醜詆信仰汝所推尊爲大同教主之教之人爲陳相兄弟。推尊汝所醜詆爲陳相兄弟所信仰之基督爲大同教主。兩語同出一口。太自矛盾。故有是作耳。藉非然者。則汝牛、牛之。汝馬、馬之。奚難焉。今且與汝言失敗。

夫失敗何解。汝自知汝報所持之宗旨何若否。汝二月九號之本報宣言書。豈不是特注重於排除耶教。表示汝之報是義和拳匪第二之機關。欲乘此歐戰未罷。不足力保護其在華教士之際。謀竟汝先賢毓賢李秉衡等未竟之志。重召集汝之餘黨。一鼓將在華所有教士。及汝宣言書所謂十萬白萬信外教之衰亡分子。全行誅滅。即接續取消條約。拒絕通商。不許再有如汝宣言書所謂挾耶穌教來亡中國之外人足跡出現於中國。以冀達汝宣言書所謂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之目的。何汝一被我於十號十二號兩日著論駁斥。汝即急急要改換論調。不敢有半

個字重提及汝九號宣言書所宣布仇教之宗旨。而移目顧左右而言他。此是我之失敗乎。汝之失敗乎。

不寧惟是。汝且急急要講多多好話。謀討好耶教。如汝二月二十號之微言曰。

耶穌教入我中國。二百餘年。直至今日。則教堂林立。教徒四布。其感化之力。大莫與京。直駕佛回而上之矣。大抵設立一教必有一教至理。始能永久留存。隨人心感覺之力。信奉之而日衆。耶教道理。吾不敢加一貶詞。

又汝二月二十一號之本報聲明曰。

本報宗旨。就國家方面觀察。則奉揚孔教。就個人方面觀察。凡耶佛回各教。均極崇拜。對於憲法制定。則主張以孔教爲國教。絕對的信教自由。對於各友邦。則主張親睦。不祇英國人吾人當敬愛。即列國人吾亦當敬愛。無絲毫軒輊。

又汝同日之微言敬告孔教會一則有曰。

吾人爲保國魂計。故近年來。有孔教會之設。冀欲培養教力。延一線於

不絕。本報之設。亦本此意。時未至於宗教大同。吾人保教之苦心。亦即保國之苦心也。吾人雖云保教。宗教大同之說。將來必至見之事實。然從大同二字之釋義。教無國界。無論何教。人人可宗。亦即宗教大同之淺解。故吾人雖保孔教。對於他教之教德教義。亦極崇拜。是即吾孔教徒之本義。

而上所已列汝二月廿二號推尊基督至有「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之言。亦是此意。倘汝於汝報出版之日。即知以如右之言。標爲宗旨。即不能與本報互相提挈。亦可以分道揚鑣。何至須被我痛擊一至此甚。乃竟誤入迷途。甘心以義和拳匪仇洋滅教之思想。在港地辦報煽亂。被記者痛擊之後。乃始出如右之言。以謀掩宣言書所言之愆。此雖屬汝之知機。然辦報之宣言方布。不三日。便要因人痛擊故。將自己已宣佈之仇洋滅教宗旨。全行推翻。昔謂「其來亡中國」今變而謂「其感化力大莫與京」。其道理吾不敢貶一詞。「其人吾皆當敬愛」。昔謂「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今變而謂「吾奉揚孔教。凡耶佛回各教。均極崇拜」。「教無國界。無論何教。人人可宗」。「吾人雖保孔教。對於他教之教德教義。亦極崇拜」。「將

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此又是我之失敗乎。汝之失敗乎。又不寧惟是。汝於二月廿一號所登斥我割裂禮運文。有如下一段怪話曰。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直言之。即大道之行在三代。丘雖不逮也。吾有志焉。述其意。即丘甚慕三代大同之治。恨力不逮耳。正義云。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世。三代之英。謂夏商周三代之英主。謹按經文並無五帝字。何故能謂大道之行。在五帝之世。三代之英。謂夏商周三代之英主。且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安得生出五帝二字以大同小康並爲一談也。

明明大同爲五帝唐虞盛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之治象。小康爲三代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天下爲家刑仁講讓之治象。夫子本已於而有志焉句下。列兩大段。說得明明白白。分得清清楚楚。乃汝因平昔未曾摸過五經書皮故。一旦取而與記者筆戰。忙無頭緒。竟強作解事。謂孔夫子甚慕三代大同之治。且妄證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被我於二月二十二號撰一哈哈某印刷品之主筆先生乃竟至連禹湯文武都

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文登報嘲笑。本港及內地與僑外同胞。凡獲閱本報之人。都莫不知汝是一個三代大同腥。替汝羞者有之。爲爾哭者有之。因汝得三代大同腥徽號而笑攣腸笑刺肚者。更多至不可勝數。而汝亦自知辯無可辯諱無可諱。追不得已要認我爲通經。爲曉禮運。爲知大同。爲識三皇五帝六君子。自願退居於不通經而知愛教主。不知三皇五帝而知愛國華者之列。有汝二月二十四號斥某印刷品執經滅教文爲證。此又是我之失敗乎。爾之失敗乎。

自餘汝失敗之點尙多。皆確確鑿鑿。有憑有據。說出要人人公認。即汝自己亦要默認。方算是事。但我恐過占篇幅。故不多揭。然有右所列三大款。汝亦可謂已一敗塗地矣。乃猶諱敗爲勝。忍耻含垢。強顏爲文號於衆白。陳相兄弟因極力詆毀孔教。遭記者迎頭痛擊而失敗。吁。微論我所爲文始終無隻字詆毀及孔子。閱報人皆稱我立論之持平。非汝所能捏詞亂。即汝二月二十七號之駁論。亦經證明我保孔熱念比汝尤熾。無庸我贅詞與辯。汝今究何得復誣我詆孔教。豈謂人皆閱汝之報而不閱我之報。可以任意捏誣。而人皆深信不疑乎。此尤足見是汝失敗後一種進退失據之狀。

態。眞可笑亦復可憐已。(三月八號)

三代大同腥又鬧笑話

(亦鏡)

三代大同腥貢笑話於本報多矣。故本報對關於三代大同腥之文論。無一非由一種快樂之氣。衝之而出。快捷無比。某印刷品之用三代大同腥當主筆。眞本報之資料貢輸使哉。今三代大同腥三月八號訓陳相兄弟續稿。及答某印刷品不通記者之問兩稿。又鬧笑話矣。

其訓陳相兄弟續稿開端處曰。

汝欲解去倍師之名。謂向耶穌如日。尊孔子如名山。在汝之意。以爲名山尙限於一國。日則普照世界。無非欲舉耶穌以壓低孔子耳。

孰知此言。並非我之意。不過照足其推尊耶穌之言。落一確當之注解耳。三代大同腥乎。汝不記憶汝因汝之報二月九號之宣言書。有表示以仇洋滅教爲宗旨之言論。被我抨擊。汝急急變口說好話曰。宗教大同之說。吾確信必可能之事。惟時未至於大同。吾人不得不保吾教耳。吾常謂耶教今日教力如是之大。幾遍五洲。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乎。夫曰遍五洲

○曰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是否如日之普照世界。曰時未至於大同。吾人不得不保吾教。以明宜定孔教爲中國之國教。是否如名山之但鎮一國。汝謂我日耶穌名山孔子。是欲舉耶穌以壓低孔子。然則汝五洲大同教主耶穌。中國國教主孔子。不先自舉耶穌以壓低孔子乎。汝有如此之經文。何怪我要落如此之注脚。毋汝又要依回汝詮釋禮運大同舊例。以駁孔穎達者駁我。曰謹按我之經文。並無日字。何故能謂五洲大同教。耶穌。如日之普照世界。不又將於三代大同外。重闢出一個一國爲五洲之笑話乎。其昨日之論之又貢資料於我報一。

汝既背孔向耶。斯亦已耳。何必謬託於尊孔。且謬託尊孔。而不致得罪於孔子。猶可也。今汝誣謗我孔道。既謂養成人民之劣根性。又謂保孔即足以亡國。是橫絕五洲。有如汝之反覆無常者乎。

嘻。我尊孔。自是我性之所好。奚嘗謬託。奚嘗得罪孔子。汝自謂汝之尊孔。非謬託矣。不得罪孔子矣。豈知汝要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孔子本明明係以五帝堯舜之世爲大同。三代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

之世爲小康。汝乃夾硬將孔夫子之文章割裂塗改。點金成鐵。誣孔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汝如此之不謬託。如此之不得罪。豈知正荒謬絕倫。正得罪至比掘其墳山尤甚。孔子有知。勾汝魂到杏壇問話。汝何故要將我文章亂改。我曾在何處明言三代爲大同。汝快快說來。有半句支吾。即申牒天曹。打汝落阿鼻地獄。以爲真正謬託尊我真正得罪我之僞徒戒。斯時汝將何如。汝敢斷無此事於汝死之日否。我恐孔子爲此事已早籌處治汝之法矣。或今夜即來勾汝魂亦未可定。爾雖日千百次磕頭於紅紙墨書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十二個字下認罪。都恐無效也。尙敢誣我誣謗乎。且我究何嘗有保孔即足以亡國之言乎。不過說明汝要定孔教爲國教。是倚賴政府行孔教。將來有他族謀爲爾政府。知可以藉尊孔爲餌。則如斯之保教。適足以亡中國耳。惟不倚賴政府。而倚賴人民。人人負昌教責任。即人人負保國責任。他時即再有如遼太宗。元世祖者出現。而我已知倚賴政權行我教之非計。彼亦無從售其謀得我土地之奸。此乃是保孔教并保中國雙方進行之唯一上策。我二月二十八號與三月一號之駁論。本已說得明明白白。爾何得割截我上下文。但刺取中間數字

爲駁人之論据乎。或曰。彼三代大同腥。三代且敢謂是大同。何有於爾之文彼不敢割裂。曰。如是。則又是一樁笑話也。其昨日之論之又貢資料於我報二。

又次曰。

汝一面言向耶。又一面尊孔。汝之道友。能容汝否耶。道友即能容汝。汝之耶穌。又何樂有此不真實之信徒。及既云向耶。何以又云尊孔。既欲尊孔。又何以解於向耶。語曰。一三其德。可知汝出孔入耶是第一次。將來出耶入孔必有第二次。

此一段尤爲可笑。汝不嘗於汝二月廿一號之論末聲明曰。本報宗旨。就國家方面觀察。則奉揚孔教就個人方面觀察。凡耶佛回各教。皆極崇拜。又汝同日之敬告孔教會一則曰。教無國界。無論何教。人人可宗。吾人雖保孔教。對於他教之教德教義。亦極崇拜。然則汝豈非一面言尊孔。又一面言向耶。且不止分一面言向耶。更分多兩大面。一向佛。一向回。又分多無數小面。以向無國界之無論何教乎。敢問汝三代大同腥。汝之道友。能容汝否。汝之道友即能容汝。汝之獨有之曾明言三代爲大同之夫子。又

何樂有此不真實之信徒。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汝兩說將何說能存。噫。汝三代大同腥。汝不會作文。就好好收手莫作。免講多錯多。貢輸多笑話。與人作資料。凡作文非是可潦草塞責。寫出就算。方作文時。總須關前顧後。查有無與前言衝突。然後落筆。方不至貽人笑柄。汝乃一味亂吠。日日所出之駁論。都係自己駁自己。吾實爲汝報羞。并爲孔教會羞也。夫汝之謂我一面向耶。又一面言尊孔。必爲道友所不容。汝亦知基督教學校。多并讀孔教之四子六經乎。汝亦知我報各董事。必信我不得罪孔子。方命我出而訓汝乎。豈不思耶穌教傳入各國。皆保全人之國粹。不令廢。希臘既全國宗耶。而其舊聖入梭格拉底之道。愈益光大。是其明證。耶穌究何嘗有以保全己國粹之信徒爲不真實而不樂之語。此足見汝胸襟之窄。見聞之隘。既立言恆自矛盾。復太山成高河海成大之喻。而亦茫然。宜其言之百孔千瘡若是也。向耶又尊孔。尊孔又向耶之解。汝何待問我。汝以汝之敬告孔教會之言解之可矣。汝以是爲一二其德。汝敬告孔教會。教無國界。無論何教。人人可宗。不將萬千其德乎。汝謂我出孔入耶是第一次。將來出耶入孔必有第二次。我於孔於耶。烏是出入。就令可強謂我今日於

孔是出。於耶是入。然汝既明言耶穌是五洲大同教主。孔子是中國一國教主。出一國教。而入五洲大同教。斯已由小而大。由卑而升高。既大既高。何可復卑復小。我現在正着手促進汝所企望之大同。使汝所謂將來宗教大同必耶穌爲教主之將來二字。即見之於眼前。免汝既確信其可能。又推諉於時之未至。而仍要幹一國之教之勾當。此係以爾之言。釋爾之惑。爾以爲不合。是爾自己先講錯。爾自己罵自己。自己攬自己可矣。不怪得我也。故吾曰此一段尤爲可笑也。其昨日之論之又貢輸資料於我報三。變於夷一層。係與倍師下喬木入幽谷。同是孟子譏陳相兄弟語。汝既不認是着眼在此。圖免港政府他日之封爾報拿爾人。何以爾又要提與變於夷有連帶關係之倍師來說。豈有作賊偷人之銀包。內有金錢銀錢銅錢三品。而可諉卸曰我只因要其一文銅錢而偷其銀包。金錢我斷斷不敢要。以免失主之綁其送官究治乎。此且緩論。以俟異日動到此著棋始發表可矣。至所謂答某印刷品不通記者之問。爾所鬧之大笑話。尤大莫與京。我無庸多說。但拈出國教非國教五字以笑衰汝可矣。

汝因我前日（七號）作一升冠格之駁論駁汝。汝不服輸。反拘謂國教二字。

是完全一個現成名詞。非國教三字。則並非一個現成名詞。不能與之對舉。並於非國教三字下注云自何經何典。爾目盲心盲并鼻盲之三代大同腥。非國教三字。都尙不知是一個現成名詞。都尙要問我是出自何經何典。虧難爾敢應承出而充報館主筆。不怕使普天下人活活氣死。我今欲說明其亦係一現成名詞。及說明其係出自何經何典。則我所置書汗牛充棟。本報社論之篇幅。又爲地無幾。且教精汝。汝又不多謝我。我姑且吝一吝教。但舉爾三月一號子瑜之再論教爭文示汝。請汝問一問汝子瑜同事。汝再論教爭文中有國教非國教之分一語。究竟是作何解。渠不答汝。汝再虛心來問我。我將詳細細撰一篇國教非國教之界說文訓汝。但我今日有一句至眞實之話說汝。汝實實未夠作報館主筆之程度。還要認真多讀書。多問人。多歷練。方不至出筆就鬧笑話如爾之今日。然汝之得我兼旬之教訓。想亦已比前稍有進境矣。願汝將我此月來之駁論。秘存熟讀。當有餘師也。

(三月九號)

本報之駁論

三代大同腥供案之離奇

(亦鏡)

(見其二月七號至九號論說)

三代大同腥以陳相兄弟詆記者。被記者揭示其隱係着眼在倍師變於夷下喬

木而入幽谷三層。三代大同腥大懼。蓋傳基督教入中國之教士。有多數係英國人。詆信基督教爲陳相兄弟。即不啻詆信基督教爲變於夷也。然則糾報之大主筆三代大同腥。是公然以夷斥所居留地之主人矣。顧三代大同腥雖蠢至連禹湯文武都不曉得是那一朝皇帝。而對於此等切身之利害。却又一別便醒。故一見余陳相兄弟論發表。即急急答辯曰

汝謂我拈此（指陳相兄弟四字）相詆。着眼在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等句。夫爾自陳相兄弟耳。爾非我。何由而知我之心事。且爾與我既未謀一面。更何由而知我之着眼係在何處。汝不識我之宗旨所在。胡亂揣測。謂我着眼在於某處某處。亦猶黑夜盲人之迷途亂摸而已。

合之於其上段所稱。

吾人之目汝爲陳相兄弟者。非他也。祇要汝反心自問。是否既已宗孔。即又出孔。又必極力詆孔。其行爲之悖謬。是否一如陳相兄弟而已。我何嘗引許行並耕之說。與市價不貳之說。以較量於汝之基督。而汝乃自行杜撰。謂我以許子之說。例汝所崇拜之教。此汝之自作聰明也。

則是三代大同腥於陳相兄弟所以爲陳相兄弟之見於孟子所譏者。一概不

認。而但曰既宗孔子。又信耶穌。便合以陳相兄弟目汝。如是而已。然則三代大同腥是已被我之陳相兄弟論所駁倒。而全失其陳相兄弟我之論据矣。大凡木必有根而後能生。陳相兄弟四字譬則木。許行並耕說、與市價不貳、及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三層。其根也。又凡樹必其所結果是惡。方能目之爲惡樹。所結果是善。則不宜目之爲惡樹。而宜目之爲善樹矣。陳相兄弟四字。又譬則果樹。許行並耕說、與市價不貳、及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三層。則其果也。無根則其木不能生存。非結惡果。則不能名其樹之爲惡樹。一定之理。今既無許行並耕說、與市價不貳、及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三層、以爲之根、或爲他一喻之果。陳相兄弟四字何能成立。又何能妄舉以名非此類之人。

乃三代大同腥。竟罔識論理。許行已所已認爲五洲大同教主耶穌。已絕對荒謬。又陳相兄弟夫無許行並耕說、及市價不貳、與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三層爲根、或爲他一喻之果之人。嗚呼。汝目盲心盲并鼻盲之三代大同腥。汝爲文之一無紀律至此。何乃敢覩焉人面。出而以筆墨與人相見也乎。

乃尤有奇謬者。既不認陳相兄弟。我是着眼在倍師變於夷。下喬木而入幽谷三層。又臚舉三層。於第一層收處曰。此關於倍師之說。汝真可謂百詞莫辯者也。於第三層收處曰。此關於下喬入幽之說。汝又不能以飾詞抵賴者也。是又若已承認其陳相兄弟我。是着眼在此三層之頭尾兩層。而獨於第二層之收處則變其論調曰。此關於變於夷之說。汝不能任意誣捏者也。嘻、誠怪事。誠怪事。

夫汝如此駁法。且勿論汝倍師與下喬入幽兩層。斷不能駁倒我陳相兄弟論所言之此兩層。即爾於三款認二而諱一。亦已顯明爾並所諱亦俱已承認。何也。我前不嘗設偷銀包之喻乎。夫人之銀包內。既明明有金錢銀錢銅錢三品。賊既偷去人此銀包。豈猶得號於衆曰。我偷其銀包。只偷其銅錢銀錢。並未偷其金錢。謂我偷其金錢者。是任意誣捏乎。豈不思人之銀包。最要惟金。既不偷金。何爲偷去人有金之銀包。今孟子書具在。孟子之斥陳相兄弟。倍師下喬木入幽谷。猶是實意。變於夷乃是其主意。汝詆毀信由歐美各文明國傳入之基督教之人爲陳相兄弟。實即是詆毀信由歐美各文明國傳入之基督教之人爲變於夷。即猶之偷有金銀銅三種錢之銀包之賊。

實係注重在其銀包內之金。銀銅猶其陪襯品。可取可不取也。今港政府之祖國。是有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之文明國之一。汝乃詆毀信其國所傳入之基督教爲變於夷。請問汝某印刷品置港政府於何地。夫汝既三認其二。何獨變於夷一層而不敢認。此一層又豈汝不認之所能卸。究何若全認不諱之較爲不失汝爲強盜之本色也哉。(右二月十號出)

彼報之質問書

質問陳相兄弟

(澄父)

陳相兄弟。汝所爲之不通論據。亦既遭余連日斥駁。可云痛快淋漓矣。顧汝仍有一肆口謾罵之語。見於爾三月二號之印刷品。有不能不加之質問者。

其一。則爾謂我之印刷品。係保龍團所組織也。按保龍團之名詞。不知始自何人。亦不知始自何時。惟考之報紙。則當本報未出版以前。曾於去年在友人處閱報。見有云順德縣屬。某匪打單名堂。係用保龍團名字。後經官軍捕獲匪犯。再三研訊。皆不獲其吐露實情。余當時匆匆閱

過報紙。大意不外如是。今汝乃含血噴人。直目我報爲保龍團所組織。是否即指此打單堂名而言。本報同人。皆束身孔教。縱有不德。何致爲盜。亦何能以打單堂名公然在港政府法律之下。出名辦報。以擾亂港中治安。能逃港政府偵探之耳目。夫雙方筆戰。我目汝不通。汝亦目我不通。我目汝矛盾其詞。汝亦目我割裂文字。自是文人之筆。無施不可。閱報者或一笑置之。即我之於汝。亦不過一笑出之。無所用其加害爲也。以爲文字上之討論然耳。若一旦而誣人以爲盜。盜且未足以害之也。又顯然以打單堂名加之。則是有意傾陷。雖謂汝以筆戰不勝之故。轉而出於不正當之行爲。務欲加害於本報。以洩其私忿可也。其於筆戰尙何有。其於法律尙何有。嗚呼。汝果如是之立心叵測者。則吾惟有鳴金收兵。舍去筆戰上事。與汝另開一談判可也。藉曰不然。則關於保龍團之名詞。究屬是盜非盜。還請汝解釋明白。答覆我。此我之質問汝者一也。

其二。則爾謂推論至極。且不惟是保龍。簡直是保滿清也。按民國成立已屆六年。今日縱有復辟論與宗社黨之種種謠言。亦比之如湯沃雪。雖

去筆戰上事。與腥汝另開談判。腥之報二月九號之宣言書。何故要作如下之煽亂之言曰。

輓近耶穌教更航海而來。中國于是益復不振。

是故中國多一信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一分。多十萬百萬信外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十萬百萬分。

耶穌教又來。中國安得不亡。百年以來之中國任人宰割者。即此之由也。中國今日。非求根本之解決。胡能有瘳。根本之解決。彰明孔教是已。孔教彰明。外教自不可得而入也。

耶穌教。猶太產也。猶太有之而亡。彼外人挾之以入中國者。蓋欲以亡猶太者亡中國而已。

右語。我願腥於明早詳細答覆。以釋我港中教會全體之惑。明早無詳細之答覆。或雖有答覆。而不能滿我港中教會全體之意。則彼輩要將腥之報此宣言書。呈諸港政府。用法律解決。我一人實無如衆人何。然我自有此答問發表。必不再與腥筆戰。一聽諸教會全體別籌對待之法可矣。(渠輩如人人肯置之不理。是我之所望。然非我所能強。)

保滿清一款。則我已明稱。係推論至極之言。腥苟非豈我報爲造亂機關。與洪秀全同宗旨。我何至以保滿清疑腥。况洪本漢族。爾我苟同具有愛國思想。奚忍以洪氏之失敗。滿清之中興。爲孔教榮。腥乃竟若深幸其時清能用曾國藩。以洪氏崇耶廢孔爲號召。不數年滅洪興滿。重啣北來之鼠屎。多受辱數十載。爲外人能以孔道治中國之報。復仇視與本報同宗旨而曾建覆滿偉業之代偉人如寇賊。即接連詆本報狂吠。爲造亂機關。請腥試自思。此而不目腥是存心欲保滿清。更有何恰當之名可以持贈。腥苟早能爲今日質問書之言曰。

民成國立。已屆六年。今日縱有復辟論與宗社黨之種種謠言。亦比之如湯沃雪。雖三尺童子。亦當知其爲僞。何能藉以惑人。况滿清之賴以推倒。民國之賴以成立。何莫非食報紙鼓吹之效果。而謂以吾人從事報業。又將利用孔教。以恢復滿清。汝縱食糞疴飯。亦未必懵無聞見至此。

則我當早視腥爲好友。何至須與腥筆戰匝月。腥之得保滿清名。實腥遲悟之所自取。非我之故污腥也。至問。

滿清之與我報。究竟有何關係。是否我爲宣統之大臣。是否我爲滿洲之宗室。是否我有一師半旅之雄兵健將。可以爲患於民國。而可以目之爲保滿清。藉曰然也。則請汝以保滿清之憑證。開列示我。若其不然。則汝須知得賠醜二字如何寫法。賠償名譽四字。又有無法理可言。

謹答。保滿清之憑證。不在是爲宣統之大臣。不在是爲滿洲之宗室。不在是有一師一旅之雄兵健將。但敢講敢寫便得。腥不嘗言乎。滿清之賴以推倒。民國之賴以成立。何莫非食報紙之效果。而腥之爲貴報大主筆。第一日之發刊辭。即有如下之一段大文章曰。

清季太平天國以漢人倒滿人復漢人江山。則以耶教主治之。開歷史未有之創局。曾湘鄉忠於滿。以孔道號召天下。不轉瞬而亡洪族矣。是則孔教者。乃我中華國區宇內精神上固有之國是。非武力可侮。非異說可敵。

加之以我三月二號論說之所推論。則腥用報紙鼓吹。其保滿清以爲患民國。實較爲大臣爲宗室有雄兵健將而倍烈。不用再列示他項憑證矣。腥謂我須知賠醜二字是如何寫法。賠償名譽又有無法理可言。則賠字寫法。从

貝从立从口。醜字寫法从酉从鬼。我早已知。名譽之須賠償。亦一定是有法理可言。但腥要我賠汝之醜。則保滿清。在腥方面似不是醜事。腥之至醜之事。

第一是以孔教徒而不知禮運大同是五帝唐虞盛世之治象。小康是三代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政時之治象。而武斷夫子曾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被我賞腥以一個三代大同腥徽號。

第二是不知法蘭西係天主教。教中人本係信新約之耶穌。而却無新約予人讀。不惟無舊約而已。信舊約而不信新約。乃今日散處於各國專崇摩西之猶太人之教。非天主教亦非耶穌教也。乃敢武斷法蘭西大革命後。王政不復。其信舊約也如故。居然謂法蘭西之教是摩西教。

第三是謂法蘭西以耶穌教爲國教。方言其是信舊約之教。又言其以專信舊約者所不信之耶穌之教爲國教。且至今法國已革去國教之弊政。而實行政教分離之制者。已十年。腥仍謂其有國教。

第四是不知歐美各文明國。有國教已居其最少數。無國教則居其大多數。國教之對爲非國教。非國教與國教之分別。在一爲平民教。一爲政府教。

故余前文曰。蓋國教。正解爲政府教。非國教。其正解則爲平民教。腥乃斥我之不通。謂天下只有國教一名詞。無非國教一名詞。質問我非國教一名詞。是出自何經何典。而不自知腥自己之同事。已先有三教皆共耶教。而有國教非國教之分之言。

餘尙有多欸。不能備述。即此四者觀之。腥之醜已掩無可掩矣。故論及我要賠醜一層。在腥方面。還要做一番旋乾轉坤工夫。

第一、要將五經及其板。全行燬去。將曾讀過五經之人。全行殺去。另由腥重新造過一種五經。使其內確然有夫子明言三代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之言。確然禹湯文武不是夏商周三代之皇帝。而後腥此第一醜去。而我之目腥爲三代大同腥。是輕薄。應賠醜。

第二、要勒令法蘭西全國之天主教徒、耶穌教徒、及不要教之社會黨徒。(巴黎此類人至多)一致皈依信舊約之猶太摩西教。不得有所抗違。而後腥法蘭西大革命後其信舊約也如故之言。乃有根據。而不復是醜。而我向者之以是笑腥。是故予腥以醜。應賠醜。

第三、要收回有腥法蘭西大革命後其信舊約也如故之言在內之一張報紙。

不認已曾爲是言。一面電勒法政府取消其一九零五年十二月九號議院所議定革除國教弊政之新法律。而改定耶教爲國教。而後腥美國不國教耶教何法蘭西要國教之也之言。乃誠不謬。而我向者之以是笑腥。又是故予腥以醜。應賠醜。

第四、要將歐美各文明國國史宗教史。及已譯爲和文或漢文之歐美各文明國國史宗教史。全行剷去其內之非國教事實與非國教名詞。又一面勒令各國大多數非國教教會。概行效中國今日之孔教會強政府重收其已爲平民教之教爲國有。而後腥問我非國教一名詞是出自何經何典。我乃會被腥問呀。而我向者之笑腥不知非國教三字之亦是一個現成名詞。是目盲心盲并鼻盲。又是故予腥以醜。應賠醜。

予腥以醜。即是壞腥之名譽。賠腥醜。即已并賠償腥之名譽。不須分作兩筆寫矣。

至腥報之詆一切信耶教之人爲亡中國之衰亡分子。傳耶穌教入中國之外人。是存心欲亡中國。及以陳相兄弟詆我故。而暗詆歐美各文明國爲夷。我既將腥報之宣言書交出與港中基督教全體。渠是否亦要援例索腥賠醜賠

償名譽。及港政府是否亦要連帶根究腥何故要間接詆其國爲夷。概非我所暇預。我則祇願腥照足我上所列四款。做到無醜無失名譽之事後。由我片面賠腥醜賠償腥名譽而已。此答。順問
撰安

名具體目下

(三月十二號)

彼報之反駁文

陳相兄弟尙不肯認失敗耶

(澄父)

此因見我說失敗文詳列彼失敗之實據。無可掩飾而作。閱者請覆閱余之說失敗文。及答三代大同腥之質問文。看我所列。如何詳實。彼之所列。如何空泛。又如何誣詆。如何狡卸。并如何貪講不切事實之便宜話。自能落確當之評判。無俟贅辯矣。亦鏡自本報與某印刷品筆戰以來。凡某印刷品有一篇之謬論。則本報必有一篇之駁斥。蓋駁者所以救正其失。斥者所以痛懲其非。記者之於陳相兄弟。誠不欲其執迷不悟。或冀其終有悔過自新之一日也。然而由今觀之。則我之教師職責已盡。而彼之頑劣無恥。依然無已。則再就其失敗

之點。以詳爲指摘而告之。庶知俯首帖耳。不再作桀犬吠堯之態乎。夫兩軍交戰。以轍亂旂靡者爲敗。今吾之筆槍墨炮。方聽吾之號令。開始轟發。尙未至直搗其中堅也。而視其轍迹。則已亂矣。望其旂影。則已下矣。於何驗之。曰。余於三月一號之論著其標題爲「再斥某印刷品之無理取鬧」。是篇也。亦既四續其稿。對於陳相兄弟。「以遼元能以孔道得中國爲孔教榮」一篇。駁斥之不遺餘力。果其尙有個人之意見可以應敵者。則吾甚願與之較量。而孰知其望風披靡。已甘於一敗塗地。而惟是雜以種種謾罵之語而已乎。此其失敗者一也。

又其無聊之甚。至於作一陳相兄弟論以塞責。凡篇中所引之說。皆爲我前此所無之語。因我前此之目以陳相兄弟。祇責其毀孔太甚。故以倍師之義斥之。原文具在。可以覆按。而彼乃必極力洗刷。欲求去倍師之名。反以證成其倍師之實。余於是有了「訓陳相兄弟」之標題。將彼之附會其說。枝離其詞。強目我以着眼在某處之謬點。一一證明拈出。如溫燂之燃犀。怪象立見。而陳相兄弟。至是益不能遁形。此其失敗者二也。彼既於理論上。受此一棒一條痕之打擊。至於身無完膚。莫可洩恨。乃

目我報爲保龍團所組織。又謂不止是保龍。簡直是保滿清。論其口脛。則直是村嫗罵人不勝。必誣捏他人一二事。以爲掩醜之詞。而按之法律。則在文明政府之下。而可以任意毀壞他人名譽如此。試問該當何罪。此其失敗者三也。

尤可怪者。彼苟甘居失敗。甘於領受陳相兄弟之名。余又何必過爲己甚。乃該印刷品。昨日復糾纏孟子變於夷之說。謂我「詆信基督教爲陳相兄弟。即不啻詆信基督教爲變於夷」此等以無爲有之伎倆。何不徧執途人而語之曰。某記者詆爾爲禽獸也。設其人而果信之。則爲妄人。設其人而不信。則且目爾爲造謠生事。爾之名譽先以自損。爾又何能藉此以挑動惡感。使人讐視本報乎。自我觀之。汝之明知此事無益。而故向文字上糾纏者。非有他也。爲其失敗至極。無可挽回。故不惜設此下策。日日寫出多數夷字。謂此爲我之所着眼。其狼心毒手。實欲借刀以殺人耳。然此夷字是汝自己引證之說。於我何干。且汝之手掌。亦一鈍物。不惟不能殺人。適足自殺耳。至謂陳相兄弟四字。非兼此三層不能成立。則我實斷章取義。始終祇知有汝是倍師一層。汝所譬喻偷銀包

之錢。何以並不偷金。實不足易我斷章取義之四字。如汝不明此四字解法。則請回去。多讀孔孟之書再來。嗚呼。陳相兄弟。汝欲我不再呼此言者。汝及早書一服字來。（那個敢不服汝這樣的斷章取義之法。禮運大同。汝且敢斷去五帝那一章。而取其大同二字之義以納入三代二字之下咧。）否則汝昨日之論。又恕我戰勝矣。（何止恕汝。簡直要恭恭敬敬送戰勝兩個字與汝。）（三月十二號）

本報之書牘

與三代大同腥書

（亦鏡）

三代大同腥足下。前承質問。有鳴金收兵舍去筆戰上事之語。僕以爲腥雖不知禹湯文武是那一朝皇帝。而四書中上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之孔訓。無禮記禮運之深奧。腥必能了解而遵守。故僕亦依約鳴金收兵。舍去筆戰上事。而恭答我腥之質問。孰知腥方約罵戰。未得僕答覆。又先自爽約。重下戰書。腥之不要信實至此。教僕如何發付。豈亦效腥之不要信實。取消已昨日之所應許之言。重整甲兵。再與腥一顯雄武乎。此事原極

易做到。但人而無信。人其謂我何矣。故僕寧願讓我腥一著。而不肯棄信以求勝。揣我腥三月十二號論說陳相兄弟尚不肯認失敗耶。一文之用意。無非欲爭得勝利之名而已。腥務要居勝利之名。亦復何難。僕儘可如腥之意。勸凡閱報人。皆謂此次之筆戰。是僕敗而腥勝。豈不即可滿腥之願望也哉。倘腥慮衆人或要講公道。必眞勝而後言其勝。眞敗而後言其敗。則毋寧由僕獨斷獨行。親自決勝利二字於我腥。而自居失敗之列。許腥於貴印刷品上。大書特書曰。我三代大同腥與某報不通記者筆戰。渠已認失敗。故我得大獲勝仗而回。何如。再僕此次所欲編撰之筆戰記。擬將我腥連日大勝文全行編入。序即由我腥主稿。僕不著一字。并懇腥俯如前請。賜尊照本報製版印編首。以慰人崇拜英雄之渴思。僕俟賤冗稍暇。仍擬書三代大同扁額加跋倩名手鏤贈。以爲我腥之唯一勝利紀念品。不知能否得我腥同意。乞示遵。此上。敬請

撰安。(二月十三號)

此書發表。澄父並不答一言。亦不再有澄父與余筆戰文發現於彼報。致我所送上之勝利二字。無人接受。亦無由得其序及像。印此筆戰文編之

書首。而我亦無由製三代大同扇送澄父。作其此次筆戰之唯一勝利紀念品。萬不料因發表此書牘。竟斷絕彼此之交通。可惜可惜。左錄之彼報反駁文。係伊同於三月十三號早所出。以辯論余十二號之答詞者。非答此書也。合說明。

彼報之反駁文

對於某印刷品陳相兄弟最後答詞之辯論

(澄父)

所謂最後答詞。即記者三月十二號答三代大同腥之質問一文也。

(亦鏡識)

本報於三月十號。有質問陳相兄第一篇。請其答覆何以目我爲保龍團。爲保滿清。頃據十二日答詞。對於保龍團之誣捏。則諉之爲得自他人。並有余方疑其誣捏字樣。是既知他人爲誣捏。何得復以之誣捏本報。今既以之誣捏本報。則該記者自當負責。於誣捏二字。是已不打自招矣。至其對於保滿清之質問。則又諉爲推論至極之言。並引證我報發刊詞。

中有曾湘鄉忠於滿。以孔道號召天下。不轉瞬而亡洪族之語。據此以詆我爲無愛國思想。謂奚忍以洪氏之失敗。滿清之中興。爲孔教榮。不知我原文祇注重尊孔。並未尊崇滿清。忠於滿三字。顯然以之貶抑湘鄉。絕非如爾之附會其說。遂可執以爲保滿清之憑證也。旣無憑證。何得以空口白話。詆毀我爲藉報紙鼓吹。况汝又謂苟非罵汝報爲造亂機關。又何至以保滿清疑我。不知造亂機關一語。我當時文字。尙係泛講。非將爾報坐實。爾何得因此之故。便疑人爲保滿清。且爾明明下一疑字。又與前項疑其誣捏。同一比例。是此項之承認誣捏。又不啻於不打自招矣。○（我答詞中兩疑字。俱係指初受感觸時之言。及推論至極。則疑團已盡釋。不復作是態矣。我三月二號之論說及此答詞具在。可以覆按。汝不得因急求釋放。而如此代人立言。○雖然。汝旣自招。余復何求。矧汝又謂自有此答問發表。必不再與我筆戰。是則必不再之云者。將從此而永遠罷兵。汝旣自悔。余亦適可而止。○釋放了你。你旣一身鬆了。還要說兩句便宜話。○甯非兩方面之所甚願。○可想見澄父一身鬆時之情形。○特無如汝之鬼蜮伎倆。竟謂我報二月九號之宣言書。何故有煽亂之

詞。又曰。我不能詳細答覆。以釋教會全體之惑。則一聽諸教會全體。別籌對待之法。噫。此爲汝最後之答辭。余旣多謝汝之種種盛意。余亦請爲最後之辯論以答之。向者本報有二月九號之宣言。然證以二月八號之發刊詞。曷嘗有一語詆及耶教。且發刊詞中。并有二語云。「法美共發和後曷嘗有議廢耶穌。」又證以二月十二號我之尊孔觀一篇。一則曰。揚孔教之絕非鄰於排斥外教。二則曰。凡教主。皆有救世救民之真意。凡教義皆有淑身正心之效能。又證以二月十二號微言。「耶穌教入我中國。二百餘年。直至今日。教堂林立。教徒四布。其感化之力。大莫與京。」又證以二月廿一號。本報聲明「本報宗旨就國家方面觀察。則奉揚孔教。就個人方面觀察。凡耶佛回各教。均極崇拜。又曰對於各友邦。則主張親睦。不止英國人吾人當敬愛。」凡此種種言論。或先於宣言書。或後於宣言書。均於耶教無有貶損之詞。且備致其尊崇之意。至於筆戰以後。更有推尊耶穌之語。可以覆按。而汝必欲藉口宣言書。以期挑動教會惡感。使之加罪於我。不思二月九號以後。汝之連日集矢於我。極至誣我以滅教仇洋。我因是而與汝筆戰者。亦以汝之詆毀孔教太

甚矣。夫汝謂我得罪於耶教全體。則汝亦何嘗不謂保孔教即以亡國。是
否爲得罪我孔教全體乎。總之教會全體皆爲高尚之人格。斷不受汝之煽
惑。而汝乃必欲舉教會全體以壓我。汝之立心叵測。蓋亦始終欲封禁我
報。不爲文字上之研求。而爲勢力上之比較而已。究何益哉。

(三月十三號)

本報之書牘

再與三代大同醒書

(亦鏡)

三代大同醒足下。讀貴印刷品三月十三號對於某印刷品陳相兄弟最後答詞
之辯論。領悉壹是。惟鄙人所詰問貴印刷品二月九號之宣言書。詆信耶教
者爲衰亡分子。詆傳耶教入中國之外人。係特來亡我中國。我務要從根本
解決。使外教不可得而入。是何用意。未蒙醒隻字答覆。而但舉宣言書前
之發刊詞有法美共和後曷嘗有議廢耶穌二語。及已被鄙人駁斥後之一切討
好耶教語相抵消。此似非答問之道。而發刊詞二語。益與此問題無關。蓋
法國已於一九零九年定議取消國教。與醒所謂不國孔教卽是廢孔之意正相

類。以腥言爲例。是法國早議廢耶穌矣。腥乃謂其曷嘗有。微論其引此以爲宜國孔教之借證。適得其反。即與已上文法蘭西大革命後其信舊約也如故之言。亦相衝突。故腥欲引此以冀俾抵消費印刷品二月九號宣言書之罪。非特不當。且添多腥一重武斷之醜。比前共成五醜矣。至被鄙人駁斥後之一切討好耶教語。正諉卸之遁詞。在當日固非正當之駁論。在今日益答非所問。用之不着。雖腥說多多好話於下。曰「凡此種種言論。或先於宣言書。或後於宣言書。均於耶教無有貶損之詞。且備致其尊崇之意。至於筆戰以後。更有推尊耶穌之語。可以覆按。」無效也。詆毀孔教太甚一層。實夫子之自道。蓋三代而可謂是大同。且可武斷夫子曾明言三代爲大同。請問以三代爲大同。是何等糊塗事。是何等荒謬事。而腥乃謂夫子曾明言焉。豈不已糊塗夫子。荒謬夫子乎。糊塗夫子。荒謬夫子。其詆毀何等甚。腥不自咎。而反誣不詆毀者爲詆毀。吾願腥勿乃爾自重已罪也。保孔教即以亡國一言。是腥割裂我文字以相誣。我原文具在。且亦經明辨於前。閱者已共知。無庸贅辯。至腥謂「教會全體皆爲高尚之人格。斷不受汝之煽惑。而汝乃必欲舉教會全體以壓我。汝之立心叵測。蓋亦始終欲封

禁我報。不爲文字上之研求。而爲勢力上之比較而已。究何益哉。」則我經聲明。此係衆人事。我不暇預。且曰。渠輩能人人置之不理。是我之所望。然非我之所能強。是渠輩要幹。我無力制止使不幹。渠輩不幹。我無暇陳說使要幹。經說得明明白白。何至又出於煽惑。腥之報他日苟不幸而被封禁。亦腥報之宣言書之所自取。我斷不能禁凡獲閱腥之報之宣言書之中國基督徒、西國傳教士、之不甘受衰亡分子之名、與挾耶教亡中國之誣者。不出而與腥報理論。我始終只爲文字上之研求。不爲勢力上之比較。且亦斷無勢力之可言。故前答書。研求出腥於文字上出了四醜。祇諄囑腥速自洗刮。俾我好著手賠償。豈是欲封禁腥報者之言哉。爲腥報計。今日宜亟謀收回當日有宣言書之一紙。毋使人有所執以爲據。乃可保無患。徒曰本報「雖有」二月九號之宣言書。「然」證以某月某日之論說。於耶教亦備致其尊崇之意。則莫須有二字不足以服天下。「雖有然」三字。豈遂足以徧釋中西受誣人之憾。若曰我已譽之以教會全體皆爲高尚之人格。彼必喜我譽。而不肯與我爲難。然方謂中國多一信外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一分。多十萬百萬信外教之人。即中國衰亡多十萬百萬分。今乃忍譽曰

教會全體皆爲高尚之人格。就令教會肯受腥之譽。而不念腥報宣言書之舊惡。而腥報亦太無宗旨矣。毋初日教會全體爲衰亡分子。被我詰問後。卽急急改口譽教會全體。爲皆是高尚之人格。是腥筆戰上百勝之秘訣乎。果爾。則又是我失敗而腥勝利。(三月十四號)

(完)

此集文筆繁冗。詞致鄙俚。且間有雜用方言別字之處。實不堪入大雅之目。校閱既竟。無任汗顏。尙乞教會閱達。不吝斥削。爲之去其膚而存其腋。刪其繁而就於簡。無使以不文之文阻碍行道爲盼。

著者叩



大光破暗集終



跋

金混於沙。非淘莫顯。玉蘊於璞。非琢不彰。福音之入於世也。亦猶金玉之混沙蘊璞。不有淘琢。幾何不等金爲沙。視玉如石乎。故宗教之旨。不辨則理不明。不直則道不見。自來因駁吾道而轉信仰者。已不知凡幾。則宗教之辨難。不獨無損於教會。且令辨者獲益。故吾始而訝保皇報之主任者。以讀書明理之人。而竟以排斥萬國信仰之基督教爲宗旨。詆譏信徒爲亡國之分子。貽天下後世以笑柄。繼而喜該報之有此敵道之文。以挑吾友張君亦鏡戰。使得直言申辨。眞理由是益彰著於敵者之心目中。有如金玉一經淘琢。而立現其眞。則張君此場奏凱之筆戰。是不啻高舉耶穌之大光。直照幽暗。使若輩雖極端反對宗教。亦不得不佩服我會全體皆爲高尚之人格。借此下臺。以圖免戰。是該記者之辨難。可作拋磚引玉觀。使其領受教益多矣。然吾嘗見市金玉者。每因不知其眞僞。必先以金低玉僞之語見難。期貶值得售。非有惡於金玉也。及經金匠玉人曉以試金辨玉之法。則必許爲珍品。而樂爲購取。故吾終

大光破暗集

而願該記者如市金玉之人。早日悔悟。幡然改變。信從救靈之道。得爲我會全體高尚人格之一分子。如掃羅先戮辱信徒。而終爲基督弟子焉。抑吾不第期該記者如是。即凡未識基督教底蘊。欲下筆辨難如該記者。想亦不過如該記者之論調已耳。觀此則可省筆墨之煩。且可恍然曉悟。而知我基督教之眞理。不致仍於冥中求寶。徒勞無功。而及早同登覺岸。得爲高尚之人格。則張君斯文。誠有造於教外諸君子。即教內信徒。讀此亦增識見不鮮。則是編之付梓。實不容緩也。余閱文竟。不揣不文。因題跋焉。時中華民國六年救主聖誕後一日。麥梅生書於香江後雨山房。

2404

6973

R8 張祝齡編

大光破暗集

查

登記號數

6973

類碼

不

2404

卷

數

R8

備

出註

借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819578